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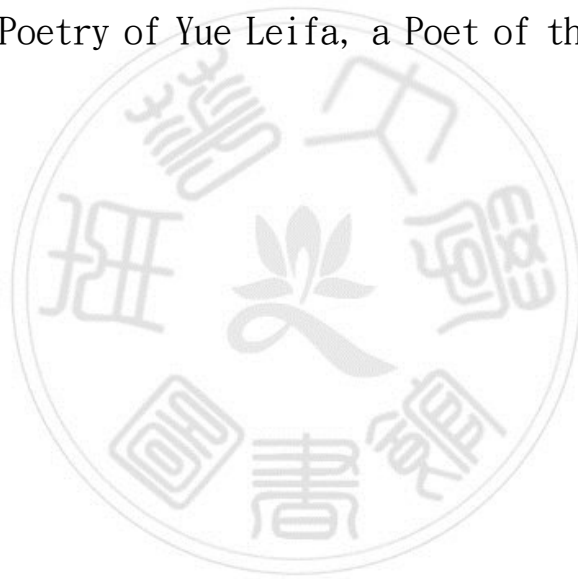
南 華 大 學

文學系

碩士論文

南 宋 樂 雷 發 詩 歌 研 究

Examining the Poetry of Yue Leifa, a Poet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研 究 生：林世明

指 導 教 授：曾金承 博士

中 華 民 國 一 〇 五 年 十 二 月

南 華 大 學

文 學 系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南宋樂雷發詩歌研究

研究生：林世明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何 麒 汀

曾 金 亭

陳 章 錫

指導教授：曾 金 亭

系主任(所長)：陳 章 錫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一〇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摘要

樂雷發，字聲遠，南宋末年江湖派詩人。樂雷發非為宋詩之大家，詩史上對他多闕而不談，但他卻有著完全不同於方回等人對江湖派詩人所批評之「雌黃士大夫」與「干謁公卿」的卑劣行徑。樂雷發博覽群書，精通經史，長於詩賦，一生憂國憂民，雖壯志未酬，無法在政治上一展長才，且久居鄉野，但仍不忘關心國事，並收徒講學，為國家培養人才，充份表現出高尚的愛國情操。在詩歌創作上面，有雄偉的風格與激昂的情調，也有著瀏亮的風格，無一般江湖詩派給人猥雜粗俚之感，在江湖詩派詩人中有著相當高的評價，可為江湖詩派的代表詩人。本論文即呈現出樂雷發其品行之高潔及其憂國憂民的真實面貌。

本文以樂雷發詩歌為研究對象，對其生平、交友網絡做詳細的介紹，並探討其詩歌的內涵、創作特色與寫作的藝術技巧。全文共分為五章，第一章寫研究動機目的、方法步驟與前人研究成果與評論。第二章說明樂雷發生平與時代背景，交友網絡與其詩歌創作的淵源。第三章對樂雷發的詩歌做詳細的探析，並分門別類，分為抒寫愛國情懷、記錄生活與吟詠自然加以探析。第四章以用點多樣、小物入詩、對仗工整來探討樂雷發詩歌的創作的藝術技巧。第五章結論，總結樂雷發詩歌的內涵與歷史價值。

透過上述各章節的論述，能夠讓這位憂國憂民，終其一生雖懷才不遇但不攀附權貴，最終辭官退隱而為後世給予很高評價的愛國詩人，能夠更有多的瞭解與更深入的研究。

關鍵詞：宋詩、樂雷發、江湖詩派、雪磯叢稿

Abstract

Yue Leifa, whose courtesy name was Shengyuan, was a Chinese poet of the Jianghu Poetry School at the end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Yue was not a lauded master of Song poetry and was rarely discussed by critics. However, he refused to flatter scholar-officials or seek employment by visiting high-rank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differing himself from several of the School's poets criticized and despised by late Song scholars such as Fang Hui. Yue was a widely read scholar with substantial knowledge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history books, and was proficient at writing poems in Chinese prose. Although he failed to fulfill his dream of making a career in politics and instead retreated to the countryside, Yue was continually concerned about his country and people, remained passionate about national affairs, and organized lectures to recruit disciples and develop talent for the country, demonstrating a noble sense of patriotism. Contrary to most poets of the Jianghu Poetry School, who generally produced vulgar and unrefined works, Yue wrote poems with a magnificent style, passionate tone, and bright manner. Thus, he received positive reviews from the School, and became a representative poet. Therefore, this study explored Yue's noble character and devout sense of patriotism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his poetry.

An in-depth elaboration of Yue's personal and social life is provided herein, and the meaning, characteristics, and artistic skills of his writing is discussed in the subsequent chapters: Chapter 1 presents the research motivation, methodology, and literature review; Chapter 2 outlines Yue's background, social life, and artistic

inspiration; Chapter 3 divides Yue's poems into three types (patriotic poems, poems on life, and nature poems), and thoroughly differentiates and analyzes them; Chapter 4 examines Yue's artistic skill in poetry writing, and specifically his ability to allude to various previous works, write about the minute details of life, and arrange the poems in a neat antithesis; and finally, Chapter 5 concludes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meaning and historical value of Yue's poems.

These five chapters provid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is highly esteemed and patriotic poet, who after an unsuccessful political career, remained deeply concerned about national issues, resigned from the political scene, and retired to the countryside.

Keywords: song poetry, Yue Leifa, Jianghu Poetry School, xue ji cong gao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2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與評論.....	5
第三節 研究步驟與方法.....	11
第二章 樂雷發的生平時代背景與詩歌創作淵源	14
第一節 樂雷發的時代背景.....	14
一 擴大科舉取士.....	15
二 冗官現象嚴重.....	17
三 國力日衰，士風日下.....	19
第二節 樂雷發的生平.....	20
一 書香世家，敏而好學.....	20
二 思報國家，壯志未酬.....	22
三 特科狀元，流芳後代.....	26
四 以病辭歸，浪跡江湖.....	29
五 雪礫叢稿，後世傳唱.....	31
第三節 樂雷發的交友網絡.....	33
一 仕宦之友.....	33
二 江湖詩人之友.....	39
三 同鄉文友.....	42
四 其他友人.....	43
第四節 樂雷發詩歌創作之淵源.....	49
一 環境的影響.....	49
二 對前人的接受.....	61

第三章 樂雷發詩歌內容探析	73
第一節 愛國情懷.....	74
一 慷慨悲憤.....	75
二 憂時憫懷.....	82
第二節 記錄生活.....	86
一 低吟愁思.....	86
二 安適恬淡.....	89
第三節 吟詠自然.....	96
一 雄渾老邁.....	97
二 俗白閑淡.....	100
第四章 樂雷發詩歌藝術技巧	105
第一節 用典多樣.....	105
一 對朝政不滿.....	107
二 爲好友抱不平.....	110
三 抒發自身感受.....	115
第二節 小物入詩.....	118
一 梅蘭竹菊.....	119
二 草木菜藥.....	124
三 魚蟹蟲蠅.....	128
四 禽鳥獸畜.....	132
第三節 對仗工整.....	134
一 同類對.....	134
二 異類對.....	136
三 反對.....	137

四 「如、似」對	138
五 數字對	139
六 疊字對	140
第五章 結論	142
參考書目	145
附錄一 樂雷發年表	156
附錄二 雪磯叢稿自序	157
附錄三 宋雪磯先生詩集序	158
附錄四 樂雷發狀元策	159
附錄五 宋樂雪磯先生狀元策序	173
附錄六 重建狀元樓碑記	174
附錄七 遊紫霞巖賦	175

第一章 緒論

中國詩歌，有如一股洪流，滔滔不絕的流在中國歷史的長河裡，有時湍急澎湃，有時平靜和緩，這種種不同的樣貌，構成一部美麗輝煌的中國詩歌史。

歷代詩歌體制一再的演變，風格、表現手法亦隨之而異，《文心雕龍·時序篇》云：「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¹又云：「文變染乎世情，興廢係乎時序」²孫克寬先生也在他所著《詩文述評》提到一段話：

一代有一代詩風，其為因凡數：人文進化，客觀之影響一也。文藝思潮，以新為尚，不變不足以自存二也。民族流徙，語言因之變化，詩體遂亦更新三也，治亂嬰心，憂思彌切，政治條件，移轉詩心四也。蓋詩者，性情所流露，藉語言為表達，其反映者周遭之事物，其運用者心靈之活動，天道數十年而一變，其實即是風之變異，詩亦隨之。為論次便利爰斷代而綜掇。³

此段詳實的說出了詩歌隨時代演進，詩風因而變化的原因。中國詩歌源遠流長，從三千年前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開始，詩風不斷的演變，繼之而起的漢代樂府詩與古體詩，逐漸形成五言的體式。兩漢以後，自魏晉以至南北朝，對藝術技巧開始重視，也逐漸產生了聲律與對偶之說，直到唐代中國詩歌發展臻於成熟並達於顛峰，繼唐而起的宋朝，演變出一套不同詩歌風格。錢鍾書在其《談藝錄》中云：「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格性分之殊。」⁴嚴羽《滄浪詩

¹〔南朝梁〕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683。

²〔南朝梁〕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686。

³孫克寬：《詩文選評》，臺北：廣文書局，1970年，頁119。

⁴錢鍾書：《談藝錄》（補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九月第一版，頁2。

話》云：「唐人與本朝人詩，未論工拙，直是氣象不同。」⁵從這兩句話我們就可得知，唐宋的詩風，在體格與氣象是有所差異的，唐詩主性情，宋詩說理為勝。然兩宋國祚三百餘年，宋詩亦有所衍變，北宋有歐陽修、蘇軾等人，就以南宋論，先以黃庭堅為首之江西詩人，繼而南宋中興四家，後有永嘉四靈乃至於江湖詩人，遺民詩人。這些詩歌的流變有人文進化，有以新為尚，也有民族流徙與政治條件，從而印證了孫克寬先生所說的「一代有一代詩風」，而樂雷發就在中國詩歌流變的長河裡，創作出流傳千古的詩章。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樂雷發生於南宋末年(1195-1271)，江湖詩派為當時詩壇的主流。南宋的江湖詩派，是一個很大的詩歌流派，人數之眾多，活動時間之長，在歷史上各詩歌續流派中是比較罕見的⁶，至於江湖詩派形成的詳細原因，因在筆者之前已有眾多先進前輩做了深入的研究，如大陸學者張宏生在其《江湖詩派研究》對江湖詩派形成的原因有相當詳實的敘述。⁷再者也與本論文主題不契合，因此筆者不在此贅述。然這個詩派的詩歌成就歷來所得評價甚低，而對於詩派中很多成員的人品行為，詬病之詞也相當多，尤其是詩人干謁權貴的行為更為後世所無情的抨擊，如清朝錢謙益在《牧齋初學集·王德操詩集序》這樣評述：

詩道之衰靡，莫甚於宋。南渡之後，而其所謂江湖詩者，尤為塵俗可厭。蓋自慶元、嘉定之間，劉改之、戴石屏之流，以詩人啟干謁之風，而其後錢塘湖山，什佰為群，挾中朝尺書，奔走閩台郡縣，謂之「闖匾」，要求楮幣，動以萬計，當時之所謂處士者，其風流習尚如此。彼其塵容俗狀，

⁵〔宋〕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臺北：正生書局 1972 年，頁 133。

⁶ 可歸入江湖詩派成員的有 138 位詩人，而其活動時間則在 1209-1276 這 68 年之間。參考張宏生《江湖詩派研究》，中華書局，1995 年，第 23 頁、297 頁。

⁷ 張宏生：《江湖詩派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頁 8-28。

填塞於腸胃，而發作於語言文字之間，欲其為清新高雅之詩，如鶴鳴而鸞嘯也，其可幾乎？⁸

元人方回在其《瀛奎律髓》中，對於江湖詩人的評價也甚惡，如他在對戴復古〈寄尋梅〉之詩評：

蓋江湖遊士，多以星命相蔔，挾中朝尺書，奔走閩台郡縣糊口耳。慶元、嘉定以來，乃有詩人為謁客者，龍洲劉過改之之徒不一人，石屏亦其一也。相率成名，至不務舉子業，干求一二要路之書為介，謂之「闖匾」，副以詩篇，動或數千緡。如壺山宋謙父自遜，一謁賈似道，獲楮幣二十萬緡以造華屋是也。錢塘、湖山，此曹什佰為群，阮梅峰秀實、林可山洪、孫花翁季蕃、高菊磻九萬，往往雌黃士大夫，口吻可畏，至於望門倒屣。⁹

從此詩評得知，方回對這些江湖詩人的行為頗為不滿，認為他們以詩干謁，並隨意批評士大夫，而蔚為風氣。

當代一些學者的觀點也大致相同，如劉大杰在其《中國文學發展史》中這樣描述江湖詩人：

這群江湖名士有一種惡習氣，便是人品的低落，他們每以詩文幹謁公卿，以作求利祿獲名利的手段。如無所得，便繼以譏謗要脅，醜態百出。輕者是打秋風，重者無異於敲竹槓。詩人到了這種如此地步，真是墮落到了極點，自然不會有什麼好成績。¹⁰

⁸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王德操詩集序》第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354。

⁹ [元]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匯評》中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840。

¹⁰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中冊，臺北，華正書局，2013年，頁819-820。

從這段話可感受劉大杰對江湖詩人的反感極為強烈。胡明在其《南宋詩人論》也說：「江湖詩人的人品有的很成問題，尤其是奔走權門干謁求進的習氣多為後世所詬。」¹¹江湖詩派詩人的干謁之習，不論古今，均為世人所厭惡而載於書籍。

而對於江湖詩人之詩作，後世評價也極差，方回在評戴復古〈寄尋梅〉詩云：

《石屏小集》詩百餘首，趙嫩庵汝讜字蹈中所選也……，蹈中兄曰南塘汝談，字履常，詩、文俱高，尤精四六跋語，頗亦不滿於石屏之詩，一言以蔽之曰「輕俗而已」，概根本淺也。¹²

方回認為戴復古詩流於「輕俗」。另他也對評劉克莊詩〈語花臺〉云：「後村壯年詩學晚唐，初成而未脫俗，故尾句終俗。」¹³對劉克莊的詩評價也不甚高。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江湖詩人更是加以無情的諷刺甚至辱罵，如「江湖諸人纖瑣麤獷之習」¹⁴、「纖詭繁碎」¹⁵、「鄙俚瑣碎」¹⁶等，清代李調元的《雨村詩話》也批評江湖詩人「油槍腐語，編湊成集。」¹⁷、「纖腐之習」¹⁸，其言語之輕鄙、嫌惡，短短幾個字就表露無遺。

筆者對這些看法沒有太多異議，而上述之劉過、戴復古、劉克莊，乃江湖詩派大家，方回對其詩已評價不高，如此看來，對江湖詩派眾多小家而言，似乎更無評論與研究的價值了。然江湖詩人人數眾多，人品流雜，實不能一概而論。本

¹¹ 胡明：《南宋詩人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年，頁208。

¹² [元]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匯評》中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840。

¹³ [元]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匯評》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147。

¹⁴ [清]永瑤、紀昀等撰：《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344。

¹⁵ [清]永瑤、紀昀等撰：《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342。

¹⁶ [清]永瑤、紀昀等撰：《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341。

¹⁷ [清]李調元：《雨村詩話 雨村曲話》（等六種），臺北，宏業書局，1972年，頁17639。

¹⁸ [清]李調元：《雨村詩話 雨村曲話》（等六種），臺北，宏業書局，1972年，頁17639。

文所要研究的詩人樂雷發，其詩歌在江湖詩派詩人中，後世對其有著高度的評價，可說是特立於江湖詩派當中，我們可以從很多對他的評論得到印證，將於下一節作詳實的敘述。筆者先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六十四評樂氏云：「其詩舊列《江湖集》中，而風骨頗道，調亦瀏亮，實無猥雜粗俚之弊，視江湖一派迥途。」¹⁹一向對江湖詩派絕無好感，且無情詆毀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撰者紀昀，對樂氏卻有如此正面的評價，在人品方面，《四庫全書》也說「雷發人品頗高」²⁰且「風骨頗道」，沒有江湖詩人的惡習氣。在詩歌方面，認為他「調亦瀏亮，實無猥雜粗俚之弊」，沒有一般江湖詩人寒酸纖瑣的習氣，這實屬江湖詩人絕無僅有，更可見樂氏在眾多江湖詩人中表現出不同的風格。

樂雷發能在被備受爭議與批評的文學環境底下，有著跟一般江湖詩派詩人迥然不同的詩歌風格，也被評為人品高，無干謁公卿，或作求利祿獲名利之行爲，得到非常正面的評價與推崇，的確值得稱許與讚揚，但何以能如此？這就是筆者研究樂雷發最大的動機。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與評論

經上節的敘述，我們已知樂雷發為江湖派詩人，在江湖詩派中被列為小家，宋史也沒為他立傳，方回在《瀛奎律髓》也未對其作評論，但對於他的文品與人品，古今卻對他有極多的正面評述。

在文品方面，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給予正面評價之外，其裔孫樂宣於《雪磯叢稿·序》云：

閑居以詩文自遣，其要旨幽深玄遠，溫雅和平，而其英邁之氣，政大之情，

¹⁹〔清〕永瑤，紀昀等撰：《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317。

²⁰〔清〕永瑤，紀昀等撰：《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317。

往往見於言表。²¹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評述樂氏學生姚勉的《雪坡文集》時又說：

勉受業於樂雷發，詩法頗有淵源，雖微涉粗豪，然落落有氣。文亦頗婣雅可觀，無宋末語錄之俚詞。……觀其所上封事奏劄以及廷對諸篇，論時政之謬，辨宰相之姦，皆侃侃不阿。²²

從文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為姚勉詩歌創作也受其老師樂雷發影響「無宋末語錄之俚詞」。明朝禮部尚書周洪謨評：

夫詩言之成章者也，必其志之正，氣之完，學之粹，然後發於言而成章，雄渾和暢，清新奇古，可以傳之當時，垂之永久。觀雪磯先生詩可見矣。……故其聲於詩雄渾而無委靡之弊，和暢而無乖疏之失，清新而出乎蕪陋，奇古而脫乎凡鄙能詩也已。²³

文中讚美樂雷發所創作的詩歌雄渾和暢，清新奇古，完全沒有江湖詩派詩人詩歌創作鄙俚之毛病。

由清人曹廷棟編輯的《宋百家詩存》，收錄了樂雷發的詩八十餘首，並說「其詩俱丁巳以前作，雄深老健，突兀自放，南渡後詩家罕此標格。」²⁴稱宋朝南渡後，很少有詩人的詩歌作品能超越他，對樂雷發評價極高。清朝詩人鄧顯鶴所撰

²¹ [宋]樂雷發：《雪磯叢稿》，清道光七年新田縣潭溪版，名戶部主事樂宣跋。

²² [清]永瑔、紀昀等撰：《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321。

²³ [宋]樂雷發著，蕭艾注：《雪磯叢稿》：長沙：嶽麓書社，1986年，頁121。

²⁴ [宋]樂雷發：《雪磯叢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8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690。

之《沅湘耆舊集》，評樂氏的詩：「沉著瀏亮，在南宋實不可多得。」²⁵認為其詩不在南宋陸游、楊萬里之下。《宋詩精華錄》則云：「不似宋末詩人之作。」²⁶此句乃意指樂雷發的詩無宋末詩作之弊病，這些評論在在都對樂雷發的詩給予很高的讚賞與肯定。

至於現代對樂雷發詩歌之評價，文學巨擘錢鍾書是現代學者中對樂雷發評價最高之人，在他的《宋詩選注》中選錄了樂氏之詩四首，並在書中提到樂雷發是宋末詩壇裡「一位特出者」²⁷，其詩頗具「雄偉的風格與激昂的情調」²⁸，他在《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也提到：「此次所讀晚宋小家中，《雪磯叢稿》才力最大，足以自立。」²⁹又云：「樂雷發聲遠《雪磯叢稿》筆力健放，不拘於晚唐體。」³⁰錢氏認為在宋末的眾多小家中才力最大，也無宋末詩人一味模仿晚唐詩人詩作之毛病，錢氏對樂雷發極高的評價或許有他所處政治環境與意識形態的考量，但依他在學術界的崇高地位，實有其一定的說服力。大陸學者李生龍在其〈湖湘文化與宋代詩人樂雷發〉中這樣敘述：

宋代湖湘詩人，……除長沙外，湘南之永州、寧遠、道縣、祁陽、耒陽、安仁、臨武及衡陽等地居多。而湘南詩人中除道州周敦頤名氣較大外，就數寧遠詩人樂雷發了。³¹

從這段可知，在宋代湖南詩人地位中，樂雷發被評為僅次於周敦頤之後，實屬難

²⁵ [清]鄧顯鶴：《沅湘耆舊集前編》卷二十四，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址：<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47135&page=68>，2016年9月25日檢索。

²⁶ 石遺老人評點：《宋詩精華錄》，臺北：廣文書局，1990年，頁214。

²⁷ 錢鍾書：《宋詩選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頁301。

²⁸ 錢鍾書：《宋詩選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頁301。

²⁹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1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頁24。

³⁰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1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頁24。

³¹ 李生龍：〈湖湘文化與宋代詩人樂雷發〉，《中國韻文學刊》第1期，2009年3月，頁65。

得。現代學者李曰剛也評樂雷發的詩是「江湖詩派的佼佼者」³²，學者李德勛在其〈舜文化與九疑民風〉一篇期刊中更是盛讚樂雷發「是宋朝湖南詩壇的扛鼎之人」³³。大陸另一學者劉洪仁也在其〈試論樂雷發的詩〉中說：

樂雷發是南宋中後期繼陸游、辛棄疾之後，一個較為傑出的愛國主義詩人。讀他的雪磯叢稿，我們時時可以感覺到作者那股洋溢的愛國激情，那種渴望驅逐胡虜，收復中原的浩然正氣。³⁴

這段話更是把樂雷發與陸游、辛棄疾這兩位南宋愛國詩人相提並論。又云：「有比較強烈的現實意義和時代精神，比較真實的反映了南宋末年的社會風貌。」³⁵從這些的評論，樂雷發可謂是湖南文學的代表人物，更可以說樂雷發是宋代湖南詩壇的一面旗幟，故論宋代湖南詩人必論樂雷發。

牛鴻恩在其《永嘉四靈與江湖詩派選集》前言提到：「江湖派有代表性的詩人是劉過、敖陶孫、姜夔、戴復古、高翥、趙汝錡、劉克莊、葉紹翁、利登、樂雷發等。」³⁶陝西師範大學易偉奇在其碩士論文《南宋江湖文人的國家意識》中寫道：

抒寫愛國情懷是江湖文人奏出的最強音，特別是前中期文人。他們關心時局，以詩刺時政，比較重要的文人有敖陶孫、姜夔、劉過、戴復古、樂雷發等等。³⁷

³² 李曰剛：《中國詩歌流變史》上冊，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頁731。

³³ 李德勛：〈舜文化與九疑民風〉，《湖南社會科學》第6期，1998年，頁68。

³⁴ 劉洪仁：〈試論樂雷發的詩〉，《船山學報》第2期，1988年，頁95。

³⁵ 劉洪仁：〈試論樂雷發的詩〉，《船山學報》第2期，1988年，頁93。

³⁶ 牛鴻恩：《永嘉四靈與江湖詩派選集》，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4月，頁8。

³⁷ 易偉奇：《南宋江湖文人的國家意識》，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5月，頁25。

另在中國文化大學所編之《中華百科全書》介紹江湖派一篇中提到：「究其中風骨高秀，卓然成家者，可以劉克莊、劉過、樂雷發、陳起、戴復古、方岳、姜夔等八位做代表。」³⁸將樂雷發列為江湖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然從此句敘述可發現，除了樂雷發外，其他幾位均是公認江湖詩派的大家。後人對江湖詩派的代表詩人或許存有主觀想法，但在牛鴻恩的著作與《中華百科全書》都把樂雷發列入江湖詩派的代表詩人，在江湖詩派小家中是唯一一位，可見以現代觀點，樂雷發在南宋詩壇上也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而在樂雷發的人品方面，清人王棠³⁹在〈遊狀元樓懷古〉一詩中云：「先生不負讀書身，不入私室附幸臣。忠言讜論實逆耳，不嫌忌諱痛哭陳。」⁴⁰對於樂雷發堅持讀書人的風骨，不為攀高位而依附權臣。對與國事他不阿諛奉承，說逢營拍馬的話，而是甘冒危險，盡講逆耳之忠言，更不避諱的對國家的危亡感到憂心而痛哭，在在顯示樂雷發高尚的氣節。

清人徐旭旦⁴¹在《寧遠縣志》中的〈宋樂雪磯先生狀元策序〉一文中，對樂雷發有這樣的描述：

雪磯先生生宋季，授徒講學，恬然以道自守，未嘗為遇合計也。……與執政不合亟引退，然則先生遇矣而仍若不遇。…夫先生高風亮節久著人間，即八策之敷陳剴切忠義若穀龜鑑。……相羊於紫霞玉琯之間，不亞弄月吟風高致，然則雪磯之風，殆與濂溪同其清白也，是可傳已為表而出之。⁴²

³⁸ 中國文化大學中華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中華百科全書》第3冊，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8年，頁28。

³⁹ 王棠(1705年—1748年)，字尚木，清代山東諸城人。雍正六年(728年)，捐官授工部虞衡司員外郎。歷官直隸口北道僉事，累加按察使銜。後因故罷官。乾隆元年起用為雲南道府用。

⁴⁰ [清]王棠：〈遊狀元樓懷古〉，湖南科技學院圖書館-瀟湘文化專題網，網址：http://lib.huse.cn/lzy/news_view.asp?newsid=3577，2016年9月12日檢索。

⁴¹ 徐旭旦(1659年-1720年)，字浴咸，號西冷，別署聖湖漁父，浙江錢塘(今杭州)人。康熙十一年(1672年)拔貢士，任廣東連平知州，兼攝海豐令，並曾任寧遠縣邑令，善詩賦，有《世經堂集》，《靈秋會》雜劇及《芙蓉樓》傳奇等。

⁴² [清]曾鈺纂修：《湖南省寧遠縣志》第3冊，臺北：成文出版社，清嘉慶十六年刊本，頁948-949。

從這篇序當中話我們可知，樂雷發高風亮節，不依附權臣讓自己飛黃騰達，甚至對史彌遠、賈似道之專權甚為氣憤不滿，後辭官回鄉，授徒講學，終生不仕，也沒有生活清苦而投靠權貴成為江湖謁客，道德操守令人敬佩。大陸學者鄭國茂在其專書《舜帝之謎》也提到：

樂雷發人品才識名重士林，宋淳佑十二年（1252 年）得以以鄉貢進士舉薦入朝，被任命為太學錄。……樂雷發的弟子姚勉重進士第一，姚勉對理宗誇他的恩師才過管仲與諸葛亮，宜以大事委任，要將自己的狀元讓給老師。⁴³

姚勉為樂雷發學生，他稱讚他的老師人品、才能超過管仲與諸葛亮，此言或許為溢美之詞，然也證明樂雷發有高尚的人品。

由這些評論中可知，樂雷發的詩歌特立於江湖詩派詩風自成一格，且有強烈的愛國精神，後人有較高評價，有別於一般對江湖詩派詩人的負評。他的人品也有別於後人對江湖詩人給人負面的印象，對樂氏極為讚賞與肯定。我們更可以說，在劉克莊、戴復古、姜夔、劉過等江湖詩派大家外，樂雷發實也可列為江湖詩派的代表詩人之一。

雖然如此，後世卻對樂雷發其人及詩歌的研究卻極為缺乏，中國大陸雖有相關的論文、期刊與著作但仍相當少見，在台灣對其的詩歌研究更是幾乎付之闕如，實屬可惜，筆者乃有此認識，接續前輩在有限的研究成果基礎上，為樂雷發的詩歌做更進一步的探析，並研究其詩的內涵和定位，包含他的作品中，對前人的創新與繼承，以及對後代詩人的影響。也期許有更多的學者先進能超越筆者，對樂雷發的生平與詩歌創作，有更深入完整的研究成果。

⁴³ 鄭國茂：《舜帝之謎》，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頁 148。

第三節 研究步驟與方法

本節說明研究方法與步驟，以下分別就論文結構、研究方法與研究步驟等加以簡要說明之。

一、論文結構

以樂雷發收錄於《全宋詩》第六十六冊為底本，輔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82冊樂雷發詩歌作品《雪磯叢稿》進行閱讀，並搜尋江湖詩派與樂雷發相關論文、著述與期刊作整理與分析，依以下章節的順序進行論述：

第一章 緒論

本章分別說明本論文研究之目的與動機、研究方法與步驟及前人研究成果與評論。依各有關樂雷發之專書與期刊與研究江湖詩派之專書與相關期刊論文做詳細整理評述，以作為對樂雷發詩歌與其為人之初步認知。

第二章 生平與時代背景、交友網絡與其詩歌創作的淵源

古今中外對樂雷發生平事蹟的研究並不多見，且多極為簡短，在台灣對其研究更是付之闕如，所於我們對於樂雷發的生平所知不多，故對樂氏有必要做深入的研究。本章第一節對於樂雷發所處的時代背景做大略的敘述。第二節筆者積極尋找有關樂氏生平紀錄的資料，整理並詳述樂雷發的家世背景與生平事蹟。第三節對於樂雷發的交友情況進行整理分析。第四節對於樂雷發詩歌創作的源流進行探討分析。

第三章 樂雷發詩歌作品探析

本章為樂雷發詩歌內容作詳盡的探析，分為三節。首先透過文本分析，將樂雷發的詩歌依題材內容歸納為「愛國情懷」、「紀錄生活」、「吟詠自然」三大類，再逐一深入剖析詩作所欲表達的思想意涵。

第四章 樂雷發詩歌創作特色

本章析論樂雷發詩歌的創作特色，分爲三節，分別將樂雷發詩歌的創作特色歸納爲「用點多樣」、「小物入詩」、「對仗工整」三項，做更細部的探討。

第五章 結論

本章爲全文總結，對樂雷發詩歌的內涵與特色，給予綜合性的評述，確立其在南宋江湖詩派中獨特的地位。

二、研究方法

本論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採用歸納法、文獻分析法及文本分析法。至於研究步驟如下：

- (一)、蒐集原始資料：本論文以清《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中的《雪磯叢稿》、《全宋詩》第六十六冊、《兩宋名賢小集》、《宋百家詩存》、《沅湘耆舊集前編》等爲主要依據，並蒐集四靈與江湖派詩人之不同版本的全集或選本和研究樂雷發的相關書籍與期刊，加以研讀，以掌握樂雷發詩歌的大致風格。
- (二)、閱讀相關文獻：由於樂雷發在宋朝詩壇並無響亮的名聲，歷來文學史著作對於樂雷發的介紹往往是三言兩語輕輕帶過，甚少深論，幸好近年來開始有學者爲樂雷發專著專論，諸如樂雷發著，大陸學者蕭艾注《雪磯叢稿》、雷運福《南宋特科狀元樂雷發》，另參考胡俊林《永嘉四靈暨江湖詩派傳》、牛鴻恩《永嘉四靈與江湖詩派選集》、張宏生《江湖詩派研究》等與江湖詩派有關之書籍，期刊方面有劉洪仁〈試論樂雷發的詩〉、尹華君〈南宋特科狀元樂雷發的民本思想〉、李生龍〈湖湘文化與宋代詩人樂雷發〉與孫海洋〈樂雷發及其雪磯叢稿〉等等。在論文方面並無學者研究樂雷發的專論，筆者參考李亞薇之《南宋江湖詩派研究》、陳杏玫之《南宋四靈派與江湖詩派之研究》與李玲瑤之《南宋高翥詩歌研究》作爲本論文寫作參考。筆者盡可能的蒐集相關研究文獻，加以研讀比較，試著從中歸納各家說法，整理出自己的研究心得，並且就樂雷發詩歌的寫作風格做詳實的分析，並能了解樂雷發詩

歌創作的源流與期交友網絡。

- (三)、作品內容分析：針對樂雷發的詩歌作品進行賞析，一方面透過詩歌作品的介紹、分析，期能使樂雷發詩歌的風格特色有較完整的呈現；一方面從作品內容分析中，探討樂雷發的人格與愛國情操。



第二章 樂雷發的生平時代背景與詩歌創作淵源

《孟子·萬章下》云：「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¹清代著名經學家章學誠亦云：「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²《詩心的探索》云：

文學是社會風氣的反映，同時，作品風格又是作者人格的反映。中國古代詩人的心態與政治有著極密切的關係，因之政局的變化往往影響世人的心態。³

因此，唯有了解樂雷發所處的時代背景、社會環境影響、內心思想才能對樂雷發的作品有正確客觀不偏頗的分析解讀。本章就以樂雷發活動時的時代背景是如何影響樂雷發詩歌的創作，以他的生平事蹟來了解其一生的經歷與遭遇，從他的交友網絡來清楚知道其人品，並以研究其詩歌創作的淵源來探索初期詩做的風格，讓世人更認識這位在南宋末年湖南詩壇的代表人物，在江湖詩派裡有著相當高的評價，卻為後世所忽視與遺忘的詩人。

第一節 樂雷發的時代背景

鄭亞薇教授在其博士論文《南宋江湖詩派之研究》中這樣寫道：

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而文學作品亦多反應時代的特色，是以析論作品，舍作品內在結構與成分之探討，作者生平之剖析，即著作時代背景之

¹ 楊柏峻譯注：《孟子譯注》，臺北：華正書局，1990年，頁251。

² 章學誠撰，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臺北：漢京文化，1986年，頁278-279。

³ 黃雅莉：《詩心的探索》，臺北：文津出版社，2002年，頁161。

研究。法國批評家泰納(H. A. Taine)謂：『形成作品之因素有三：種族、時代與環境。』……由是得知傑作之形成，當由於英雄與時勢之激盪。⁴

樂雷發生於南宋末年，其詩歌作品也必受到時代與環境所影響。本文擬結合南宋當時的政治背景和社會狀況，從「擴大科舉考試」、「冗官現象嚴重」、「國力日衰，士風日下」等三個方面，來分析樂雷發所處的時代背景，並如何影響樂雷發一生的命運與詩歌的創作，而這些也是江湖詩派盛行於南宋末年最重要的原因。

一、擴大科舉取士

科舉制度對中國歷史的進步可以說是無庸置疑的，它徹底消滅了門閥制度，使出身貧寒的布衣也可以憑自己的才能而獲得官職，進入社會的高層。尤其到了宋代以後，經過一系列的改革，科舉制度日臻完善，我們可以說，科舉的大門敞開確實是前所未有的寬廣，出身高低已經不再成為錄取與否的依據。根據北京大學張希清教授統計，兩宋通過科舉取士的共115427人，而唐代290國祚年間，包括貢舉、制舉、童子舉、明經諸科，共取士20619人，而之後的元、明、清，取士人數分別為1135人，24612人，26881人。⁵儘管取士人數宋代較之前朝有大量增加，但從比例上來說，仍然遠遠趕不上應舉之人的增加速度。應舉之時，許多州府都出現「或五六百人解送一人」⁶的現象，這種狀況造成了大量應舉學子必然落第的命運。而就科舉本身而言，在具體錄用官員過程中也存在著很大的不公性，茲舉一例敘之：

國朝正史與凡實錄、會要等書，崇護惟謹，人間私藏，具有法禁。惟公卿

⁴ 鄭亞薇：《南宋江湖詩派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所博士論文，1981年，頁69。

⁵ 張希清：〈論宋代科舉取士之多與冗官問題〉，《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987年第5期，頁107。

⁶ 黎端德編，王星賢點校：《論取士·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2703。

子弟，或因父兄得以竊窺，而有力之家冒禁傳寫，至於寒遠之士何緣得知？而近時乃取本朝故事藏匿本末，發為策問，是責以素所不見之書，欲其通習，無乃不近人情。⁷

這是南宋寧宗嘉泰年間的一道奏章，南宋科場之弊端由此可見一斑。權貴子弟仗勢特權而能夠獲得大量與科舉相關的有利資訊，在應試中佔有優勢自然不言而喻，但寒門之子卻並無如此方便之處，他們就算作到「懸樑刺股」的功夫，也不見得能夠在這樣不公平公正的考試中脫穎而出，也就可以理解。在這種形勢之下，許多貧寒士人屢試不第，景況淒涼，而樂雷發就是這種情勢下而屢試不第，空有一身的學問與抱負，卻無處揮灑。更有一些終對仕途徹底失望，從而「不務舉子業」了。但樂雷發並不因生活窮困而人干謁公卿權貴，反而是隱居雪磯，授徒講學，在眾多江湖詩人中，其情操之偉大，值得後世所稱許。

科舉的不公平還表現在考場上作弊手法的屢禁不止。寧宗嘉定十二年，根據右諫議大夫奏稱，當時省試以代筆中選的人數，竟達「十常二三」⁸的程度。嘉定十三年有官員指出：

竊見貢舉莫重於省試，利害關係莫重於封彌往歲常聞掇換卷首，深為切齒，然未若今身履而目見。若以竣事不復條陳，則此弊無可革之時矣。⁹

文中官員親眼目見貢舉考場發生「掇換卷首」之弊端，對此深為不齒，乃向上級呈報，期望能改革此弊端，如不及時遏止，必將永遠無法改革。但此弊沉痾已久，改革必不見成效，而與南宋皇朝相始終。

⁷〔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第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年，頁4311。

⁸〔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第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年，頁4332。

⁹〔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第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年，頁4334。

二、冗官現象嚴重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重文禮士、以文治國的朝代。開國皇帝太祖趙匡胤曾經立下三規，其中之一便是「不殺士大夫」¹⁰，認為文人「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¹¹在這樣的情況下，士大夫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禮遇，他們受到重用，且俸祿總體來說較優渥。然而雖然重視了文人的地位和才能，卻也因為太過優渥的政策而導致冗官現象的出現，且隨著年深日久而積重難返。到了南宋中後期，冗官問題已經危及到朝廷的存亡。下表列出了宋代歷朝取官數量：¹²

年代	官員總數
真宗景德元年—景德四年(1004-1007)	10000 餘人
仁宗元元年—寶元二年(1038-1039)	15433
仁宗皇祐元年(1049)	17300 餘人
仁宗皇祐元年—皇祐五年(1049-1053)	20000 餘人
英宗治平元年—治平四年(1064-1067)	24000 餘人
神宗元豐元年(1078)	24549
哲宗元祐三年(1088)	34000
光宗紹熙二年(1191)	33516
寧宗慶元二年(1196)	43059
寧宗嘉泰元年(1201)	37808
寧宗嘉定六年(1213)	38864
理宗寶祐四年(1256)	34000

¹⁰ [明]王夫之：《宋論》卷一，長沙：岳麓書社，1992年，頁23。

¹¹ [明]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10。

¹² 張宏生：《江湖詩派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335。

從這張表可以看出來，宋朝官員數量基本上呈上升趨勢，到了南宋，疆域減少了五分之二，官員數卻不減反增，尤其以慶元、嘉泰和嘉定年間為最。而這段時期即是樂雷發生活的年代。官員數量如此之多，除了因為科舉取士人數大增，其實更重要還是因為宋朝越來越氾濫的恩蔭制度。所謂恩蔭，又稱「蔭補」、「奏補」、「蔭子」、「門蔭」等等，是指以親屬官蔭奏補入官。

以南宋嘉定六年(1213)選官出身統計為例，官員共 38864 名，其中門蔭補官為 22116 人，占總數的 57%，科舉取士數為 10125 人，占 28%，軍功補授為 2891 人，占 7.4%，胥吏出職 1834 人，占 4.7%，納粟買官 940 人，占 2.4%，其他 164 人，占 0.4%。¹³

從這裡可以看出，恩蔭入官的比例高達半數以上，是官員的主要來源。這樣泛濫優渥的恩蔭制度，再加上其它軍功補授、吏人出職、納粟買官等等途徑，實在是南宋官多闕少的罪魁禍首。樂雷發也在他〈狀元策〉中云：

今冗官之弊全在任子之多，朝廷三歲取士僅百餘人，而任子每歲一銓動以百計，積至三歲數百人矣。泛觀州郡之士為進士者不十之三，為任子者常十之七，豈進士能冗陛下之官哉。¹⁴

任子即是蔭襲，乃因父兄的功績，得保任授予官職。在文中樂雷發指出朝廷每年的任子數量竟是進士的兩至三倍之多，這勢必讓冗官現象更加嚴重。然而南宋時期，隨著疆土的日漸減少，戰事的逐年不利，財政狀況日益惡化，官員之多已經成為國家一項沉重的負擔，也由此成為南宋政治經濟危機的一個重要原

¹³ 龔延明：〈宋代官吏的管理制度〉，《歷史研究第》第 6 期，1991 年，頁 114。

¹⁴ 〔清〕曾鈺纂修：《湖南省寧遠縣志》第 3 冊，臺北：成文出版社，未註出版年，頁 658。

困，一方面是官冗成災，另一方面，眾多任子考生等待一個闕位的現象卻又屢見不鮮，而樂雷發也因為如此，一生都被屏除在進士大門之外，徒有報國熱誠，卻一生都未能如願。

三、國力日衰，士風日下

士大夫階層本應是整個宋朝的中流砥柱，到了國家危難之時卻反而日益沉溺於享樂，頹敗的風氣「四處行進無礙」。南宋一百五十餘國祚間，君王昏聩，奸相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等先後趁機擅權亂政，加上經濟上楮幣濫發，造成通貨膨脹，且土地兼併日益嚴重，比起北宋時候君主勵精圖治、士大夫勤勉自律的良好風氣，有如天壤之別。韓侂胄為權相時：

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宇內。嘗鑿山為園，下瞰宇廟。出入宮闈無度……四方投書獻頌者，謂伊、霍、旦、爽不足以擬其勳。¹⁵

史彌遠當政時，「擅權用事，專任儉壬」¹⁶，賈似道為權相時：

凡台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一時正人端士，為似道破壞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其求為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一時貪風大肆……，似道專恣日甚，畏人議己，務以權術駕馭上下，不愛官爵，牢籠一時名士，由是言路斷絕，威福肆行。¹⁷

在這樣的權相攬政且荒淫腐敗的局面下，風氣必日益敗壞，但士大夫中仍少有的一些忠誠之士發出了激憤憂慮的感慨。真德秀在詩中寫道：「環瞻郡邑間，大半

¹⁵〔元〕脫脫等撰：《宋史·韓侂胄傳》第39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3777。

¹⁶〔元〕脫脫等撰：《宋史·史彌遠傳》第35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2418。

¹⁷〔元〕脫脫等撰：《宋史·賈似道傳》第39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3783-13784。

皆汙吏」¹⁸魏了翁詩中寫道：「維今貪競習成俗，公私已屈憂方新。紀綱法令不敢知，恃以立國維蒼旻。」¹⁹這些詩句道出了晚宋士風日下的局面，也道出了詩人爲之焦灼無奈的心情，而這正也是樂雷發所表現出的心情。

第二節 樂雷發的生平

我們已經知道，樂雷發在南宋詩名並不大，宋史也沒爲他作傳，歷史上對樂雷發的生平介紹都僅是隻字片語，敘述不多。然經由筆者不斷的收集資料與研究樂氏的詩作，對樂雷發的生平事蹟有了更深更廣的瞭解，筆者將樂雷發一生所經歷的順序，分爲五個階段敘述之。

樂雷發，字聲遠，號雪磯。南宋荆湖南路道州寧遠縣人（經近年考證爲寧遠下灌樂家山）²⁰人。生於宋寧宗慶元元年即 1195 年，歿於咸淳七年(1271 年)辛未九月初十未時，享壽 77 歲（但一說生於 1208 年，卒於 1283 年；另一說生於 1210 年，卒於 1271 年）²¹。先生逝世後擇葬於油草嶺²²。

一、書香世家，敏而好學

樂雷發出生書香家庭，其父親明公明，爲宋淳熙八年（1181 年）辛丑科黃由榜進士，其父兄樂公說（亦稱樂公悅）爲宋慶元五年（1199 年）己未科曾從龍榜進士；樂雷發的從祖父樂伯輿爲宋紹興十二年（1142 年）壬戌科陳誠榜進士，其子與後世子孫也均多有登進士。樂氏幼年聰穎能文，在父親的教導下，他博覽群書，精通經史，十一歲能作詩。樂雷發幼年聰穎能文，十一歲便寫下〈謝楊孟溪縣丞惠以章墨〉和〈餞雲壑唐使君附邕州〉詩，因此有「少穎敏，書無不

¹⁸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5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34844。

¹⁹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5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34898。

²⁰ 張介立：〈樂雷發里籍考辯〉，《湖南科技學院學報》第 28 卷第 3 期，2007 年 3 月，頁 82。

²¹ 張介立：〈樂雷發里籍考辯〉，《湖南科技學院學報》第 28 卷第 3 期，2007 年 3 月，頁 82。

²² 張介立：〈樂雷發里籍考辯〉，《湖南科技學院學報》第 28 卷第 3 期，2007 年 3 月，頁 82。

讀。」²³之評贊。

陝西師範大學易偉奇在其碩士論文《南宋江湖文人的國家意識》一書中這樣介紹樂雷發的生平：

樂雷發，生卒年不詳，南宋後期詩人。字聲遠，號雪機。舂陵譚田(今屬湖南新田)人。其父樂公明，南宋進士。當時，國家偏安於江南一隅，江北大片領土淪陷，外患嚴重，經濟凋敝，民不聊生。在父親的教導，他博覽群書，精通經史，長於詩賦，少年時代便立下了收復國土、振興民族的志向。²⁴

樂雷發的父親為南宋進士，且又注重樂雷發的教育，故造就樂雷發「穎悟警敏，博極群書」，「精通經史，長於詩賦」等成就。另清代張大煦修，歐陽澤闈纂之《寧遠縣志》也有比較簡短的記載：「樂雷發，字聲遠，邑北大陽鄉人，公明之子，少穎敏，淹通經史，長於詩賦。」²⁵鄭國茂的《舜帝之謎》一書雖為研究舜的專書，但在其〈唐宋狀元李邵、樂雷發與舜文化〉章節中，也有敘述：

樂雷發(1210~1270年)，字聲遠，號雪磯，九嶷明月山人(今下灌樂家山)。出生於書香之家，從小刻苦發奮，精通經史，長於詩賦。²⁶

湖南省寧遠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所編之《寧遠縣志》有如此的介紹：

²³〔清〕夏力恕：《湖廣通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3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105。

²⁴ 易偉奇：《南宋江湖文人的國家意識》，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5月，頁29。

²⁵〔清〕張大煦修，歐陽澤闈纂：《寧遠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頁433。

²⁶ 鄭國茂：《舜帝之謎》，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148。

樂雷發(1210~?)，字聲遠，號雪磯，大陽鄉雙桂坊(今逍遙岩樂家村)人。出生於書香世家，在樂父公明(南宋進士)的教導下，從小刻苦讀書，精通經史，長於詩賦。²⁷

《沅湘耆舊集前編》卷第二十四云：「雷發，字聲遠，寧遠人。先生少穎敏，工為詩，湛深經術。」²⁸清代曾鈺纂修《寧遠縣志》第三冊另也有以下之記載：「樂雷發，字聲遠，淳熙進士，樂公明之子。由鄉舉仕為太學，錄淹通經史，有詩名。」²⁹從這些對樂雷發生平的介紹中，我們可以明白得知，樂雷發自幼聰穎受到父親的教導與自身的勤學，才能有如此之成就。

到南宋，周敦頤、程頤、程灝、朱熹、張栻諸先輩已出，理學日益明朗，樂雷發正當其時，亦然以道學為己任。他在《雪磯叢稿》自序云：「早歲雕鏤纂組，溺志詞章，既而悔之，方將鞭僻近裏，以進聖賢之學。」³⁰可見其刻苦讀書與求真務實的求學態度。樂雷發一生所做的詩文很多，流傳下來的只萬言〈狀元策〉和 165 首詩作³¹與一篇自敘。

二、思報國家，壯志未酬

樂雷發少年時代便立下了收復國土、振興民族的志向。當陝西師範大學易偉奇在其碩士論文《南宋江湖文人的國家意識》云：

從他的〈烏烏歌〉、〈時事〉詩中可看出，樂雷發有報效祖國的志向，對南

²⁷ 湖南省寧遠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寧遠縣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573。

²⁸ [清]鄧顯鶴：《沅湘耆舊集前編》卷二十四，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址：<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47135&page=66>，2016 年 9 月 25 日檢索。

²⁹ [清]曾鈺纂修：《湖南省寧遠縣志》第 3 冊，臺北：成文出版社，未註出版年，頁 628、629、680。

³⁰ [宋]樂雷發：《雪磯叢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8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690。

³¹ 傅璇琮等所編之《全宋詩》第 66 冊僅收錄 135 首。

宋末年危局非常憂慮。〈烏烏歌〉開篇即說「莫讀書，莫讀書，惠施五車今何如？請君為我焚卻《離騷賦》，我亦為君努碎《太極圖》」、「何人縛可汗」、「何人三箭定天山」、「好殺奴賊取金印」，面對南宋所處的危局，他感慨朝野無人可以力挽狂瀾，深感包括自己在內的那些文士和那些道學家，作詩作賦，尋章摘句，絲毫無補於國事，因此他激烈地提出不要讀書，甚至焚《離騷》、劈《太極》，要投筆從戎，以救國家於危難之中。詩中蘊含一股激昂之氣，洋溢著憂國之情。³²

中國大百科全書網頁這樣敘述樂雷發的生平：

時值元兵大舉進攻西北，樂雷發作〈烏烏歌〉、〈車攻賦〉等，抒發抗元的壯志，指斥權臣昏庸，因而不得重用。樂雷發屬江湖派詩人，然其詩風骨道勁，在江湖詩人中較為突出。七言歌行，如〈烏烏歌〉、〈壺中天歌贈侯明父〉，雄深老健，激昂奔放。前者感慨書生誤國禍世，無補於國家危難，尤為淋漓盡致。近體詩大多不脫江湖派窠臼，但也不乏優秀之作，如〈逃戶〉反映出宋末社會民不聊生的現象；〈寄雪蓬姚使君〉、〈寄許介之〉、〈送丁少卿自桂帥移鎮西蜀〉、〈讀繫年錄紹興八年以後事〉等，感懷國事，寄慨深長。又有一些詩作寫得清麗可讀，如〈秋日行村路〉、〈夏日偶書〉。所著《雪磯叢稿》5卷，有《南宋群賢小集》本。³³

從這些兩則敘述中我們可得之樂雷發是如何的想要報效國家，對國家局勢如何的憂慮，甚至認為讀書無用，應該投筆從戎，以拯救國家於危難之中。

³² 易偉奇：《南宋江湖文人的國家意識》，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5月，頁29。

³³ 李憲昭：〈樂雷發〉，中國大百科全書，網址：<http://edba.ncl.edu.tw.epoxy.nlpi.edu.tw:2048/cpedia/Content.asp?ID=65391&Query=1>，2016年9月12日檢索。

樂雷發雖滿腹經綸，二十九歲始為鄉舉，即嘉定十七年(1224年)年甲申鄉舉參加省試，之後的嘉熙二年(1238年)、淳祐元年(1241年)、淳祐四年(1244年)三科首領鄉舉參加庭闈(禮部省試)，但時投降派史彌遠執掌朝綱，樂雷發北上抗金的政治主張不能為權臣們所容，因而屢試不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這樣敘述樂雷發：「雷發字聲遠，寧遠人。累舉不第。」³⁴《宋詩三百首》：「樂雷發，字聲遠，自號雪磯先生，舂陵(今湖南寧遠西北)人。累舉不第。」³⁵中國大百科全書云：「南宋後期詩人。字聲遠，號雪磯。舂陵(今湖南寧遠)人。生卒年不詳。累舉不第。」³⁶這幾則僅敘述樂雷發屢試不第，較為簡短。鄭國茂的《舜帝之謎》：「因政見與權貴相悖而屢試不第。」³⁷陝西師範大學易偉奇在其碩士論文《南宋江湖文人的國家意識》一書云：「當時投降派史彌遠執掌朝綱，樂雷發北上抗金的政治主張不能為權臣們所容，雖滿腹經綸，卻屢試不第。」³⁸這兩則均說明樂雷發的政治主張與當朝權貴所不容而落第。清代張大煦修，歐陽澤闈纂之《寧遠縣志》：「累舉不第。念西北多變，慨然欲投筆報國家，〈車攻賦〉以見志。」³⁹清代曾鈺纂修《寧遠縣志》第三冊：「與趙汝愚、姚雪篷、鍾仙窠為老友。雷發自承科世累舉不第，烏烏之歌、車攻之賦稍見意焉。」⁴⁰《沅湘耆舊集前編》卷第二十四：「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屢舉不第。」⁴¹傅璇琮等所主編之《全宋詩》第六十六冊卷三四九六云：「樂雷發，字聲遠，寧遠(今屬湖南)人。累舉不第。」⁴²

³⁴ [清]永瑤、紀昀等撰：《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4冊，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317。

³⁵ 金性堯選注：《宋詩三百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362。

³⁶ 李憲昭：〈樂雷發〉，中國大百科全書，網址：

<http://edba.ncl.edu.tw.eproxy.nlpi.edu.tw:2048/cpedia/Content.asp?ID=65391&Query=1>，2016年9月12日檢索。

³⁷ 鄭國茂：《舜帝之謎》，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148。

³⁸ 易偉奇：《南宋江湖文人的國家意識》，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5月，頁29。

³⁹ [清]張大煦修，歐陽澤闈纂：《寧遠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頁433。

⁴⁰ [清]曾鈺纂修：《湖南省寧遠縣志》第3冊，臺北：成文出版社，未註出版年，頁628、629、680。

⁴¹ [清]鄧顯鶴：《沅湘耆舊集前編》卷二十四，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址：<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47135&page=66>，2016年9月25日檢索。

⁴²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09。

湖南省寧遠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所編之《寧遠縣志》：

時投降派史彌遠專權，國家衰弱，山河破碎，雷發深感不安，立志保國抗金，並作〈烏烏歌〉、〈車功賦〉以表志向。誓以收復國土為己任，擁護抗金的政治主張，卻為當局所不容，因而屢試不第。⁴³

樂雷發雖為當局所不容，雖滿腹經綸卻屢試不第，但仍不改其救國救民、匡扶正義之心志。後又元兵大舉入侵，邊關多事，但當政者昏庸膽怯懦弱，樂雷發多所進言，卻不為所用，他對此十分憤慨，大感壯志難酬，遂放棄功名，轉而收徒講學，把救國的希望寄託在學生身上。陝西師範大學易偉奇在期刊云：

遂放棄功名，轉而收徒講學，把救國的希望寄託在學生身上。在講學中，他極力宣傳抗金救國的道理，斥責那些只讀書不救國的腐儒，號召學生上前線去抵抗入侵之敵。⁴⁴

鄭國茂的《舜帝之謎》云：

只得耕讀自適，在九嶷山下象岩收徒講學。二十歲後漫遊湘桂浙贛等地，交遊甚廣。樂雷發人品極高，他關心人民疾苦，痛恨腐儒誤國，作有〈烏烏歌〉、〈車功賦〉、《雪磯叢稿》表白憂國憂民的志向。⁴⁵

湖南省寧遠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所編之《寧遠縣志》：「雷發目睹南宋朝廷無力收

⁴³ 湖南省寧遠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寧遠縣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573。

⁴⁴ 易偉奇：《南宋江湖文人的國家意識》，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年 5 月，頁 29。

⁴⁵ 鄭國茂：《舜帝之謎》，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頁 148。

復國土，非常憤慨，決心講學，把救國希望寄託在學生身上。」⁴⁶樂氏無法在朝廷為官以報效國家，遂以收徒講學作為他一生最大的職志，期望學生能繼承己志，能為國家救亡圖存，這在江湖詩人中可說是僅見，其憂國愛民的心，必留芳千古。

樂雷發一生年逾古稀，除了進京應考和短暫的四年京官，絕大部分時間均活動在以故鄉永州為中心的周邊州縣。「從樂氏的詩中可以看出，他除了曾到京師臨安短暫任職外，其餘遊蹤所致，南不過桂林，東不過江西。」⁴⁷樂氏久居故鄉，其生活重心之一就是講學授業，並遊歷江湖。看到時局彌艱，樂氏認識到一人之力有限，單憑他那秀才之身的忠耿之言很難以上達天庭而改變時局，唯有著書立說、廣收門徒，傳之以道、授之以業，培育俊才，也許還能力挽狂瀾，至少是稍有改變。屢試不第，客觀上給樂氏坐館授學提供了便利，如《題許介子譽文堂》中就有「行義教於鄉里」之勉。對於自己的屢試不第，樂氏並不非常在意，自認讀書育人為樂。在《寄李伯輝》中高唱「門無車馬多嫌僻，家有圖書不似貧。」⁴⁸安於清貧，盡心教學。

三、特科狀元，流芳後代

樂雷發精通經史，長於詩賦，擁護抗金抵元的政治主張，文筆直詆時弊，卻為當局所不容，因而屢試不第。理宗寶祐元年（1253年），樂雷發門生姚勉登進士科，上疏理宗皇帝：樂雷發才學拔萃，當在我之上，錄取不公，願讓狀元第。理宗特旨當面廷試。金鑾殿上，理宗問以「學、術；才、智；選、舉；教、養。」八事，樂雷發「條對切直」，言學術以性命為本，才智以氣節為先，選舉以公正為要，教養以師表為重，而總在求實用、黜虛文，錄真才、培正氣，留下了著名的「廷對八策」。「文章天子」宋理宗大悅，當即授翰林職司敷文。《四庫全書總

⁴⁶ 湖南省寧遠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寧遠縣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573。

⁴⁷ 李生龍：〈湖湘文化與宋代詩人樂雷發〉，《中國韻文學刊》第 1 期，2009 年 3 月，頁 65。

⁴⁸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239。

目提要》：「寶祐元年，其門人姚勉登科，上疏請以讓雷發。理宗詔親試，對選舉八事，賜特科第一人。」⁴⁹《湖廣通志》卷五十《鄉賢志·樂雷發》：「門人姚勉登科，以讓第疏上，理宗發策親試，對選舉八試，稱旨，賜特科狀元。」⁵⁰《兩宋名賢小集》卷三百六十六：「樂雷發，字聲遠，號雪磯，江右春陵人，登寶祐癸丑特科廷對第一，授館職。」⁵¹《宋詩精華錄卷第四》：「樂雷發，字聲遠，號雪磯，江右春陵人。寶祐癸醜特科，廷對第一，授館職。」⁵²《宋詩紀事》：「雷發字聲遠，春陵人，寶祐元年特科第一，有雪磯叢稿。」⁵³《宋詩三百首》：「寶祐元年(1253)，其門人姚勉登科，上書請以讓樂雷發，理宗乃下詔親試，賜特科第一，故亦稱之為『特科狀元』，授翰林。」⁵⁴這些都對樂雷發被賜予特科狀元有簡單的描述。清代張大煦修，歐陽澤闈纂之《寧遠縣志》云：

寶祐初，門人姚勉登科，以第讓之，疏上理宗詔，親試對問學術、才智、選舉、教養八事，雷發條對切直，大略言學術以性命為本，才智以氣節為先，選舉以公正為要，教養以師表為重，而總在求實用黜虛文，錄真才培正氣，策萬餘言詔嘉納，賜特科第一。⁵⁵

湖南省寧遠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所編之《寧遠縣志》有更詳細的記載：

寶祐元年(1253)，門生姚勉登進士榜第一後，向理宗上疏，請求理宗重用

⁴⁹ [清]永瑢、紀昀等撰：《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4冊，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317。

⁵⁰ [清]夏力恕：《湖廣通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3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105。

⁵¹ [宋]陳思編：《兩宋名賢小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6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769。

⁵² 石遺老人評點：《宋詩精華錄》，臺北：廣文書局，1990年。

⁵³ 陳衍評點，曹中孚校注：《宋詩精華錄》，成都：巴蜀書社1992，頁651。

⁵⁴ 金性堯選注：《宋詩三百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362。

⁵⁵ [清]張大煦修，歐陽澤闈纂：《寧遠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頁433。

雷發，並願以第相讓。理宗特旨召見雷發，親自考問學術、才智、選舉、教養八事，雷發廣抒自己的學識和見解，洋洋灑灑萬餘言，對答十分切體。理宗聽後非常滿意，讚他文才出眾，見識不凡，即賜於特科第一。⁵⁶

這兩版本的《寧遠縣志》對理宗親賜樂雷發特科狀元有較詳細的紀載。除此之外，還有眾多古代、現代書籍或專文，也都提到樂雷發授特科狀元之事，《南宋江湖文人的國家意識》云：「樂雷發在寶祐元年(1253)因其弟子姚勉登科，上疏讓第，理宗下詔親試，賜特科廷對第一，授翰林館職。」⁵⁷清代曾鈺纂修《寧遠縣志》第三冊：「門人姚勉登科，以讓第書上理宗詔親試策。……賜特科狀元。」⁵⁸中國大百科全書：「門人姚勉登科，上疏讓第。理宗寶祐元年(1253)召見親試，賜及第，授翰林館職。」⁵⁹《沅湘耆舊集前編》卷第二十四：「寶祐改元，其門人高安姚勉，述之以詞賦擢第一，上書以讓先生……書上理宗嘉納之，賜特科第一人。」⁶⁰《零陵歷代詩選》：「樂雷發，字雪磯，寧遠人(現新田人)。宋紹興進士，寶祐元年欽賜特科狀元，有《雪磯叢稿》。」⁶¹傅璇琮等所主編之《全宋詩》第六十六冊卷三四九六云：「門人姚勉登科，上書讓第。理宗寶祐元年(一二五三)詔試，賜特科第一，授館職。」⁶²從這些敘述中我們可得知，因弟子姚勉讓第，理宗親試樂雷發而賜予特科狀元頭銜，最為後世所津津樂道，也可證明樂雷發本人的學識涵養與愛國的熱忱。

⁵⁶ 湖南省寧遠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寧遠縣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573。

⁵⁷ 易偉奇：《南宋江湖文人的國家意識》，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年 5 月，頁 29。

⁵⁸ [清]曾鈺纂修：《湖南省寧遠縣志》第 3 冊，臺北：成文出版社，未註出版年，頁 628、629、680。

⁵⁹ 李憲昭：〈樂雷發〉，中國大百科全書，網址：
<http://edba.ncl.edu.tw.eproxy.nlpi.edu.tw:2048/cpedia/Content.asp?ID=65391&Query=1>，2016 年 8 月 12 日檢索。

⁶⁰ [清]鄧顯鶴：《沅湘耆舊集前編》卷二十四，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址：
<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47135&page=66>，2016 年 9 月 25 日檢索。

⁶¹ 《零陵歷代詩選》卷二，1988 年版，頁 19，編者、出版社不詳。據《零陵歷代詩選》註明，該詩為宋代樂雷發所作，出自《雪磯叢稿》。但在宋代陳思所編、清代潭溪版和讀書齋刊三種版本的《雪磯叢稿》中，並沒有這首詩。

⁶²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039。

四、以病辭歸，浪跡江湖

樂雷發求學以聖賢自勵，居家以孝友見稱，爲官以忠義自許，不隨末世俗流。屢試不第，終不改救國救民、匡扶正義之心志；廷對八策，能深切時弊，以真才實學登狀元第；仕爲祕書省館職，這些可說是進之以禮。樂雷發所處的時代，前有投降派，倖臣史彌遠執政，爲官之時有奸臣賈似道、丁大全之類橫行朝廷。這種情況下，樂雷發的諫議、主張並沒有得到理宗皇帝的採納，加上又不附倖臣，幾議時政與執政不合。在京師臨安短暫任職四年，仍未朝廷所用，因此不想碌碌苟取官位，遂於寶祐四年（1256年）以病辭歸，不久丁父憂，遂隱居不出，居於雪磯，而自號雪磯先生。《兩宋名賢小集》：「丙辰以病歸，遂不復出。」⁶³簡單說出樂雷發以病歸的時間。傅璇琮等所主編之《全宋詩》第六十六冊卷三四九六云：「四年，以病告歸，居雪磯，自號雪磯先生。」⁶⁴說明樂雷發在朝爲官四年，不爲所用，故而以病告歸，隱居雪磯。易偉奇在其碩士論文《南宋江湖文人的國家意識》云：「寶祐四年(1256)以病歸，此後再未出仕。」⁶⁵《沅湘耆舊集前編》卷第二十四：「因議時政不用，竟不仕歸隱雪磯，自號雪磯先生。」⁶⁶，這些都很簡單的敘述樂雷發不爲朝廷所用而以病辭歸。湖南省寧遠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所編之《寧遠縣志》有如此的介紹：

但理宗並沒有真正接受樂雷發振興國家的政治主張，因而使他空有狀元頭銜，終不見授於實職。寶祐四年(1256)，樂雷發對南宋政權十分絕望，憤然稱病回鄉，隱居九疑，寄情山水，用詩詞抒發自己的愛國熱忱。⁶⁷

⁶³ [宋]陳思編：《兩宋名賢小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6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769。

⁶⁴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039。

⁶⁵ 易偉奇：《南宋江湖文人的國家意識》，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5月，頁29。

⁶⁶ [清]鄧顯鶴：《沅湘耆舊集前編》卷二十四，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址：<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47135&page=66>，2016年9月25日檢索。

⁶⁷ 湖南省寧遠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寧遠縣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573。

另清代張大煦修，歐陽澤闈纂之《寧遠縣志》也有下列的記載：

雷發志在康濟，憂深阽危，因數議時政不用，歸隱雪磯，自號雪磯先生。理宗後悔不用其言，亦思其忠直，敕建狀元樓，賜田八百畝以旌之。然雷發雖棲遯，一日未嘗忘國，其時事詩曰「時事如頹屋，誰堪任棟樑。國貧僧牒賤，邊病檄書忙。有分憂宗社，無才出舉場。未應王謝輩，揮淚送斜陽。」讀之可悲可痛。子斗之開慶初進士，及景定三年，孫仲謙以神童登第入祀鄉賢。⁶⁸

樂雷發以避辭歸後，浪跡江湖，其遊蹤所至，南不過桂林，東不過江西，主要行蹤在道州、江華、永州、祁陽、臨武安仁、郴州、耒陽、衡陽、長沙一帶，而寧遠始終是他未曾久離的故土，其一生最主要的創作也是在這段時期完成的。樂雷發退隱後，國勢更衰，理宗皇帝多次詔請復出，樂雷發皆拱手辭謝。理宗皇帝深悔沒有採納樂雷發的忠言，除賜建狀元樓一所，以褒獎其廷試之策、以示其永垂不朽；與賜良田八百畝，恩賞樂雷發家族世代延續外；還賜公母銅鑼一對，示意鳴鑼警聽其忠鯁之言之言，也示鳴鑼開道，欲淑天下以其道。清代曾鈺纂修《寧遠縣志》第三冊有以下之記載：

因數議時政不用，歸隱雪磯，號雪磯先生。後理宗悔不用其言，賜狀元樓田八百畝，以旌異之。入祀鄉賢樓，在城內縣治前，田在下灌樂家山諸處，今尚存。孫斗之曾孫仲謙皆登第，世居城北，後分為南北二族。⁶⁹

⁶⁸ [清]張大煦修，歐陽澤闈纂：《寧遠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頁433-434。

⁶⁹ [清]曾鈺纂修：《湖南省寧遠縣志》第3冊，臺北：成文出版社，未註出版年，頁628、629、680。

湖南省寧遠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所編之《寧遠縣志》：「雷發還鄉後，國勢更衰，理宗深悔沒採納他的忠言，賜建狀元樓，田 800 畝作為褒獎。」⁷⁰樂雷發不以功名善終，不已節烈顯身，這可以說退之以義。進以理，退以義，進退卓卓。其潔身高蹈，在封建社會中，可以說是「越千古而獨立」。

五、雪磯叢稿，後世傳唱

在樂氏的詩集《雪磯叢稿》現存有五卷，為友人朱嗣賢、何堯卿父子出版，傅璇琮等主編之《全宋詩》存詩一百三十五首。其《雪磯叢稿自敘》云：「繼而友人朱嗣賢、何堯卿捐泉市梓，又有請焉。」⁷¹《兩宋名賢小集》卷三百六十六：「雪磯叢稿五卷，其友人朱嗣賢、何堯卿編校付梓，時寶祐丁巳也。」⁷²南宋商人兼詩人陳起主編的《江湖小集》曾收錄了這部詩集，清乾隆時選入《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又收有《江湖小集》。在作品已收入這部總集，而又單獨列入別類集的作者，為數不多，樂雷發便是其中之一。今存有讀書齋刊《南宋群賢小集》、《兩宋名賢集》及四庫本(有《雪磯叢稿》、《江湖小集》本兩種)等。

在其詩歌方面，清人厲鶚所著之《宋詩紀事》選錄了樂氏詩歌八首⁷³，另清人曹廷棟編有《宋百家詩存》，收錄樂雷發詩八十餘首⁷⁴，收錄於《四庫全書》。《沅湘耆舊集前編》卷二十四收錄樂雷發詩五十八首⁷⁵，但內容多有訛誤。《宋詩三百首》選錄了〈烏烏歌〉、〈秋日行村路〉。錢鍾書先生《宋詩選注》選人樂氏〈烏烏歌〉、〈常寧道中懷許介之〉、〈秋日行村路〉、〈逃戶〉等四首，

⁷⁰ 湖南省寧遠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寧遠縣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573。

⁷¹ [宋]樂雷發：《雪磯叢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8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690。

⁷² [宋]陳思編：《兩宋名賢小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6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769。

⁷³ [清]厲鶚：《宋詩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頁 1776~1778。

⁷⁴ [清]曹廷棟：《宋百家詩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7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895-907。

⁷⁵ [清]鄧顯鶴：《沅湘耆舊集前編》卷二十四，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址：<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47135&page=66>，2016 年 9 月 25 日檢索。

另在其《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劄記》，選有樂雷發詩歌多首，另一湘籍學者蕭艾先生為《雪磯叢稿》作注。樂雷發另有《雪磯詩評》，但早已亡佚。

值得一提的是樂雷發乃宋朝時期湖南詩人入選《江湖小集》唯一者，湖南詩人入選《宋百家詩存》唯一者，湖南詩人入選《四庫全書·別集類》唯一者，也是湖南詩人入選《南宋群賢小集》唯一者，其在湖南詩壇居於翹楚的地位，無庸置疑。

然關於樂雷發生平及著作方面，筆者存在幾個疑問，疑問之一是樂雷發和姚勉的關係，在兩家的詩文集中，都沒有留下蛛絲馬跡，這不得不讓人感到驚異。疑問之二是《雪磯叢稿自敘》：「繼而友人朱嗣賢、何堯卿，捐泉市梓，又有請焉。辭之再四，而請益堅。」⁷⁶這裡提到的幾個人，同樣在詩中一個也未出現。這到底說明什麼問題？筆者認為乃是我們所見到的《雪磯叢稿》，並非宋代原本，樂雷發的詩也可能不只一百五十餘首，其餘部分可能在宋元之際就散失了。因為樂雷發身故不久，南宋就亡於蒙古，在異族野蠻統治下，江南文物蕩然無存是可以想見的，就連在重巒疊障的樂雷發故鄉，也曾遭到鐵騎蹂躪，《宋史紀事本末》記載：

元兵自元年十月圍潭州，湖南安撫兼知州事李芾拒守，大小戰數十合。……阿里海涯督戰益急，與諸將畫地分圍，決隍水，以樹梯衝城。……阿里海涯傳檄諸郡，繇是袁、連、衡、永、郴、全、道、桂陽、武岡皆降。⁷⁷

文中之永州即是樂雷發的故鄉，再加上元室對漢人忌視，也未完全擺脫遊牧民族的本色，對於中國文化無法完全接受，故此項原因筆者認為極為可能，且相傳樂

⁷⁶〔宋〕樂雷發：《雪磯叢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8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690。

⁷⁷〔明〕陳邦瞻撰：《宋史紀事本末》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1165-1166。

雷發所作不亞於《滄浪詩話》的《雪磯詩評》也是片紙隻字都沒剩下，但這些只是筆者之推論，仍有待後續更多的研究來證實。

第三節 樂雷發的交友網絡

最晚從唐朝開始，詩人寫詩酬贈好友就極為普遍，如中唐詩人劉禹錫常與很多好友交遊並唱和，他與柳宗元、白居易、李德裕等人常有寫詩互贈如〈再授連州至衡陽酬柳柳州贈別〉⁷⁸、〈答樂天臨都驛見贈〉⁷⁹、〈送李尚書鎮滑州〉⁸⁰，李尚書即是李德裕。時至宋朝，這種情況仍未改變，樂雷發跟其他江湖詩派的詩人一樣，也喜交朋友，其廣交朋友時期為他辭官到各地授徒講學時期，其朋友社會各個階層皆有，我們可從樂雷發的酬和詩和送別詩中可以得到資料與證據。《雪磯叢稿》中寄贈送別之詩頗多，所送所贈者多赴任或退職的官員。然而，他的贈答之作多有深意。他往往針對所送對象，或稱讚其往昔的建樹以勗勉其心，或寄言其未來的作為以激勵其志，或借題發揮慨嘆自己不能為國盡力，勸勉友人珍惜建功立業的機會。言辭真切，頗能昭示其重踐行的精神。茲將樂雷發交友中，在歷史上有資料可尋的人物分類並簡述如下：

一、仕宦之友

樂雷發曾短暫在朝為官，這段時間多有結交一些仕宦之友，然樂氏之仕宦之友，均是朝廷賢良之士，並未攀附權貴，實難能可貴，而樂氏的詩中可知，他對這些仕宦好友能光復中原、擊退進犯的蒙軍寄予很高的期待，雖未能得償所望，但卻能表現出樂雷發高尚的人格與強烈的愛國精神。

鍾震：字伯春，即鍾仙巢先生，字伯春，湖南湘潭人，師從朱熹，築天一書院

⁷⁸〔清〕聖祖御定：《全唐詩》第6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頁4080。

⁷⁹〔清〕聖祖御定：《全唐詩》第6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頁4010。

⁸⁰〔清〕聖祖御定：《全唐詩》第6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頁4050。

以講習。真德秀帥潭，延點郡教，學者稱爲主一先生，一曰宗一先生。樂雷發有詩〈題鍾尙書北征詩稿〉，鍾尙書即是鍾震。本詩如下：

野雉江鷗滿故都，秋風禾黍撚吟鬚。
六千里外驅旃旆，五十篇中見版圖。
金鉉尚期扶日御，玉衡終令正天衢。
書生亦有中原志，那得君王丈二殳。⁸¹

這首詩應當是還在京師任官時所作的。西元 1126 年，金朝攻破了汴梁，俘宋徽宗、宋欽宗二帝及趙宋皇室數千人而北還，北宋滅亡。欽、徽二宗被俘與汴京的陷落，給南渡的愛國志士無比的悲痛，期望能收復汴京，光復故土，而一生憂國憂民樂雷發充滿這樣的雄心壯志，整首詩可表現出詩人對於故土的失去感到感慨也對收復失土充滿期待，也寄望好友鍾震能擔此重任，完成使命。

北方故土被金人佔領，只剩殘破荒蕪的景色，道出了對詩人故土的想念。然故都汴京距離此地如此的遙遠，鍾尙書北行征戰路途勢必非常辛苦，雖是如此，朝廷仍需要像鍾尙書這樣的正人居朝廷重位，這樣國家才会有收復土回到故城汴京的機會。詩人用金鉉跟玉衡表示朝廷正直之人，而在樂雷發的眼中，鍾尙書就是這樣的人。鍾尙書雖然只是一介書生，卻有恢復中原的雄心壯志，可惜南宋君王只求偏安不思光復故土，而沒給他實權與兵力去光復中原失土。整首詩雖是在寫鍾尙書北行途中所見，但他卻對南宋國君不思光復故土而感到憤恨。

徐清叟：字真翁，建寧府浦城（今福建）人，嘉定七年（1214 年）進士。歷主管戶部架閣，千籍田令。嘉熙三年（1239 年）以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廣西經略安撫使，嘉熙四年（1240 年），付召闕，權戶部侍郎，載爲侍右侍郎。樂雷發

⁸¹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15。

有詩〈代送徐侍郎赴召〉，徐侍郎即為徐清叟。本詩如下：

大廈誰堪任棟樑，試留齋艦問行藏。
朝廷議論如春雨，吳蜀人才似夕陽。
三漸何曾投砒劑，五寒今望起膏肓。
擬看相業磨崖在，卻到浯溪話別觴。⁸²

此詩為南宋理宗嘉熙四年(1240年)，徐清叟在赴召途中，船舶浯溪，正巧與樂雷發相遇，飲酒話別，樂氏因而做了此詩，全詩雖是樂雷發送友之詩卻也表露出他憂國之心。樂雷發在浯溪遇見徐清叟，問徐要何往，後得知徐氏要赴召抗敵，心中有感而發，覺得國家要能敵抗外敵，乃需要像徐清叟這種棟樑才能堪此大任。此時詩人心有所感，寫出對國家局勢的擔憂，先寫外族入侵，國家危殆，但如何抗敵朝廷卻仍議論紛紛，無人能作主，而朝廷上下有足夠能力能在吳、蜀前線抵抗外族強敵的將才也逐漸凋零。後寫國家朝廷弊病叢生，有著重大隱患，卻沒有防微杜漸也無人想出解決的良方，最終已到病入膏肓的地步了。徐清叟最初指出，大宋有「三漸」，即三大隱患：「國柄有陵夷之漸，士氣有委靡之漸，主勢有孤立之漸。」⁸³三大隱患之重症，既未「刺針通脈」，也未「服藥治療」，病情必然加重。再加上「宗室有阽危之漸」⁸⁴、「有上下偷安，人言為諱之漸。」⁸⁵發展至五寒重症，可以說已是無藥可救了，這些想必是徐清叟對樂雷發所述。

樂雷發此行本來是要到浯溪是要看唐代文學家元結文，書法家顏真卿書的浯溪磨崖，但在此遇見徐之後，心情有所轉變，拿著酒杯跟他話別離，對國家的危亡也憂心悲憤了起來。

⁸²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22。

⁸³ [元]脫脫等撰：《宋史·李韶傳》第18冊，臺北：中華書局，1965年，頁3。

⁸⁴ [元]脫脫等撰：《宋史·李韶傳》第18冊，臺北：中華書局，1965年，頁3。

⁸⁵ [元]脫脫等撰：《宋史·李韶傳》第18冊，臺北：中華書局，1965年，頁3。

李 韶：字元善，號綱齋，福州人。知道州時的紹定四年（1231年）入國子監監丞，因此樂雷發又稱他為李監丞，宋史有列傳。樂雷發有詩〈次韻李監丞城西紀遊〉、〈次韻李監丞同劉玉淵遊七泉〉等詩，李監丞即李韶。節錄本詩如下：

吏統久已紊，使選匪易為。
蠍虺何綦綦，鴻雁何纍纍。
持節豈不多，曠職苟所私。
緬懷紫陽翁，昔使東浙湄。⁸⁶

這首詩是李韶要赴湖南任提舉，樂雷發寫詩贈別，也道出了的朝廷腐敗。首聯寫當時國家的仕官任用已經是很氾濫了，作為身在基層的李綱齋成為湖南提舉使選，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後話鋒一轉，寫朝廷裡如蠍子跟虺蛇的小人如此之多，而那如鴻雁般的忠臣在朝廷中均被這些小人所陷害。朝廷如今固守節操的人已經不多了，反而都是結黨營私，怠忽職守的官員。前兩聯明顯寫出了南宋末年理宗時期小人當政與朝廷的腐敗。這時詩人懷念起朱熹在當浙東刑獄提舉時，糾彈知台州唐仲友與官妓嚴蕊往來，有玷玉箴之事。紫陽翁指的就是朱熹，這也是詩人對友人的期許。

丁 黻：（?-1239）字文伯，號延溪，石棣人，泰亨子。淳熙進士，歷官成都制置使。為政寬大，蜀人德之。嘉熙三年，元兵趨成都，黻率兵夜出城南迎戰，至石筍街力戰死。事聞，謚恭潛，詔立廟祀之。樂雷發有詩〈送丁少卿自桂帥移陣西蜀〉中的丁少卿即是丁黻。在《雪磯叢稿》裡，僅〈送丁少卿自桂帥移陣西蜀〉一首提及丁黻，本詩將於第三章作品探析之第一節中再進行解析。

易 祓：字彥祥，一作彥章，號山齋，潭州寧鄉（今湖南寧鄉縣）人，淳熙十

⁸⁶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4。

一年（1184 年）進士第一，慶元六年（1200 年）除著作郎，知江州，開熙年間詔事蘇師旦而為禮部尚書兼職學識院，師旦敗，貶死。有《周禮周易總義》、《禹貢疆理記》、《易學舉隅》、《周禮釋疑》、《漢南北軍制》、《山齋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雷發人品頗高，而集中有《謁易祓山齋詩》，乃結契於蘇師旦之黨，殊不可解。」⁸⁷然考祓與師旦牽連同敗，在韓侂胄敗之前，而詩稱「淳熙人物到嘉熙，見說山齋亦白髭」，則在祓竄謫之後二十餘年，非有勢焰之可附。「殆以祓究心經學，且前輩舊人，故略其瑕垢而交之，固不足以累雷發也。」⁸⁸由這段敘述可知樂雷發與易祓也密切的交往，樂雷發另有詩〈謁山齋先生易尚書〉，山齋就是易祓的號。本詩如下：

淳熙人物到嘉熙，聽說山齋亦白髭。
文字盡傳融水後，精神如戰辟雍時。
靈椿終不爭朝菌，著草惟堪養壽龜。
細嚼梅花看總義，只應姬老是相知。⁸⁹

易祓與樂雷發的關係密切，我們可以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的一段敘述就可瞭解。整首詩對於易祓的評價甚高，易祓從孝宗到理宗經歷了五十多年的時間，頭髮漸漸白了，也已垂垂老矣。詩人回憶起易祓曾因受蘇師旦案牽連而被貶到融州(今廣西省融縣)，但就在這段貶謫的這段時間潛心文章反而廣為流傳。易祓並不因為被貶而顯得意志消沉，這時的精神就像還在朝中為國子司業得志時並無差別，也寫出易祓之豁達。雖易祓看來行事有所爭議，但樂雷發對好友仍極為推崇，

⁸⁷ [清]永瑤、紀昀等撰：《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317。

⁸⁸ [清]永瑤、紀昀等撰：《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317。

⁸⁹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5。

將易山齋形容成靈椿跟著草不跟朝中的如朝菌的小人相爭。《莊子·逍遙遊》：「朝菌不知晦朔，惠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靈冥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⁹⁰又《列子·湯問篇》云：「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⁹¹著草，《史記·龜策列傳》：「聞著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⁹²樂雷發又認為易祓有輔佐朝廷的能力，就如著草能養活千年獸龜一樣。樂雷發對易祓所寫之《周易總義》也極為讚賞與喜愛，常邊欣賞梅花邊看著此書，心中認為只有周文王是他的知音⁹³。雖是推崇周文王，實則是讚許好友易祓。

楊孟溪：字子儒，為南宋著名文學家楊萬里之子，進士及第，後繼其父為零陵縣丞、零陵博士。1205 年道州判官，1206 年其父親過世石丁父憂而離任道州通判。樂雷發有詩〈謝楊孟溪縣丞會以章墨〉可以證明。本詩如下：

白首侯芭蜀江邊，曾向君家傳太玄。
射熊草賦留殘墨，想應當日還渠得。
飄零蕭灑幾世孫，解得膠法舂玄雲。
物理往來元莫測，後世子孫還舊壁。
君家所有更贈君，君還贈我何殷勤。
感君殷勤復三歎，努力西窗磨鐵硯。
太玄難深吾不為，願寫誠齋易傳探玄機。⁹⁴

樂雷發幼年跟隨父親樂公明拜訪楊孟溪縣丞時，楊孟溪題贈詩文鼓勵，樂雷發因而寫下這首詩。本詩寫楊萬里的先祖楊雄寫有《太玄》一書，並將太玄法傳於鉅

⁹⁰ [清] 郭慶藩：《莊子集釋·逍遙遊》，新北：漢京文化，1983 年，頁 11。

⁹¹ 嚴捷、嚴北溟譯注：《列子譯注》，新北：仰哲出版社，1987 年，頁 116。

⁹²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龜策列傳》，臺北：宏業書局，1994 年，頁 1307。

⁹³ 《周易》乃周文王於羑裡所著，而周文王為後稷之後，別名姬氏，所以才說「只應姬老是相知」。

⁹⁴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11。

鹿人侯芭。《漢書·楊雄傳》：「鉅鹿侯芭，常從雄居，授其太玄法。」⁹⁵詩中樂雷發除了對楊萬里、楊孟溪父子對於先祖楊雄所著之《太玄》努力研究並能瞭解其義理且繼承了楊雄的文學才華十分敬仰。今日楊孟溪贈詩鼓勵樂雷發，樂雷發受此鼓舞，於是決定要努力學習，以不辜負前輩對他的期望。但當時樂雷發還小，《太玄》對他來說太過艱奧難懂，所以他以楊萬里所著之《誠齋易傳》為他學習文學和理學的啓蒙書籍。

趙叔愚：居所稱愚齋，名號愚齋。任司禮，淳祐年間任道州通判。樂雷發有詩〈訪趙叔齋不遇謁者雲入幕抵晚方歸因成一絕奉寄〉可以得到證明。本詩如下：

雪片梅花滿硯池，芙蓉幕裡客歸遲。
今朝解了公家事，儘聽轅門報酉時。⁹⁶

本詩寫樂雷發去拜訪趙叔愚，但主人上朝不在家，樂雷發在屋裡等待主人有感而發寫的詩，讀起來幽靜恬淡。前兩句寫樂雷發到趙叔愚家所看到的景色，雪片跟梅花布滿了池塘，客人就在芙蓉幕裡等著主人回來。後兩句寫趙叔愚結束了一天在朝廷的公務回到家裡，跟著來訪的詩人聽著官署的外門在酉時的報時聲。

二、江湖詩人之友：

戴復古：字式之，天臺人，居南塘石屏山，因此作為自號。孝宗乾道三年（1167）生，負奇尚氣，慷慨不羈，少孤，痛父東臯子遺言，收拾殘稿，遂篤志於詩，從雪巢林景思、竹西徐淵子講明句法，復登放翁之門，而詩益進。南遊甌閩，北窺吳越，逾梅嶺，窮桂林，上會稽，絕重江，浮范蠡，汎洞庭，望匡廬、五老、九疑諸峰，然後放於淮泗，歸老委羽之下。遊歷既廣，聞見益多，為學益高而奧密，

⁹⁵ [東漢]班固撰，顏師古注：《前漢書》第6冊，臺北：中華書局，1965年，頁17。

⁹⁶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32。

以詩鳴江湖五十年。復古平生著作甚豐，我們可以從樂氏所寫之〈寄戴石屏〉（戴石屏即戴復古）、〈與復古叔讀橫渠正蒙書〉（戴復古為樂氏前輩，故稱之為叔）」可以得知樂雷發與戴復古是有交友往來的。本詩如下：

惆悵枯株無翠盤，雲橫太白夢魂寒。
半生驕吝如蝸縮，自把西銘反覆看。⁹⁷

此詩在寫樂雷發與戴復古一起看北宋理學家張載的哲學著作《正蒙》。首詩名可得知戴復古為樂雷發的長輩，雖兩人年齡有一定的距離，但戴復古在其許多作品中指責當時的苟且偷安，與表達收復中原的願望，且對理學有著相同的研究興趣，故與樂氏相投合。

姚 鏞：字希聲，一字敬庵，號雪蓬。剡溪(今浙江省嵊州)人。寧宗嘉定十年（1217年）進士，為吉州判官，以平寇功，擢守贛州，後貶衡陽，有《雪篷集》一卷。姚鏞於宋寧宗嘉定十年(1217年)科舉登進士第。理宗紹定元年(1228年)為吉州判官。姚鏞以平定寇賊戰功遷知贛州。姚鏞為人直言敢諫，疾惡如仇，不避權貴，後因忤逆帥臣被貶衡陽。嘉熙元年(1237年)始，姚鏞離貶所在地。後流落江湖，四方雲遊。景定五年(1264年)，掌教黃岩縣學。在樂雷發的詩作中，有多首贈姚鏞的詩作，如〈寄雪蓬姚使君〉、〈呈姚雪蓬使君〉、〈聞邊報寄姚雪蓬〉、〈登潭州懷雪蓬姚使君〉等詩，可知樂雷發與姚鏞的好交情。〈寄雪蓬姚使君〉詩如下：

湘鱗六六寄相思，疏柳新蟬想別時。
今夜各聽三楚雁，秋風又老一年詩。

⁹⁷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30。

梅花且補離騷闕，蕙苾應為史筆知。

剪竹疑峰新制笛，待衝霜月訪桓伊。⁹⁸

這一首是詩人寫給姚鏞的詩，用以表達對姚鏞的思念。詩中用鯉魚、疏柳、新蟬來形容春季，用梅花、蕙苾來稱頌姚鏞品德高尚，可謂妥貼。

詩人在其家鄉寄書信跟詩給姚鏞。詩人信中寫他始終不能忘懷與姚鏞離別時的楊柳依依與新蟬初鳴的景象。詩人說道，這一年我們各自在湘鄂一帶個自遊歷，晚上各自聽雁鳥在啼叫，驚覺兩人相分別整整已經過了一年了，心中有無比的懷念。詩人覺得姚鏞品德高潔，雖無端受謗，但終會有還他清白的一天來安慰姚鏞。此意指姚鏞因為得罪權臣而貶官衡州，但期間的是非終將弄清楚。最近詩人在九疑山剪竹特地新制了一支柄笛，待詩人前去拜訪，聽你用這支笛子在淒清的秋夜吹笛。這除了表示詩人將前往拜訪，也寄寓了對方如桓伊般有軍事才幹，聰穎敏悟且簡樸直率。桓伊，東晉時人，曾任淮南太守、豫州刺史，參與淝水之戰，與謝玄、謝琰大破前秦軍於肥水，穩定了東晉偏安的局面。桓伊「有武幹，標悟簡率」，喜音樂，善吹笛，號稱「江左第一」。

曾極：宋撫州臨川人，字景建，號雲巢。曾滂子，家學。朱熹得其書及詩，大異之，遂書問往來，期以深望。因題詩金陵行宮龍屏，忤丞相史彌遠，謫道州，卒。有《舂陵小雅》、《金陵百詠》等。樂雷發有詩〈濂溪書院弔曾景建〉，本詩如下：

大極樓頭霽月寒，斷弦綠綺不堪彈。

窗前自長濂溪草，澤畔還枯正則蘭。

蒼野騷魂惟我弔，烏臺詩案倩誰刊。

傷心空有金陵集，留與江湖灑淚看。⁹⁹

⁹⁸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5。

此詩在悼念因一場詩案而遇害的好友曾極，而曾極曾在濂溪書院待罪讀書，且卒於濂溪書院，故樂雷發在濂溪書院悼念他。詩人讚揚曾極有著光風霽月的品格，卻因遭遇詩案而飽受摧殘，讓人不忍提及。好友因故殞命，濂溪書院也長滿雜草，沼澤畔的蘭花也枯萎，此情此景讓詩人對曾極的不幸的遭遇感到哀傷。詩人悲嘆，想著曾極被害之後還可以去憑弔，但他所遭受的詩獄冤案，誰能為他消除跟平反呢？詩人對此無能為力，唯有惆悵的看著曾極所寫的《金陵百詠》，為他逝去的生命流淚悲傷。

三、同鄉文友：

李伯輝：湖南寧遠縣下灌人，為齊朝開拓南蠻大使李道辯的後代，也是樂雷發的好友。李伯輝為淳祐七年（1180年）進士。樂雷發有詩〈贈李伯輝家譜詩〉，本詩如下：

盪寇將軍後，唐朝李邵家。

綠華雙薦者，況復古今誇。¹⁰⁰

此詩提到李伯輝兩位在歷史上享有名聲的先人，即李道辯與李邵。李道辯，本臨洮荻道(今甘肅臨洮縣)人，生於劉宋元徽元年，仕蕭齊，以功封蕩寇將軍，又嘗為開拓南蠻大使，屢征徭寇，卒於寧遠，今寧遠縣境有其後裔。李邵，字子玄，號西貞，延唐(今寧遠人)，唐文宗大和元年(827)以第一人進士及第，授河南參軍。大和二年，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大和四年（830年），升賀州刺史。

除了李邵的公正正直的氣節受到敬重外，李伯輝的第七是祖李絢也受到推崇。李絢，字晦叔，北宋天聖五年(1027年)進士及第，初授大理評事。吉水

⁹⁹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25。

¹⁰⁰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28。

縣會秋試，李絢為考官，以劉沆文行間被為首選。劉沆尋即登進士上第，後至相位，欲用李絢，李絢避而不見，以朝奉郎、太常博士致仕。

李邵曾有讓第之疏，李絢有推官不就，是寧遠縣的兩位賢者，連住在九疑山的神仙也推薦，此詩除在表彰李伯輝先人的偉大事蹟外，似也稱讚李伯輝繼承了先人的美德，或也期許他與先人看齊。

李景魏：樂雷發同鄉，曾在桂林供職。樂雷發有詩〈桂林懷李景魏〉可為證明其為好友。本詩如下：

陽華萬疊雲，無計得相尋。

所學皆時好，何人知爾心。

莎城百粵遠，雪嶠一翁吟。

已是懷人極，天寒奈水深。¹⁰¹

本詩寫出樂氏對李景懷思念之情。詩寫李景魏住在重山疊雲的陽華岩裡，實在沒有辦法找尋得到他，可見李景魏此時正隱居山林之中，連他的同鄉好友樂雷發也找不到他。李景魏不流於時俗而專研學習時人的喜好，也因為如此，沒人能瞭解他的內心。詩人想念李景魏，但兩人相距實有如北疆莎城，南疆百粵之遠，此時的樂雷發也只能一個人坐在高山上獨自吟詩。但樂雷發對李景魏已經思念到了極點了，無奈天氣寒冷河水又深，重重阻礙讓樂氏見李景魏更是遙遙無期。

四、其他友人

許玠：字介之（生卒年不詳），祖籍河南襄邑（今河南睢縣），宋室南渡時徙居湖南常寧，遂落籍。南宋理宗寶慶年間（1228—1230）進士。嘉泰二年（1202年），自衡州攜詩拜見周必大，必大為之題跋。端平中，以薦補官，任衡州戶掾。曾參

¹⁰¹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35。

軍事，人稱其智略縱橫。告歸後，定居常寧縣東鄉東溪之濱，建譽文堂爲講學著書之處，時人稱之爲東溪先生，著有《東溪詩稿》。從樂雷發詩集中有多篇寫思念或訪問或贈送許玠的詩，可知其與許玠是極爲要好的朋友，如：〈常寧道中懷許介之〉、〈寄許介之〉、〈許介之館僕於東溪臨發贈別〉等六首。〈寄許介之〉詩如下：

惹得詩名遍九州，酒徒棋伴半公侯。
離騷甘隱魚鱗屋，樂府多傳鳩鵲樓。
醉葉幾窠藏菊徑，蠹荷三畝護漁舟。
中原應有樓蘭國，空鎖吳鈞到白頭。¹⁰²

本詩樂雷發在感嘆許玠不但有詩名且有很好的軍事才能，卻殺敵無路、報國無門，閒白了少年頭。許玠的詩名雖傳遍天下，但空有才能卻只能告歸隱居，就好比把離騷藏於魚鱗屋，把樂府藏於鳩鵲樓裡。詩人把醉葉與蠹荷來比喻許玠，謂許玠可保衛國家爲國家做出貢獻。此時國家遭受盟軍侵略威脅，正是許玠大展長才，領軍抗敵之時，但朝廷卻不用許玠如此將才之人，語中透漏了無奈與不滿。

沈莊可：號菊山，稱之爲菊花山人，宜春人，曾爲錢塘令。樂雷發有詩〈訪菊花山人沈莊可〉。本詩如下：

網盡珊瑚採盡珠，只餐秋菊養詩臞。
永嘉同社聲名在，乾道遺民行輩孤。
我恨朱門無食客，君言青史有窮儒。
飢寒正用昌吾道，且對鈴岡共撚鬚。¹⁰³

¹⁰²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7。

從詩中可知沈莊可生活窮困清苦，只吃落下的菊花來養活他這樣顏貌清癯的人。永嘉學派的名聲雖還存在，但從孝宗時期還留下來的詩人已寥寥無幾，備感孤獨，說明著沈莊可有著很好的詩名。詩人覺得權貴之家沒有像戰國時期孟嘗君這樣培養人才，讓樂氏感到惋惜與痛恨，也是對沈莊可的才華未受賞識有所打抱不平。沈且說貧窮的讀書人還是可以流於青史之中，可見沈莊可並不汲汲於名利。現在雖然兩人都過著貧寒的生活，卻是在張揚我的正道，我們兩人就對著鈴岡推敲詩句而捋鬚吟哦。

蕭大山：即蕭崱，字則山，臨江人，邵定五年進士。樂雷發有詩〈寄蕭大山兄弟〉、〈送蕭大山赴新興令〉。本詩如下：

翡翠芙蓉去路荒，許渾詩裡認封疆。
昔聞古佛傳宗印，今得吟仙綰縣章。
魚婢蟹奴供俎豆，馬人龍戶雜耕桑。
澹翁應解知心事，試汲寒泉薦瓣香。¹⁰⁴

本詩寫蕭大山要赴新興令，樂雷發為他送別所寫的一首詩。蕭大山要任新興令，此路一去將盡是荒煙之路，而蕭氏要赴任的新興也會是一個水鄉。因詩中提到唐朝詩人許渾，詩多用水字，如「門外滄浪水」¹⁰⁵、「雨中耕白水」¹⁰⁶、「沙鳥獨飛秋水涼」¹⁰⁷、「故國東來渭水流」¹⁰⁸，致招來後世「許渾千首溼」¹⁰⁹之謂。蕭大山在許渾詩中任官，意同在多水之處任官。在此之前，唐朝有六祖慧能是新興人，

¹⁰³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26。

¹⁰⁴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26。

¹⁰⁴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26。

¹⁰⁵ 〔清〕聖祖御定：《全唐詩》第8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頁6036。

¹⁰⁶ 〔清〕聖祖御定：《全唐詩》第8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頁6037。

¹⁰⁷ 〔清〕聖祖御定：《全唐詩》第8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頁6104。

¹⁰⁸ 〔清〕聖祖御定：《全唐詩》第8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頁6085。

¹⁰⁹ 〔宋〕胡子：《苕溪漁隱叢話》上冊，臺北：世界書局，1976年，頁162。

此乃慧能從蘄州黃梅寺五祖弘忍受衣鉢，故可稱為新興人。今日則有閣下繫著官印在此當縣令，樂雷發似要把蕭氏與六祖慧能相比擬，或有溢美之處，但蕭氏乃樂氏的好友，如此比擬或無可厚非。在新興縣，當地居民都是拿小魚跟小蟹來祭祀，魚婢乃小魚之義，而蟹奴乃小蟹之義。在當地也有住東漢馬援的後代與南方夷族在此耕種，從事農作生產，居民生活原始單純。樂氏期望好友在這蠻荒之地能平淡過生活，閒來也可以打寒泉來喝或可聞著花香，這樣的生活應也頗為愜意。

唐 容：湖南永洲人，博學強記，與唐麟、樂韶同學，俱有大志，號稱永洲城南三傑。開禧元年（1205 年）知邕州。交趾入寇，唐容以兵抗擊取勝。晚年，退隱零陵麻姑山中，字稱雲壑老人。樂雷發有詩〈餞雲壑唐使君赴邕州〉，唐使君即是唐容。本詩如下：

□ 筍竹畔擁雙旌，回首江籬隔楚汀。
曾向前賢參學問，且教遠俗識儀型。
安南兵息塞烽冷，羅殿馬來蠻草青。
悵望鈴齋何處是，遙瞻朱雀認詩星。¹¹⁰

本詩直書「安南兵息烽煙冷」，讚揚唐使君的當政作為。唐容，湖南永州人，知邕州時率兵抗擊交趾國的入侵，取得勝利。那時，積弱積貧的南宋王朝四面受敵，且節節敗退，當唐容取勝的消息傳來，少時樂雷發是該多麼地以這個老鄉為豪，不由得「遙瞻朱雀認詩星」。朱雀，南方神鳥，詩人希望唐使君能像朱雀一樣祈福一方。

李 劉：字公甫，號梅亭，江西崇仁縣人。常從真德秀遊，舉嘉定元年進士，歷官禮部郎官間崇正殿說書，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吏部郎中，又為成都路轉運判

¹¹⁰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20。

官，寶章閣待制卒。有《詩文類稿》、《四六標準》四十卷，收入《四庫全書》。

樂雷發有詩〈謁李梅亭〉可知他們有所交往。本詩如下：

力拔鯨牙氣貫虹，玉堂歸只守文窮。
世無真魏扶吾道，人以乾淳望此翁。
大地精靈藏筆下，國家命脈寄山中。
縉袍羸駟崇仁路，正擬登門聽擊蒙。¹¹¹

詩人稱讚李劉在朝爲官時能不畏強權，敢於伸張正義，就像可以徒手拔起鯨牙，而當李劉告老還鄉，卻也能吟詠自適。然現今世上已無像真德秀、魏了翁一樣能屢進忠鯁之言的人物了，朝廷已被權臣所操控，但樂雷發希望在理宗之朝也能再親眼見到像孝宗時代的清明政治，而這就只能靠李劉一人了。可悲國家的人才因被權臣排擠，要不是遊學江湖，著書立說，就是隱居山林，而這些人正是國家的命脈啊！

詩人這一趟穿著惡衣騎著瘦馬，從真德秀的家鄉和真德秀早期任職的南劍州一帶，往崇仁縣拜謁李劉，向李劉登門求教，請給於啓發蒙昧，對李劉極爲崇仰。邵有煥：字梅仙，號瓜坡，曾爲含山尉。樂雷發有詩〈送邵瓜坡試湖南漕舉〉，此乃送邵往湖南應試之詩。本詩如下：

槐花匝路促湘行，閩賦唐詩舊擅聲。
有志向曾言國事，論心何止在科名。
畢方夜煽杭都火，大角秋纏蜀道兵。
莫作腐儒場屋話，琅玕滿腹正須呈。¹¹²

¹¹¹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22。

¹¹²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20。

這首詩是寫樂雷發送好友邵有煥前往湖南應詩所寫。漕舉為宋代科舉解試的一種。詩人好友有好的詩名，在槐花盛開的八月，正要前往湖南參加應試，詩人稱讚他這位好友關心國事，但不在意功名，然江淮今都是烽火硝煙，蜀地也為蒙軍所侵略，所以詩人寄望好友不要向他這樣對於國家的危難，雖有著滿身的抱負，卻只能在科考場上抒發，實無濟於事。從詩中我們可以體會詩人真正想做的是把他滿腹的經綸學問能夠付諸實行，以為國家盡心力。

李煥雲：樂雷發同鄉，生平事蹟不詳。樂氏有〈送李煥雲赴恭城主簿〉詩，本詩如下：

恭城山水接三湘，應覺他鄉是故鄉。
官況不妨棲枳棘，客程還見食檳榔。
寒暄未定宜加愛，事業無窮要自強。
千古忠魂如可問，試吟雞井漱吟腸。¹¹³

本詩寄言這位即將赴任為恭城主簿的老鄉要勤政自強、愛民憂國以樹忠業。老友李煥雲要去恭城當主簿其實就離三湘不遠。恭城，即南宋昭州宮城縣，今屬廣西恭城縣，與湖南古道州今永州市江華縣山水相連，去了恭城縣距離湖南不遠，景色相近，所以就像家鄉一樣。然恭城縣官場險惡，充斥著奸佞或小人，且該縣地處偏遠，居民還有著嚼檳榔的習俗，可見李煥雲此去就任的艱辛。雖此路一去，必遭艱險，但詩人仍要這位老友到任之後要奮發自強，當個要勤政愛民的官吏，以為後世所稱頌。

由本節的樂雷發交友網絡可知，樂氏所交之友均為品德高尚之士，無攀附權貴之仕宦之友或干謁公卿之江湖詩友，這也可讓樂雷發的人品為後世所稱頌。

¹¹³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23。

第四節 樂雷發詩歌創作之淵源

樂雷發詩集中也有些作品風格近於江湖詩派。但從總體而論，他的詩確實與江湖派詩風迥異。除跟江湖詩派有關係外，樂雷發從小生長與長期隱居的地方，與他所博覽的群書對其詩歌創作均有很大的影響，也成爲他詩歌創作的淵源，茲將其詩歌創作淵源列爲下列幾項：

一、環境的影響

樂雷發的詩歌深受到沅湘大地的薰陶，這裡的人文風貌、自然山川，帶給詩人源源不絕的詩作靈感。劉勰《文心雕龍·物色》云：

若乃山林泉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則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¹¹⁴

本文提到屈原被放逐於沅湘楚流域，在山林水澤間感物抒懷，寫下了《離騷》、《九歌》、《九章》等動人詩篇，沅湘楚流域就成爲優秀作品的靈區寶地。王勃〈越州秋日宴山亭序〉亦云：「東山可望，林泉生謝公之文。南國多才，江山助屈平之氣。」¹¹⁵也說明了林泉、江山可以助長詩人們的情思文彩。陸游〈偶讀就搞有感〉更直言：「揮毫當得江山助，不到瀟湘豈有詩。」¹¹⁶而江山指的不僅只是湖南特殊的瑰麗山水，還包含孕育於此的湖湘文化。這種獨特的地理環境與人文環境都對此地的詩人們產生深淺不一，程度不同的影響，自然也影響樂雷發詩歌的創作。

(一)、舜文化與九疑山

¹¹⁴〔南朝梁〕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710。

¹¹⁵〔清〕董誥等編：《全唐文》第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812。

¹¹⁶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41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25354。

何謂舜文化？鄭國茂之《舜帝之謎》這樣說：

什麼是舜文化呢？所謂舜文化，就是我國上古舜帝時期所產生的人們社會生活中精神行為的規範。它是舜帝畢生身體力行所創造的文化。舜文化的突出特徵是它的原創性和正統性。¹¹⁷

大陸學者李德勛之〈舜文化初探〉也云：「舜文化是舜帝身體力行創造的，是舜帝平生實踐的結晶。」¹¹⁸這些說出了舜文化的定義，而舜文化的基本內涵又是什麼呢？〈舜文化初探〉又云：

對於舜文化的內涵，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人們認為僅限於「倫理道德」。通過對史料的認真研究，筆者認為它是道德文化的集合。舜文化是家庭、社會、職業、政治道德的集合。基本上構成了完整的道德文化體系。¹¹⁹

舜以天、地、人為根本為出發點，構築了天道、地道、人道的道德規範，從而確定了包括倫理道德、職業道德、政治道德與宇宙道德為內涵的理念，而樂雷發一生期望政治清明，主張恢復中原，力抗盟軍的精神正是舜文化內涵的體現，我們可以從樂雷發的愛國詩歌中完全感受出。而舜文化的核心價值又是什麼呢？《舜帝之謎》這樣說：

我們說舜帝精神是一種忍辱負重的自我犧牲精神；艱苦奮鬥的實踐精神；自強不息的創業精神；公而忘私的奉獻精神。而舜帝精神內核是「和」。¹²⁰

¹¹⁷ 鄭國茂：《舜帝之謎》，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138。

¹¹⁸ 李德勛：〈舜文化初探〉，《湖南社會科學》第5期，1998年，頁65。

¹¹⁹ 李德勛：〈舜文化初探〉，《湖南社會科學》第5期，1998年，頁65。

¹²⁰ 鄭國茂：《舜帝之謎》，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143。

「和」是舜畢生所追求的崇高目標，也是他最突出的精神思想，更是舜文化的精神內核。

樂雷發生於寧遠居於九疑山，九疑山位於寧遠縣城南，為舜文化的發源地之一。《山海經》卷十八〈海內經〉載：「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淵，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¹²¹《史記·五帝本紀》云：「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¹²²另《水經注》記載：

營水出營陽冷道縣南山，西流逕九疑山下，蟠基蒼梧之野，峯秀數郡之間。羅巖九舉，各導一溪，岫壑負阻，異嶺同勢，遊者疑焉，故曰九疑山。大舜窆其陽，商均葬其陰。山南有舜廟，前有石碑，文字缺落，不可復識。

123

我們可發現，在中國上古時代的典籍已多有記載舜崩於南巡，葬於九疑山。近年出版的專書《湖湘文化通論》也有以下的敘述：

尤其是舜，更是死於湖南，葬於寧遠縣的九疑山——這是傳世唯一可靠的舜地墓葬，不但載於史實，還在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古地圖上已經證明。¹²⁴

雖然舜帝在九疑山生活了多久無法考證，但這裡瀰漫的濃郁的舜文化氣息，是任何一個地方都無法比擬的。受舜帝及舜文化的強烈薰陶，九疑山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民風，而久居九疑山的樂雷發也必受到這樣的薰陶。鄭國茂所寫《舜帝之謎》

¹²¹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頁521。

¹²²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五帝本紀》，臺北：宏業書局，1994年，頁34。

¹²³ 〔後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第4冊，台北：莊嚴出版社，1991年，頁3123-3124。

¹²⁴ 聶榮華、萬里主編：《湖湘文化通論》，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38。

一書之〈九嶷山民風與舜文化〉章節提到：

無論是唐代狀元李郃，還是宋代狀元樂雷發，他們都生在九嶷山，長在九嶷山，被九嶷山的清風流泉薰陶。¹²⁵

而舜文化對樂雷發人品德行的影響，《舜帝之謎》有云：

學成以後，不為功名利祿所困，而是心系國祚，為民而憂，一身正氣。李郃的讓第於劉蕢，樂雷發的門徒姚勉的讓第於師，其思想與行為是何等的相似；李郃在賀州時對百姓中難為生計者的救濟之舉，與樂雷發在《逃戶》一詩中所表達的「租貼名猶在，何人納稅錢……。」那種同情勞苦大眾的心聲是何等的相似。李郃與樂雷發所處的時代一個在唐代，一個在宋代，相隔四百年，是什麼原因使他們品德驚人的相似呢？仔細想想，他們自小就生活在舜帝藏精之所的九嶷山下，自小接觸的就是關於「孝祖」、「德聖」的動人故事，自小接受的就是舜文化的沐浴和洗禮，正是這種文化淵源相同的地域教育，培養出了他們十分相似的思維方法和辦事風格。¹²⁶

所以我們可以說，樂雷發詩中表現的憂國憂民，安貧樂道不干謁公卿，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受舜文化的影響。

九嶷山秀美清麗的自然風光，樸實淳厚的民情風俗、悠遠神奇的遠古傳說和詭譎誕幻的釋道神話，更給這裡的人們平添了許多浪漫主義情調，豐富了舜文化中本有的道家內涵。《舜帝之謎》一書又提到：「舜帝的道德境界達到了人與自然

¹²⁵ 鄭國茂：《舜帝之謎》，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148-149。

¹²⁶ 鄭國茂：《舜帝之謎》，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149。

和諧相處，亦即『天人合一』的境界。」¹²⁷這與道家「與天地萬物相和諧」¹²⁸的思想相同。樂氏詩中也屢有表現這種道家情調的詩歌，〈九疑紫霞洞歌〉、〈壺中天贈侯明父〉是這方面的代表作。〈九疑紫霞洞歌〉看上去受李白〈蜀道難〉、〈夢遊天姥吟留別〉影響很深，然而其想像卻根植於以九疑為中心的文化背景：

湘濱兩妹不敢到，悵望蒼梧雲縹緲。爾來三千三百年，斑龍空臥金光草。
我採姮女江華濱，是為三十六帝之外臣。」¹²⁹又「人言有路通桂林，乘興
欲尋日華君。吾聞洞中大小洞天三十六，帝遣列真分治局。上界官府應更
多，定知此洞今誰屬。猗歟奇哉，紫霞之洞真天開。我上會稽探禹穴，複
浮滄海頓天臺。」¹³⁰

這些詩句，都明白地昭示著詩人對自由世界的心儀。〈壺中天贈侯明父〉把想像世界和現實世界打成一片，讓我們更多地看到了詩人的道家情懷：

蓋頭即可居，容膝即可安。連雲大廈千萬間，何如壺中別有天。壺中何所
有，筆牀茶竈葫蘆酒。壺中何所為，目送飛鴻揮園絲。窗前祝融老僧竹，
壁上九疑狂客詩。壺中主人知為誰，啖棗仙伯雪鶴姿。左攬玄微袂，笑移
砥柱弄河水；右拍長房扇，飽餐麟脯傾玉舷。蓬萊山，在何處，勸君且占
壺中住。不曾上列金馬門，也應不識崖州路。探禹穴，浮沅湘。腳下塵
土鬢上霜，我到壺中如故鄉。」¹³¹

¹²⁷ 鄭國茂：《舜帝之謎》，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142。

¹²⁸ 詹石窗、謝清果：《中國道家之精神》，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73。

¹²⁹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09。

¹³⁰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0。

¹³¹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1。

詩中狹迫的居室、清苦的生活、消逝的年華與空靈的心境、恬淡的情懷、狂放的個性形成巨大反差，凸現出詩人與友人所共同追求的道家超邁人格理想。

樂雷發很多的詩，也都洋溢著很深的九疑山情節。所留存於世的直接抒寫九疑山的詩中，除了〈九疑紫霞洞歌〉，最為直白地表達對九疑山的家鄉情結的還有〈春陵道中望九疑〉與〈象岩銘〉。在〈春陵道中望九疑〉中，樂雷發寫道：

九歌悲咽九疑峰，萬里孤臣怨莫從。

楚雨那歸汾水曲，嶺雲別向洞天封。

祠宮秋老哀回雁，寢苑春寒響夜松。

待向寒來攜玉琯，月明吹徹幾芙蓉。¹³²

在〈象岩銘〉中直白地表達「我愛斯岩，原象之美。」¹³³詩中，樂雷發情繫九疑山的花草、玉琯、楚雨、嶺雲、祠宮、回雁、夜松，還親自為九疑山象岩命名作銘記。樂雷發另著有〈遊紫霞巖賦〉¹³⁴，紫霞巖位於九疑山，晚年樂雷發遊歷此地寫成此賦，賦中洋洋灑灑對紫霞巖的山水景色有詳盡與生動的描述，氣勢雄偉，起伏跌宕，充分的表現了對家鄉九疑山深切的情懷。

(二)、湖湘文化

湖湘文化，是指一種具有鮮明的特徵且相對穩定，並有傳承關係的歷史文化形態。先秦、兩漢時期的湖南文化須納入到另外一個歷史文化形態—楚文化中。屈子的詩歌藝術、馬王堆中的歷史文物，均具有鮮明的楚文化特徵。從南北朝至唐宋以來，由於歷史的發展變遷，特別是經歷了宋、元、明幾次大規模的移民，

¹³² 本詩引轉至零陵詩社《零陵歷代詩選》，1988年版，編者、出版社不詳，頁19。據《零陵歷代詩選》註明，該詩為宋代樂雷發所作，出自《雪磯叢稿》。但在宋代陳思所編、清代潭溪版和讀書齋刊三種版本的《雪磯叢稿》中，並沒有這首詩。

¹³³ [宋]樂雷發著、蕭艾注：《雪磯叢稿》，長沙：嶽麓書社，1986年，頁119。

¹³⁴ [清]曾鈺纂修：《湖南省寧遠縣志》第3冊，臺北：成文出版社，未註出版年，頁1008-1015。

使湖湘人民在人口、風尚、習俗、思想觀念上都發生了重要變化，從而組合建構出一種新的區域文化形態，稱之為湖湘文化。

1. 湖湘文化形成與發展的環境與背景

湖湘文化始於遠古，而不斷流傳至今的一個地域性文化。湖湘文化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體系，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必受到獨特的自然環境、人文環境的影響。

一是自然環境。湖南是位於中國南方的一個內陸省份，煙波浩淼的「八百里洞庭」在先秦的諸多古籍中被記錄為中國專屬名詞「五湖四海」中的「五湖」之一，它是古代中原進入湖南的必經之地，如傳說中的舜帝南巡及娥皇、女英二妃千里追尋，都必須途經洞庭湖；又因湖南域內四大河流之中最大河是湘江，早在漢代就被人稱為「湘」，至唐代，「湖南」（洞庭湖之南）、「湖湘」（洞庭湖、湘江）的稱呼便絡繹而出。錢基博在其《近百年湖南學風》之提到：

湖南之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群苗所萃，蓋四塞之國。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嶺，灘河峻激，而舟車不易為交通。頑石赭土，地質剛堅，而民性多流於倔強。以故風氣錮塞，常不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風氣自創，能別於中原人物以獨立。人傑地靈，大德迭起，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宏識孤獨，涵今茹古，罔不有獨立自由之思想，有堅強不磨之志節。湛深古學而能自辟蹊徑，不無古學所囿。一以淑群，行必勵己，以開一代之風氣，蓋地理使之然也。¹³⁵

仁者樂山，智者樂土。湖南的山水潤育了鐘靈毓秀的湖南人。再加上夏日高溫，冬日酷寒，溫差大，雨量多，水患頻繁。在這塊土地上討生活，必然要付出艱辛的勞動，也會練就頑強拼搏的精神，因此民性多流於倔強。

¹³⁵ 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長沙：嶽麓書社，1985年，導言。

二是人文環境。湖南自古便是少數民族聚居地，據2005年統計，至今居住著41個少數民族。歷史上漢文明的中心在中原一帶，長沙一帶是少數民族勃發興旺之地，其盛況頗類似當今的雲、貴、川諸省，不過後來因漢文明的擴張而繼續向西南退縮了。長期與苗、瑤、侗、壯、回、維吾爾等少數民族相互影響和聯姻，後代的湖南人無疑繼承了其強韌、獷悍的遺傳基因、血統與習性。

2.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

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為以下五個方面：「淳樸重義」、「勇敢尚武」、「經世致用」、「心懷天下」、「自強不息」。「淳樸」，即敦厚雄渾、未加修飾、不受拘束的生猛活脫之性。「重義」，即強烈的正義感和向群性。「勇敢尚武」，即臨難不懼、視死如歸的精神。二者融貫，構成了湖湘文化獨特的強力特色，具有鮮明的英雄主義色彩。也就是錢基博先生所說的：「湖南人所以為湖南，而異軍突起以適風土者，一言以蔽之曰強有力而已。」¹³⁶「經世致用」，即重視實踐的務實精神，是實踐理性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參與意識的集中體現，這一普遍性範疇一旦與英雄主義相結合，就成為一種「當今天下，捨我其誰」的「敢為天下先」的豪邁氣概，給湖湘文化提供了明確的奮鬥目標。「心懷天下」，即是勇於獻身的愛國情操，「自強不息」是「天行健」的宇宙精神的基本形態，而在湖湘文化中，則將它列為「人極」的範疇，視為文化的「極則」。這就賦予了湖湘文化獨特的哲學依據。正是由於這點，湖湘文化具有了「獨立不羈，遁世不悶」的特殊品格。

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具體表現在：一是湖湘文化的政治意識極為強烈。從宋代湖湘學派創立時起便已形成的經世致用的學風在湖南士人中代代相傳，它強調理論聯繫實際，尤其註重解決現實中的實際問題。故此也就造就成了湖湘文化中的政治意識極為強烈的現象。二是湖湘文化中的愛國主義傳統尤為突出。三是湖

¹³⁶ 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導言。

湘文化中蘊藏著一種博採眾家的開放精神與敢為天下先的獨立創新精神，「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湖湘文化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之所以能夠成爲一種獨具特色的區域文化，就在於它具有博採眾家的開放精神。

3.湖湘文化與樂雷發

樂氏之所以被歸入江湖詩派卻又迥異於江湖詩派，是因爲他的詩歌植根於湖湘文化，其主導精神體現的是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其中影響他最深的就屬屈原及其離騷與湖湘理學。

(1)屈原及其離騷

湖湘文化及其所代表的湖湘文學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早在先秦兩漢，湖湘文學就以屈原爲代表人物，表現出熾熱的愛國精神。屈原以其熾熱的愛國情懷寫了以《離騷》爲代表的楚辭，表達了振興楚國，眷戀故土，至死不渝的愛國情感。屈原的創作成爲湖湘文學愛國主義精神的濫觴，其身上所表現出來的這種愛國主義成爲後來湖湘作家愛國主義精神的重要源泉。《湖湘文化通論》云：

最早在湖湘大地奏響愛國主義樂章的是屈原。……他深愛自己的祖國但又無力回天，只有將滿腔憂憤傾注於詩歌創作之中，《離騷》、《天問》充分表達了他忠貞深厚的愛國情操。……他的思想和行爲對湖湘文化精神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¹³⁷

屈原雖遭讒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終以祖國的興亡、人民的疾苦爲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奮發圖強，做個中興之主。他明知忠貞耿直會招致禍患，但卻始

¹³⁷ 聶榮華、萬里主編：《湖湘文化通論》，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69-70。

終「忍而不能捨也」¹³⁸；他明知自己面臨著許許多多的危險，在「楚材晉用」的時代完全可以去別國尋求出路，但他卻始終不肯離開楚國半步。表現了他對祖國的無限忠誠及其「可與日月爭光」的人格與意志。而樂雷發所處的時代，前有投降派史彌遠執政，為官之時又有奸臣賈似道、丁大全之類橫行朝廷。而樂氏又不附幸臣，幾議時政與執政不和，理宗皇帝雖然賞識樂氏，但終不重用。眼看進言不用、報國無門，樂氏只得辭官歸隱。屈原的遭遇與樂雷發有所相似，同樣有著愛國的情操，雖然有心報國卻也無力回天，這給樂雷發創作「情推民生，憂國憂民」詩歌的養分。

樂氏詩中頗有深得楚騷遺意之作，如〈寄雪蓬姚使君〉、〈佳人兩章寄許東溪〉等都屬此類，後者云：

衡之山，鬱蒼蒼。我有佳人，在山之陽。木難為佩兮雲錦為裳，愛而不見兮我心憂傷。安得為鯤鵬，凌風置君傍。衡之山，鬱蒼蒼。

衡之江，清且漪。我有佳人，在江之湄。朝餐落蓀兮夕饌江蘺，欲往從之兮我馬虺虺。安得為琴高，沿波與君隨。衡之江，清且漪。¹³⁹

樂雷發所理解的楚騷精神就是忠而被謗，發憤抒情而詞兼比興。〈聽廬山胡道士彈離騷〉其一云：

廬山道士菊潭仙，前世滄浪握楚荃。
莫道離騷遺響絕，孤鈞寡珥尚能傳。¹⁴⁰

¹³⁸ 盧秀如：《離騷譯註》，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92年，頁36。

¹³⁹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2。

¹⁴⁰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33。

其二云：

弔湘誰解薦江蘼，忠憤泠泠寫七絲。

愁絕九疑山下聽，重華應許就陳詞。¹⁴¹

大概是因爲樂雷發對楚騷情有獨鍾，故因而對唐代湖湘詩人李群玉(今湖南澧縣人)未能繼承楚騷比興傳統而頗有微詞。其〈讀李群玉集〉云：

捐玦江頭弄釣舟，蘭花杜若滿芳洲。

如何才子無騷思，只咏薔薇與石榴。¹⁴²

樂雷發認爲李群玉的詩內容較貧乏，格調也不高，譏其識小遺大，此言之「大」指的即是離騷，整首詩可以看出對李群玉表達他的不滿。

(2)湖湘理學

湖湘即是湖南，湖湘理學起於北宋湖南道州人周敦頤，而正式形成於南宋，代表人物是張栻。政治思想方面，湖湘學者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湖湘學者堅決主張抗金，收復中原，大陸學者劉德貴這樣描述湖湘學派的愛國思想：

湖湘學派創立時正面臨著宋金交戰、民族矛盾十分尖銳的社會狀況，面對國家危亡，湖湘學者們堅決主張抗金、反對議和，重「行」的學風表現為崇高的民族氣節和不惜赴湯蹈火的精神品質。¹⁴³

¹⁴¹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33。

¹⁴²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30。

¹⁴³ 劉德貴：〈湖湘文化愛國主義傳統的形成與發展〉，《湖南商學院學報》第6期，2000年11月，頁95。

學術思想方面，以性為本體的理學思想和重踐履的經世務實學風是湖湘理學的主特徵。

湖湘學派在創立之初就強烈反對為學「不充實用，平居高談性命之際，疊疊可聽，臨事茫然」的「腐儒」學風，重視經世濟民，主張「通曉時務物理」、「留心經濟之學」，胡宏云：「聖人之道，得其體必得其用。有體而無用，與異端何異？」張栻提出：「士君子之學，不過一實學」。因此在知行關係上，湖湘學派重「行」的作用，強調致知力行，知行互發，認為：「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若為今人踐履，直是未嘗真知耳」，這就是湖湘學派的重「行」學風。¹⁴⁴

樂雷發受湖湘理學浸潤很深，在政治思想方面可以從他創作的愛國詩歌中體現。在學術思想方面，樂雷發的詩中，屢屢提到理學家周敦頤、張載、朱熹、張栻等，以表達對他們的敬慕之意，〈無題〉云：「只今心印誰傳得，自摺通書波篆灰。」¹⁴⁵，樂氏讀喜讀周敦頤所著之《通書》，自覺心有所得。然而樂氏對湖湘理學的內在精神有獨特見解跟體會，在〈擬長沙訪姚雪蓬至永返賦此為寄〉詩中，他告誡友人：「今傍南軒住，應知理趣精。《通書》多似《易》，《論語》不言誠。」¹⁴⁶南軒就是張栻。張栻非常推崇周敦頤，其學受程頤影響，標舉一個「敬」字，又認為切實處乃在於踐行。樂氏說「應知理趣精」，即是強調南軒之學理趣精微處全在居敬踐行。樂氏詩中說「《論語》不言『誠』」，顯然有傾向南軒而不同意朱子之意。在〈登濂溪太極樓〉中他更是明確表達了自己對湖湘理學精神的理解：

¹⁴⁴ 劉德貴：〈湖湘文化愛國主義傳統的形成與發展〉，《湖南商學院學報》第6期，2000年11月，頁95。

¹⁴⁵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30。

¹⁴⁶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37。

岑樓跨層崖，灌木翳頽沼。
曠哉宇宙心，況茲展遐眺。
前哲日以遠，川麓被文藻。
芳甸馥荃蘅，江渚雜鳧鳥。
亭亭沼中蓬，冉冉庭下草。
扣寂參太極，撫化領眾妙。
俗薄神理乖，力柔聖途杳。
英英考亭翁，反心會天奧。
萬裡察良言，一誠貫元造。
勗哉登樓人，畢景盡此道。
深根複深根，篤行以為寶。¹⁴⁷

在樂氏看來，周敦頤標舉「太極」，朱熹揭櫫「誠」，緊要處並不玄妙深奧，乃在於切實篤行。講求實踐是儒家的基本特點，也是湖湘理學的精神核心。樂氏在〈次韻李監丞城西紀遊〉中就曾追溯儒家的這種理性實踐精神：「沿流浮伊洛，泝源窺羲堯。執中與太極，萬古瞻魁杓。察微篤強力，賢聖誠匪遼。」¹⁴⁸這裡講的「察微篤強力」，就是上引詩中強調的「篤行以為寶」的同義語。

由樂雷發的詩中，雖然可知其對湖湘理學有獨特的見解，但樂氏講求實踐，與湖湘理學的「重踐履」精神實無差異。

二、對前人的接受

蔡振念在其《杜詩唐宋接受史》一書中云：

¹⁴⁷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2。

¹⁴⁸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3。

一代詩壇對前人詩歌的接受，往往表現為對其詩歌的闡釋、模仿、評點、出版、在詩文化的言行。¹⁴⁹

樂雷發十分景仰杜甫、柳宗元、陸游與楊萬里等人，他們跟樂雷發一樣有著憂國憂民的情操，也一樣曾在湖南生活，這些都是樂雷發詩歌創作精神的啓迪，也是他模仿的對象。

(一)、杜甫

宋人作詩多學於唐，清人曹庭棟在輯錄《宋百家詩存》中序曰：

宋人何嘗不學唐，騎省學元和，廬陵學昌黎，宛邱學香山，和靖學韋孟，
陳黃為江西祖宗亦學少陵，四靈為江湖領袖亦學姚賈。¹⁵⁰

由此可見，宋風漸學於唐由來已久，樂雷發崇尚老杜也在情理之中了。

杜甫晚年流寓湖南期間，創作了150多首詩歌，這些詩歌所表現的愛國憂民情懷和經世致用思想，豐富了湖南文化，並對湖南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自杜甫後，學習和繼承杜甫的湖南詩人和學者代不乏人，樂雷發即是其一，他的作品也像杜甫一樣，以史詩的手法記錄現實生活，或吟詠山川，或記述事件，或抒發愛國情懷。

在杜甫的湖南詩中，最突出的是表現憂國愛民情懷的作品。杜甫流寓湖南時，已進入人生的暮年，不僅生活困苦，老病相侵，而且北歸無望，精神尤為痛苦，但詩人在傾訴自己的生活與情感時，更表現出崇高的愛國憂民情操。大曆三年(768)冬，杜甫由湖北進入岳陽後，即懷著十分複雜的心情登上了聞名已久的

¹⁴⁹ 蔡振念：《杜詩唐宋接受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02年，頁3。

¹⁵⁰ [清]曹庭棟：《宋百家詩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7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895。

岳陽樓並寫了〈登岳陽樓〉一詩，詩人在詩歌結尾寫道：「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¹⁵¹杜甫登上岳陽樓之後，想到的是自己的不幸處境，難能可貴的是，詩人在如此艱難的處境下，仍然關心國家和人民的前途，雖然詩人已遠離了戰亂之地，但想到還有大片國土烽煙未靜，不禁老淚縱橫，這與樂雷發雖身處鄉野，卻對國家處於危難而感到憂心，有著相同的愛國精神。

杜甫作於岳陽的另一首〈歲晏行〉詩中，有這樣的描述：

歲雲暮矣多北風，瀟湘洞庭白雪中。
漁父天寒網罟凍，莫徭射雁鳴桑弓。
去年米貴缺軍食，今年米賤大傷農。
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柚茅茨空。
楚人重魚不重鳥，汝休枉殺南飛鴻。
況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¹⁵²

隆冬時節，以捕魚為生的漁父的漁網被凍住了，家中無以為炊，只有射雁充饑，為了生存和繳納租稅，甚至到了賣兒賣女的地步，這與樂氏〈逃戶〉：「租帖名猶在，何人納稅錢。燒侵無主墓，地佔沒官田。」¹⁵³一樣控訴著國家的腐敗與憐憫人民的苦難。杜甫湖湘詩中關心國計民生的詩還有很多，如〈宿花石戍〉：「誰能扣君門，下令減征賦。」¹⁵⁴與樂雷發〈時事〉：「誰堪任棟樑」¹⁵⁵一樣的大聲疾呼，誰能救國於危難之中呢？從這些來看，杜甫的憂國憂民情懷和經世致用思想勢必贏得了樂雷發的尊重與敬仰，也影響了其詩歌的創作。

¹⁵¹〔清〕聖祖御定：《全唐詩》第4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頁2566。

¹⁵²〔清〕聖祖御定：《全唐詩》第4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頁2382。

¹⁵³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36。

¹⁵⁴〔清〕聖祖御定：《全唐詩》第4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頁2377。

¹⁵⁵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36。

樂氏十分認同「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¹⁵⁶的杜老詩句，他也覺得自己寫文章只能算是末技，無關乎治國治民的長策大計，故樂氏才會自嘲為「腐儒」，杜甫在其〈江漢〉自云：「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¹⁵⁷正如樂氏自云：「淮峰蜀燧照邊隅，白髮憂時我腐儒。」¹⁵⁸均自認為無用的讀書人，無法投筆從戎，殺敵報國，樂雷發也才會慷慨疾呼：「莫讀書，成書癡」。他在〈狀元策〉中也提到：

求天下之士以文，不若淑天下之士以道。以道而淑天下之士，正其心也；
以文而求天下之士，蠱其心也。¹⁵⁹

樂雷發要理宗「以道淑天下之士」，正是他認為求文不如求道的具體思想。

在記錄現實生活，或吟詠山川，或記述事件上，我們從杜甫〈山寺〉這首詩來看：

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麝香眠石竹，鸚鵡啄金桃。¹⁶⁰

此詩中的「麝香眠石竹」與樂雷發〈醉中偶成〉：「石床閒對麝香眠」有著相同的意境。杜甫〈野望〉：「納納乾坤大，行行郡國遙。」¹⁶¹比之樂氏〈擬遊長沙至零陵忽動歸興〉：「乾坤納納催霜鬢，歧路悠悠又菊花。」¹⁶²都有種漂泊異鄉思念故地，但回鄉的路途卻是如此遙遠之感。

¹⁵⁶〔清〕聖祖御定：《全唐詩》第4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頁2337。

¹⁵⁷〔清〕聖祖御定：《全唐詩》第4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頁2523。

¹⁵⁸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7。

¹⁵⁹〔清〕曾鈺纂修：《湖南省寧遠縣志》第3冊，臺北：成文出版社，未註出版年，頁634。

¹⁶⁰〔清〕聖祖御定：《全唐詩》第4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頁2420。

¹⁶¹〔清〕聖祖御定：《全唐詩》第4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頁2。

¹⁶²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9。

(二)、柳宗元、陸遊、楊萬里

樂雷發詩歌創作除上溯屈原，還中從柳柳州，近學陸放翁、楊誠齋之赤心。樂雷發的憂國愛民熱情源於屈原、柳宗元、楊萬里、陸游等愛國詩人政治傳統。柳宗元因「永貞事件」而長期貶謫永州，卻堅持「利安元元為務」¹⁶³，他遭貶南荒，身處逆境，仍心繫國事；他總是期望國家能安康興盛，百姓能富足樂業。而楊萬里久居荒蕪零陵卻關心農事興修水利。

楊萬里也是一位愛國者，又是一位政治家。對外辱他力主抗戰，反對屈膝議和。在進奏皇帝的許多「書」、「策」、「劄子」中，他一再痛陳國家利病，力排投降之策，愛國之情溢於言表。楊萬里立朝剛正，遇事敢言，指摘時弊，無所顧忌，因而始終不得所用，樂雷發在〈謝楊孟溪縣丞會以章墨〉一詩中也表現出對楊萬里父子的敬仰，陸游屢遭排擠卻仍然要王師中原收復失地，他們屢遭打擊卻始終不改志，為樂雷發提供了絕佳的愛國範本。〈春陵道中望九疑〉之詩「九歌悲咽九嶷峰，萬里孤臣怨莫從。」¹⁶⁴言作者辭官歸隱，政治上形單影隻，有柳子「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¹⁶⁵之感。

在〈夜讀陸放翁集〉中，樂雷發用「燈暗瀟江冷，詩吟笠澤煙」來自比陸游，瀟江意指樂氏，笠澤意指陸游，煙雨之中的樂氏與荷衣垂釣的陸游是何等的形似而又神似。就連同是描寫鄉村美景的蜻蜓佳句都心有靈犀，樂雷發的〈秋日行村路〉中「一路稻花誰是主，紅蜻蜓伴綠螳螂。」¹⁶⁶直接化用於陸游的〈水亭二首〉「一路風光誰畫得，紅蜻蜓點綠荷心。」¹⁶⁷大陸學者李生龍在其〈湖湘文化與宋代詩人樂雷發〉寫道：

¹⁶³ [唐] 柳宗元：《柳宗元集·寄許京兆孟容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242。

¹⁶⁴ 《零陵歷代詩選》，1988年版，卷二，頁19，編者、出版社不詳。據《零陵歷代詩選》註明，該詩為宋代樂雷發所作，出自《雪磯叢稿》。但在宋代陳思所編、清代潭溪版和讀書齋刊三種版本的《雪磯叢稿》中，並沒有這首詩。

¹⁶⁵ [清] 聖祖御定：《全唐詩》第6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頁3948。

¹⁶⁶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31。

¹⁶⁷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41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25596。

除同江湖詩派有關係外，樂氏還可能受過楊萬里、陸游等前輩詩人的影響。樂氏詩中多次提到楊萬里，又有〈雨夜讀陸放翁集〉一首，特別是他的寫景詠物之作，如〈常寧道中懷許介之〉、〈疏拙〉、〈夏日偶書〉、〈秋日行村路〉等，其恬淡風趣風格，頗有楊、陸的某些印痕。¹⁶⁸

除了陸游，楊萬里也是一為愛國詩人，他也創作了很多寫景詠物之詩，如〈閑居出下午睡起〉其一：「梅子留酸軟齒牙，芭蕉分綠與窗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閒看兒童捉柳花。」¹⁶⁹比之樂氏〈夏日偶書〉，有著相同的情趣，除這首詩之外，仍有很多詩句與樂氏詩句情趣相同。

(三)、許渾、杜牧

《滄浪詩話·詩辨》中有一段文字概括宋詩的發展過程：

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王黃州學白樂天，楊文公、劉中山學李商隱，盛文肅學韋蘇州，楊公學韓退之古詩，梅聖俞學唐人平澹處。至東坡山谷始出己意以為詩，唐人之風變矣。山谷用功尤為深刻，其後法席盛行，海內稱為江西宗派。近世趙紫芝、翁零舒輩，獨喜賈島、姚合之詩，稍稍復舊清苦之風，江湖詩人多效其體，一時自謂之唐宗；不知只入聲聞辟支之果，豈盛唐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¹⁷⁰

這段話主要是說宋詩對唐詩的繼承關係而言，大體可看出宋詩的演變輪廓，即：早期較多地因襲唐人，中間變革唐風，形成自己的體貌。到晚期則又趨近唐調，接受晚唐詩風的影響，而許渾跟杜牧乃晚唐的詩人，勢必也會被盛行在南宋末年

¹⁶⁸ 李生龍：〈湖湘文化與宋代詩人樂雷發〉，《中國韻文學刊》第1期，2009年3月，頁65。

¹⁶⁹ 周汝昌選注：《楊萬里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44。

¹⁷⁰ [宋]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臺北：正生書局，1972年，頁24。

的江湖詩人所繼承。

再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六十四有一段敘述：「如〈寄姚雪篷〉、〈寄許介之〉、〈送丁少卿〉、〈讀系年錄〉諸篇，尚有杜牧、許渾遺意。」¹⁷¹樂雷發詩〈送蕭大山赴新興令〉裡有這麼兩句：「翡翠芙蓉去路荒，許渾詩裡認封疆。」¹⁷²這裡有提到許渾，因此我們或許可以說樂雷發對許渾的詩是有所涉獵或有所了解，但在樂雷發所存的《雪磯叢稿》詩句裡，卻未提到杜牧，或是跟杜牧有關的隻字片語，但爲了證明樂雷發的詩有許渾、杜牧的遺意或是有所繼承，筆者就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裡所列出的上述四首詩，來與許渾、杜牧的詩來作對偶與典故方面的比較跟證明，再者要說明的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提到樂雷發的四首詩全爲七言律詩，故筆者也是從《全唐詩》中挑選許、杜兩人的七言律詩來做爲例證。

許渾，字用晦，一字仲晦，後人稱他爲「許丁卯」。是晚唐主要詩人之一。以詩律純熟、尤工於七律，屬對精密而對律詩的發展頗有貢獻，這些都深深地影響了後世詩人，特別是江湖詩人。正是由於江湖詩派所處與晚唐相似的社會環境，以及與其相適應的藝術環境的存在，使得江湖詩派在許渾的詩中找到了契合點。張宏生在其《江湖詩派研究》也這樣說道：

許渾的七律格調清麗，對仗工穩，善用白描，也確有自己的特色。江湖詩人就顯然對他有所師法。¹⁷³

《江湖詩派研究》又說：

¹⁷¹〔清〕永瑤、紀昀等撰：《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317。

¹⁷²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26。

¹⁷³ 張宏生：《江湖詩派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178。

江湖詩派的一些意境雖不超妙，但布局勻稱，屬對工巧的作品，並進而指出他們的創作有對仗求工的特色，從某種意義來說，這一特色與許渾的創作頗有淵源的。¹⁷⁴

筆者就選出許渾七律中的其中兩首，來跟樂雷發在《四庫全書總目題要》提到的那四首七律進行比較：

許渾〈聞邊將劉皋無辜受戮〉詩云：

外監多假帝王尊，威脅偏裨勢不存。
才許誓心安玉壘，已傷傳首動金門。
三千客裏寧無義，五百人中必有恩。
卻賴漢庭多烈士，至今猶自伏蒲輪。¹⁷⁵

〈破北虜太和公主歸宮闕〉詩：

毳幕承秋極斷蓬，飄飄一劍黑山空。
匈奴北走荒秦壘，貴主西還盛漢宮。
定是廟謨傾種落，必知邊寇畏驍雄。
恩霑殘類從歸去，莫使華人雜犬戎。¹⁷⁶

又詩〈甘露寺感事貽同志〉：

¹⁷⁴ 張宏生：《江湖詩派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178。

¹⁷⁵ [清]聖祖御定：《全唐詩》第8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頁6117。

¹⁷⁶ [清]聖祖御定：《全唐詩》第8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頁6103。

雲蔽長安路更賒，獨隨漁艇老天涯。
青山盡日尋黃絹，滄海經年夢絳紗。
雪憤有期心自壯，報恩無處髮先華。
東堂舊侶勤書劍，同出膺門是一家。¹⁷⁷

以上二詩例中，對偶有一大特色，就是多用典故，如「青山盡日尋黃絹，滄海經年夢絳紗」，以「黃絹」對「絳紗」可謂奇絕，而「黃絹」、「絳紗」爲魏武帝和馬融之典，皆爲後漢事，對偶可謂精妙。「三千客裏寧無義，五百人中必有恩」巧用戰國公子及田橫事，以數字作成工對，也可見其才思。而我們再看樂雷發的〈讀繫年錄〉：

婁敬金縢滿去輶，便看雷雨潤遐陬。
諸賢自抗排雲議，宰相方深偃月謀。
湘國乍聞悲鵬鳥，秣陵還聽唱符鳩。
九原晏老君知否，搔首青編恨未休。¹⁷⁸

又詩〈送丁少卿自桂帥移陣西蜀〉：

瓊海收兵玉帳閒，又移齋艦泝涪灣。
三邊形勢全憑蜀，四路封疆半是山。
魏將舊聞侵劍閣，漢兵今欲卷函關。
細傾瑞露論西事，想在元戎指畫間。¹⁷⁹

¹⁷⁷〔清〕聖祖御定：《全唐詩》第8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頁6118。

¹⁷⁸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8。

¹⁷⁹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8。

此二詩例中，我們可以很明顯得知，其對偶特色與許渾上兩詩例有著明顯的相同之處。在運用典故方面，如「魏將舊聞侵劍閣，漢兵今欲卷函關」，以「魏將」對「漢兵」為魏將鐘會與蜀將姜維之典，皆為三國之事，對偶也極其精妙，而對之許渾〈甘露寺感事貽同志〉中「黃絹」、「絳紗」之典故，可謂異曲同工。「湘國乍聞悲鵬鳥，秣陵還聽唱符鳩」也巧用賈誼為絳灌之屬所排擠跟檀道濟被誅，來喻岳飛被枉殺的事件做成對偶，這也與戰國公子及田橫事同，均運用歷史典故。其詩上有許渾遺意，實為有其可靠性。

除此之外，我們可知許渾這類對偶詩，不再只是呈現靜態風景或情感，甚還承擔了詩中敘事的功能，如「匈奴北走荒秦壘，貴主西還盛漢宮」以石雄戰勝、公主歸來兩件具因果關係的事件作成對偶，我們再來看「諸賢自抗排雲議，宰相方深偃月謀」，也是以南宋初年主戰派提出對策，秦檜卻策畫奸謀讒害忠良造成伐金失利之事件做成對偶，在在與許渾對偶詩有著極高的相同之處，說樂雷發學習許渾之詩實不為過。

杜牧，（西元803—約852年），字牧之，號樊川居士，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唐代詩人。杜牧人稱「小杜」，以別於杜甫，與李商隱並稱「小李杜」，樂雷發〈史主簿以授菴習稿見示敬題其後并寄張宗瑞〉詩有「擬向鄱陽尋後杜」¹⁸⁰句，後杜即是杜牧。因晚年居長安南樊川別墅，故後世稱「杜樊川」，著有《樊川文集》傳世。

在杜牧的多樣的寫作技巧上，其中有兩項特點，一為「句律對仗」，一為「使事用典」¹⁸¹，這兩項特點是否有被樂雷發所繼承或學習？筆者就選擇杜牧的兩首詩來印證。

杜牧有〈送國棋王逢〉詩：

¹⁸⁰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32。

¹⁸¹ 廖怡雅：《宋人論杜牧詩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2月，頁127-136。

玉子紋楸一路饒，最宜簷雨竹蕭蕭。
羸形暗去春泉長，拔勢橫來野火燒。
守道還如周伏柱，鏖兵不羨霍嫫媯。
得年七十更萬日，與子期於局上銷。¹⁸²

又詩〈故洛陽城有感〉：

一片宮牆當道危，行人為汝去遲遲。
筆圭苑裡秋風後，平樂館前斜日時。
錮黨豈能留漢鼎，清談空解識胡兒。
千燒萬戰坤靈死，慘慘終年烏雀悲。¹⁸³

從用以上二詩例中，杜牧的律詩在精妙的對偶中，也多用典故，如「守道還如周伏柱，鏖兵不羨霍嫫媯」，以「周伏柱」對「霍嫫媯」也是極為精妙。「周伏柱」為周朝史官老子李耳，「霍嫫媯」為漢朝大將軍霍去病，既能善用典故對偶也十分精妙。「錮黨豈能留漢鼎，清談空解識胡兒」以黨錮之禍跟石勒之亂，都與動亂有關，且以助詞成工對。我們也以樂雷發的〈寄姚雪蓬使君〉來與之對照：

湘鱗六六寄相思，疏柳新蟬想別時。
今夜各聽三楚雁，秋風又老一年詩。
梅花且補離騷闕，蕙苾應為史筆知。
剪竹疑峰新制笛，待衝霜月訪桓伊。¹⁸⁴

¹⁸²〔清〕聖祖御定：《全唐詩》第8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頁5956。

¹⁸³〔清〕聖祖御定：《全唐詩》第8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頁5962。

¹⁸⁴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5。

此詩的「梅花且補離騷闕，蕙苳應爲史筆知」句，與〈故洛陽城有感〉之「錮黨豈能留漢鼎，清談空解識胡兒」，除對偶巧妙與多用典故之外，也是以助詞成工對，除筆者列出許杜各兩首詩外，許杜兩人尚有很多詩有上述的情況，即是工對仗與多用點故。可見在《四庫全書總目題要》卷一百六十四中敘述樂雷發詩有有許渾、杜牧遺意，經筆者驗證，實爲正確。

另在杜牧的〈聞慶州趙縱使君與黨項戰中箭身死輒書長句〉詩中有「誰知我亦輕生者，不得君王丈二殳。」¹⁸⁵而樂雷發詩〈題鐘尙書北征詩稿〉中有「書生亦有中原志，那得君王丈二殳。」¹⁸⁶杜牧詩〈讀韓杜集〉有「天外鳳凰誰得髓」¹⁸⁷句，而樂氏詩〈題楊從行湘詩卷〉中有「試問鳳凰誰得髓」¹⁸⁸句，杜牧此句用以讚揚韓愈與杜甫詩後人難以繼作，而樂氏則是讚揚楊萬里，雖讚揚人物不同，但意思相同。這些乃是樂氏運用杜牧的詩句以爲創作的例子，應是對杜詩有所同感，也可視爲杜牧的詩爲樂雷發所繼承。

樂雷發詩歌創作的淵源很廣泛，除了上述所提出的幾項之外，礙於筆者的能力，應尚有未被研究出的項目，這就有待後續更多願意爲研究樂雷發付出心力的專家學者與後進，完成筆者未盡之功。

¹⁸⁵ 〔清〕聖祖御定：《全唐詩》第8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頁5954。

¹⁸⁶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5。

¹⁸⁷ 〔清〕聖祖御定：《全唐詩》第8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頁5955。

¹⁸⁸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30。

第三章 樂雷發詩歌內容探析

中國傳統詩歌到了宋代有了很大的變革，宋人突破了唐以前詩歌以「吟詠情性」¹為主要職能的傳統，把許多原來不入詩的材料都寫入詩中，這樣就擴大了詩歌的題材和意境，豐富詩歌的表現手法，從多方面錘鍊了詩歌的語言形式。清人葉燮在他的《原詩·內篇》中說：

至於宋人之心手日益以啟，縱橫鉤致，發揮無餘蘊。……如蘇軾之詩，其境界皆開闢古今所未有，天地萬物，嘻笑怒罵，無不鼓舞於筆端，而適如其意之所欲出。²

翁方綱《石洲詩話》也說：

談理至宋人而精，說部至宋人而富，詩則至宋人而益加細密，蓋抉刻入裏，實非唐人所能宥也。³

而南宋江湖派詩人多以江湖相標榜，作品表現了他們不滿朝政，不願與之合作的態度；也反映了他們厭惡仕途、企羨隱逸的情緒。江湖派詩人的部分作品對南宋社會有較為深刻的反映。這些詩作或題詠山川、或記述事件，藉以抒發作者愛國情懷，發洩對朝廷的不滿，指斥權貴的醜行，再現戰亂給人民帶來的苦難。樂雷發為江湖詩派詩人，其詩風也大抵為此主題與風格。然他久居九疑故鄉，這段時間受徒講學，或遊歷各地，浪跡江湖，與國事較少接觸，故也創作出一些羈旅之

¹〔南朝梁〕鍾嶸著，汪中選注：《詩品注》，臺北：正中書局，1969年，頁41。

²〔清〕葉燮著，霍松林校注：《原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頁9。

³〔清〕翁方綱撰：《石洲詩話》第1冊卷4，北京市：中華書局，1985年，頁60。

苦與日常生活感受的詩歌，但總體而言樂雷發所創作的詩歌還是以憂國憂民，憤世憂思為主，茲將其寫作的風格作詳細探悉。

第一節 愛國情懷

樂雷發爲一愛國詩人，他有著光復北方故土的雄心壯志，有對邊疆敵人進犯，國土危殆的憂慮，對君王昏聩朝政腐敗造成人民受害的同情，還有對權臣當道排擠忠良的不滿，更期待能出將帥之才，抵抗外患，拯救國家於危難，他把這些情懷與願望均展現在其詩歌之中。詩歌中有慷慨激昂也有憂時感傷，這些憂國憂民、悲時憫懷的詩歌是樂雷發詩歌創作的主體，也充分的表現出樂雷發不同於一般江湖人詩歌創作的風格。

以實際的情況來說，樂雷發活動在寧宗、理宗、度宗時期，那時正是民族衝突尖銳激烈，國內階級衝突嚴重的時期，時南宋已經步入後期，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等奸臣外戚相繼執政，統治者們奢侈淫樂，賣官鬻爵，結黨營私，打擊和排斥正直官員和愛國人士，無所不用其極。而蒙古崛起於漠北，自十三世紀 30 年代就蓄意南侵。四川、湖北及大理等多地遭到侵擾，尤其是 1258 年和 1274 年兩次攻入湖南，鼎、澧、岳、潭數州幾度被攻陷。清人徐旭旦在其〈重建狀元樓碑記〉云：

當是時也，元室方興，金宗日蹙，唇亡齒寒之喻，炎祚不絕若縷，誠得如先生數輩忠言，讜論相與匡弼時事，則中原之鹿得失尚未可料，乃天之方蹶，泄泄自若，大廈固非一木之支，而國柄終假於侂冑、彌遠之手，此大命之傾，正不待智者而後知也。⁴

⁴ [清]曾鈺纂修：《湖南省寧遠縣志》第 3 冊，臺北：成文出版社，未註出版年，頁 950。

其又在〈宋樂雪磯先生狀元策序〉云：「夫當先生之世，彌遠乘于前，似道踵于後。竇可由，膝可屈，灼之勢一時炙手可熱。」⁵樂雷發也像眾多愛國知識分子一樣心憂天下，情繫民族生存，其報國無門的憤思和憂國憂民的情懷在他的詩歌創作中表現得非常突出。

一、慷慨悲憤

對於蒙軍的進犯，南宋朝廷無能為力，樂雷發毅然以國家安危為己責，立志要像岳飛一樣收復失地，振興民族，這些思想滲透在他的詩文字裡行間。他慷慨陳詞，冀望有將帥之才能抵禦敵軍，並將驅逐進犯的蒙軍與光復中原的失土，寄託於某些人的身上。除此之外，樂雷發也將朝廷的腐敗與自身的有心報效國家卻有志難伸的悲憤，抒發於詩歌之中。如〈烏烏歌〉：

莫讀書，莫讀書，惠施五車今何如。請君為我焚却離騷賦，
我亦為君劈碎太極圖。竭來相就飲斗酒，聽我仰天歌烏烏。
深衣大帶講唐虞，不如長纓繫單于。吮豪搦管賦子虛，
不如快鞭躍的盧。君不見前年賊兵破巴渝，
今年賊兵屠成都。風塵瀕洞兮豺虎塞途，
殺人如麻兮流血成湖。眉山書院嘶哨馬，
浣花草堂巢妖狐。何人笞中行，何和縛可汗。何人丸泥封函谷，
何人三箭定天山。大冠若箕兮高劍拄頤，
朝談回輶兮夕講濂伊。綬若若兮印纍纍，
九州博大兮君今何之。有金須碎作僕姑，
有鐵須鑄作蒺藜。我當贈君以湛盧青萍之劍，
君當報我乙太乙白鵲之旗。好殺賊奴取金印，

⁵〔清〕曾鈺纂修：《湖南省寧遠縣志》第3冊，臺北：成文出版社，未註出版年，頁947。

何用區區章句為。死諸葛兮能走仲達，

非孔子兮孰卻萊夷。噫，歌烏烏兮使我心不怡。莫讀書，成書癡。⁶

此詩充分表現了愛國主義精神，實為《雪磯叢稿》的代表作。詩起句以短促的音調、重複的句子，表現出自己的憤疾。「莫讀書，莫讀書！」詩人自己是個讀書人，卻大肆否定自己，真是振聾發聵。為什麼說別讀書？他這樣說明：如惠施飽學之輩，對救國匡危能有什麼作用？在國家動蕩不安之時，不要再死捧著書本，尋章摘句；也別死摳著性理，講論道學。他號召大家覺悟過來，焚燒《離騷》一類詩文，劈碎《太極圖》這一類道學書，大家一起來喝杯酒，探討如何報效國家。這幾句，高亢慷慨，有李白詩的高昂氣勢與杜甫詩的深沉抑鬱，如廬山瀑布飛瀉，聲轟隆，橫流四濺。尤其是詩人把讀書人分作兩類，一類是咬文嚼字的腐儒，一類是不關痛癢、低頭拱手談性命的道學家，正切中南宋末年的時病。後人論宋亡的原因，把清談誤國作為主要的一項，這一點，當時的愛國人士陳亮等都已注意到，樂雷發在此詩中，對之作了尖銳的揭露與批判。

讀書人的無能，有多種表現，因此，詩人對他們進行進一步的貶斥。樂雷發指出，那些穿著寬衣博帶的道學家，招搖過市，不厭其煩的講道學，說什麼唐虞無為而治，怎比得上當年終軍請長纓縛單于而歸？咬文嚼字，閉門覓句，即使作出《子虛賦》那樣的文章，又怎比得上騎著的盧快馬，殺敵於疆場？這四句，進一步表達對無能的讀書人的鄙薄，也表白出他自己胸中的榜樣，提出了自己報效國家、奮勇殺敵的目標。

詩人何以對讀書人如此的不屑一顧呢？歸根究柢，就是他們無能。因此，詩接著以「君不見」為引句，來舉例說明。在詩人作此詩的前兩年，也就是嘉熙三年（1239年），蒙古軍隊曾攻入四川，佔領重慶。詩人寫這首詩的淳祐元年，蒙

⁶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0。

古軍再次揮軍攻陷成都。所以此詩取四川當地風光，化用李白〈蜀道難〉中「所守或非親，化為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⁷等句，寫四川人民遭受蒙軍屠戮的悲慘情況。在此，詩中特地拈出眉山書院及杜甫草堂，它們分別代指道學家講學場所與文學家論文之地。詩描寫這兩處均被焚毀，被敵人的鐵蹄蹂躪，這些文學家、道學家連自己的根本之地都保不住，又有誰能奮身而起，抗擊敵人呢？本詩一連用了好幾個典故，如連珠響箭，箭箭穿心，把降敵者、空談家與尸位素餐之朝廷官員鞭撻得體無完膚。但詩人仍嫌不夠，又用筆勾勒了一遍他們醜陋的嘴臉，說他們當此國家危亡之時，仍是戴著高帽子，腰佩著長劍，還跟人講著什麼仁義道德；而那些做高官的，醉生夢死，一點沒有責任感與緊迫感。試問，國家一旦淪亡，他們又能到什麼地方立命安身？「大冠」此四句，通過辛辣的諷刺，表示自己對這批人的極端的憤怒。

「有金須碎作僕姑」以下八句，是詩人針對讀書人中間的渣滓明述自己與他們截然不同的志向。詩人表示，學以致用，自己絕不讀死書，志在投入到抗敵的第一線去。他要放下書本，摒斥空談，積極行動起來，製作好射敵的利箭，阻敵的蒺藜，拿起寶劍，揮動戰旗，殺敵立功，建立千秋功業，垂勳萬世。讀書不是為了空談，而是要有實際行動。過去諸葛亮死了還能嚇走司馬懿，孔子能大義凜然地斥退萊人的無禮行爲，這些都是學以致用的榜樣。至此，詩的主題已經突出，詩人強調的是讀書報國，如果讀書只是妝點門面、沽名釣譽，那還是不要讀的好。一段表白，詩人的剛正之氣躍然紙上，詩的情感也推到了高點。於是下面急轉快收，再次詠歎讀書人讀死書，結果成了書癡，百無一用。結尾兩句與起首呼應，但一爲激烈，一爲悲切。

樂雷發雖然是江湖派作家，但這首詩卻寫得慷慨激昂、雄渾跌宕，詩人胸中的憂國憂民的思慮，渴望報效國家的雄心傾瀉而出，沒有絲毫江湖派應酬纖巧之

⁷〔清〕聖祖御定：《全唐詩》第3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頁1680。

病。詩人作為一個讀書人，憤疾的心理驅使他決心殺出自己的陣營，這種思想，在當時無疑是十分可貴的，因此他的後人樂雷發在《雪磯叢稿》跋中特地提到這首詩，說是樂雷發「勵志發憤」而作。他在〈胡料院出示車攻圖仍索俚作〉這樣抒發己志：

九壤臥龍呼不起，乳臭談兵空滿耳。書生未識玉帳經，且抱此圖究終始。
姬家出車詠，嬴家小戎詩。衛家武剛扞突騎，馬家偏廂走羌夷。
只今車陣無人識，天狗橫空灑腥血。胡人以鞍馬為家，誰遇奔衝展奇策。
豫章先生今孔明，胸中森羅萬甲兵。天衡地軸妙絕識，內陣外陣何縱橫，
千枝綠沈列虓虎，萬臂黃閒張白羽。人言險野難用車，公獨規模掩前古。
車攻圖，車攻說，八採眉前曾進徹。世人苦謗陳濤斜，卻向齊門空鼓瑟。
今朝朱轡富川頭，絕江以北瞻神州。李綱政要講車戰，南渡勳業應可收。
涇水黃，鐵山碎，雙輪快碾幽燕地。郎誦先生復古篇，他時此筆猶能繼。

8

《詩·小雅》有車攻篇⁹，故此詩之車攻圖應就是指此篇。此詩前四句在諷刺朝廷之中沒有如孔明一般能懂軍事之才，只剩一些無知小兒紙上談兵。讀書人雖關心國事，但不識車攻圖，只好拿著這張圖來仔細地探究端詳。「姬家出車詠」以下四句讚美了四位歷史人物，他們在軍事上都有很大的功績。一為讚美周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會諸侯於東都；二為讚美秦襄公備其甲兵征討西戎時兵車的威武與精善；三為讚美漢武帝時期衛青為車騎將軍大敗匈奴；四為馬隆為武威太守，轉戰千里，殺敵以千數。樂雷發運用典故，藉以希望我朝能有如此之人物，解救國家於危殆。接著「只今車陣無人識」四句道出現今沒有懂得此車陣圖，也

⁸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1。

⁹ 朱守亮：《詩經評釋》上冊，臺北：學生書局，1984年，頁504-508。

就是朝中無沒有能運籌帷幄的軍事人才。戰爭時亂無章法，士兵只能平白犧牲，戰死沙場，無助拯救國家於危難。「豫章先生今孔明」句指豫章先生有如今日的孔明，他智謀雙全，胸中自有幾萬個甲兵。「天衡地軸妙絕識」句寫豫章先生對「車攻圖」瞭若指掌，不管陣內陣外都能奔馳無阻，陣式有千枝如虎吼的綠沉槍，有著萬枝弓弩跟白箭。人家說在曠野之地很難運用，但先生運用之精能掩蓋前人。「車攻圖」也曾獻於當朝皇帝，但並未被接納採用。先生還被毀謗不諳軍務，泥於陣式，必將招致慘敗，當朝者不明事理，毀謗之人反而因此受封為侯。「今朝朱轡富川頭」句寫現今日過著安逸生活的朝廷顯貴們坐著華麗的車子，只是在江邊北望著神州故土，並無光復之心，因南朝生活富庶，局勢安定，早已忘記失去故土的悲痛。「李綱政要講車戰」句乃說如果李綱跟朝廷要臣、將領懂得車攻，那麼難度之後一心要收復北方的勳業必能達成，那麼軍隊必可直入涇水、陝西，戰車更能開到河北之地，而金軍必要退回東北，復國大業必定完成。詩〈罪言〉：

愁殺瀟濱蟻虱臣，亂山斜照獨含情。
人才不似深衣古，國勢如何楮幣輕。
石燕未蘇湘國旱，木牛那濟蜀川兵。
幸無杜老流離苦，切莫吟詩到北征。¹⁰

南宋末年，國家危難，樂雷發歸隱故里，無法在朝廷為官以報效國家，自覺有罪，故作此詩。杜牧《樊川文集》有〈罪言〉篇：「國家大事，牧不當官，言之實有罪，故作〈罪言〉。」¹¹本詩命題，與杜牧意同。國家局事十分危急，讓隱居在故鄉，而曾經在朝廷當過小官的樂雷發憂心忡忡，但現在的他只能對著層疊的山巒與夕陽訴說自己的心情。現今國家的內部又面臨極大的危機，一則朝廷內為官者

¹⁰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6。

¹¹ [唐]杜牧：《樊川文集》，新北：漢京文化，1983年，頁86。

沒有像前幾朝代那樣的人才，且國家的經濟又因為紙幣發行過量而面臨崩潰。這樣的危機，就算現在出現石燕也無法解除湖南的乾旱，製造再多的木牛流馬也無法救在蜀國的軍隊，意思乃是指現在做任何措施對國家局勢都無濟於事了。詩人雖賦閒在家，慶幸自己沒有像杜甫一樣，因案觸怒肅宗而被疏遠，最後流離於南方，但也對杜甫所作之〈北征〉詩中所歷敘國家之艱虞，胡塵未掃，詩人所表現出的憂慮，極為認同與感同身受。詩〈送丁少卿自桂帥移鎮西蜀〉：

瓊海收兵玉帳閒，又移齋艦泝涪灣。
三邊形勢全憑蜀，四路封疆半是山。
魏將舊聞侵劍閣，漢兵今欲卷函關。
細傾瑞露論西事，想在元戎指畫間。¹²

這首詩寫於元軍進犯西蜀，丁少卿從廣西帶領著艦隊前往鎮守西蜀，敘述了詩人希望丁少卿移鎮西蜀之後能精心策劃、收復失地的願望，並提醒友人防務之要。友人丁黻的艦隊剛在瓊海作戰結束，馬上又被派往四川抵抗元軍，可見宋朝當時局勢之危急與緊迫。然四川地勢的險要，四面被高山所圍繞，宋朝的存亡維繫於四川抵抗元軍的成敗。詩人想到了三國時代魏將鍾會試圖通劍閣，結果被蜀將姜維所打敗，與漢王劉邦曾帶兵先奪取函谷關，成功阻止了項羽的進軍兩個故事，來期望宋朝有像姜維跟劉邦一樣的長才，有能力抵抗元軍的南犯，這應也是對丁黻的深切期許。最後詩人表達了希望丁黻能運籌帷幄，精心策劃敗退元軍，並從敵軍中收復失土的期待。

樂雷發一生憂國憂民，對於外族的侵略更是憂心忡忡，此詩讓人了解樂雷發多期望有軍事才能之士，能抵抗外族，讓國家免於危亡的命運。這也表示當時朝

¹²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8。

廷腐敗，朝中無可用之才，才讓愛國如樂雷發之人，如此之憂心。詩〈春陵道中望九疑〉：

九歌悲咽九疑峰，萬里孤臣怨莫從。
楚雨那歸汾水曲，嶺雲別向洞天封。
祠宮秋老哀回雁，寢苑春寒響夜松。
待向寒來攜玉琯，月明吹徹幾芙蓉。¹³

本詩為樂雷發辭官後往家鄉春陵的歸途中所作。詩中表現了他不受朝廷重視、辭官歸隱的落寞悲哀之情。首聯寫才華橫溢的樂雷發不能施展抱負，而「空傳廷試策」，這是南宋朝廷的悲哀，也是樂雷發本人的悲哀，生不逢時，遇而不遇。九歌，即屈原的《楚辭》篇名，表現出屈原深切思念和所求未遂的哀傷。樂雷發中特科狀元後，授京官為秘書省館職，為人忠懇正直，主張抗戰抵元，揭露朝廷官員和地方官府的問題，又不附幸臣，因而其正確英明的時政之議不能得到採納，其廷對之策也不見用。在這種情況下樂雷發稱病辭官歸隱九疑山。「萬里孤臣怨莫從」之句正是這一狀況的寫照。「楚雨那歸汾水曲，嶺雲別向洞天封」之意乃以舜帝退位後歸葬九疑山，意謂樂雷發辭官歸隱九疑山。楚即古楚國，今湖南寧遠九疑山舜帝陵一帶原屬楚國地。楚雨，在這裡代指舜帝南巡不返。汾水，即山西之汾水，代指舜帝執政時的都城地。「祠宮秋老哀回雁，寢苑春寒響夜松」寫正在歸鄉途中的樂雷發本人，猶如南飛的大雁一般。「祠宮」句，祠宮指九疑山的舜祠。當時的祠宮地址就在玉琯岩前。回雁指南飛的大雁。尾聯在春寒料峭的晚間，寢室邊的花園的松樹，被風吹的整夜作響，讓人更加哀傷落寞。那就待我

¹³ 《零陵歷代詩選》，1988年版，卷二，頁19，編者、出版社不詳。據《零陵歷代詩選》註明，該詩為宋代樂雷發所作，出自《雪磯叢稿》。但在宋代陳思所編、清代潭溪版和讀書齋刊三種版本的《雪磯叢稿》中，並沒有這首詩。

在寒冷的天氣下拿著玉琯，在月光明亮的夜晚對著幾朵芙蓉吹奏，以彰顯詩人雖辭官退隱，但愛國之心與對國家的忠貞不曾改變。

二、憂時憫懷

樂雷發看見朝廷的腐敗感到痛心，對邊防的危殆感到憂心，對人民生活的困苦感到悲憫，但是他無法改變這個局面，只有化爲詩句，來抒發他憂時憫懷的情操。〈逃戶〉是這類詩的代表作：

租帖名猶在，何人納稅錢。
燒侵無主墓，地佔沒官田。
邊國干戈滿，蠻州瘴癘偏。
不知攜老稚，何處就豐年。¹⁴

這是一首詠事詩，作於理宗趙昀當政時期，敘述南宋王朝內外交困帶給人民帶來的災難和困苦。時值新興的蒙古帝國滅金國之後舉兵南下，南宋王朝政治、經濟瀕臨崩潰之際。當時賈似道當權，成立官田所，括民田爲公田，租稅繁重，農民因而紛紛逃亡。詩人抨擊了南宋王朝的苛政，也表現了在朝政腐敗、經濟凋敝的危急之中，詩人同情人民、憂慮國家、鞭撻當政的正義感。

〈逃戶〉一詩勾勒出淒慘的農村景況：田地荒廢又被占，農民爲了躲避賦稅只能舉家逃亡，戰事上千戈不息，政治上又烏煙瘴氣。面對此情景，樂雷發不禁提出了心中的疑問：「不知攜老幼，何處就豐年？」相信這也是當時農民心裡共同存在的問題。然而，在那種黑暗紛亂的社會背景下，無論農民逃到哪裡，都很難能夠維持安穩的生活，更不要說「就豐年」了。那麼，正如作者所問，這些被迫背井離鄉的農民究竟去了哪裡呢？

¹⁴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36。

首聯寫交租的名冊雖然還在，但是人民都逃難而無人繳租稅。頸聯寫野火吞噬著逃亡者的無主墓地，賈似道當權，成立官田所，強括民田成爲公田，讓人民沒有田可耕種而紛紛逃亡。頷聯寫北方與金國邊境地帶年年征戰，烽火連天，南方則位處偏遠，又到處都充滿瘴癘之氣，均不適合定居之地，那麼我一家老小要帶到何方，才能安居下來過著富足的生活呢？詩〈時事〉道出了樂氏對國事的憂心：

時事如頹屋，誰堪任棟樑。

國貧僧牒賤，邊病檄書忙。

有分憂宗社，無才出舉場。

未應王謝輩，揮淚送斜陽。¹⁵

作者對於朝廷腐敗國家如頹傾的房屋岌岌可危感到十分憂心，他把爲國分憂當成自己的天職，雖然他只是一介秀才，屢舉不中，無人賞識，還得依靠坐館來維持生計，但胸中卻裝著國計民生，爲國家的衰頹而憂，爲自己不能報效國家而揮淚。

國家的局勢就像快要傾頹的房屋，隨時都有可能倒下的危險，但在這存亡危急之秋，誰有能力擔任國家的棟樑，解救國家於危卵之中呢？又國家財政窘困，就連僧尼出家，由官府發給的作爲憑證的度牒也都不值錢了，此時又不斷傳回邊境情勢危急的檄書，此可謂內外交迫，令人憂心，詩人這裡寫出理宗皇帝的昏庸，而朝事已經不可爲。樂雷發雖然有心要爲國家盡一份心力，解救國家於危難之中，但自己功不成名不就，沒有人賞識他的才能，就只能待在故鄉，授課講學，無法一展長才。詩人也痛心朝廷當政的文武百官，無法能像王導、謝安這類的軍事長才來振衰起敝，內心無助的只能流著眼淚，看著夕陽慢慢落下卻無能爲力，

¹⁵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36。

此時詩人心中之悲痛可想而知。詩〈聽友人談蜀道事〉：

石棧天梯盪戰塵，誰驅哨馬滿峨岷。
盡看烏犬為君子，誰問沙蟲化小人。
韃智豈應強兀朮，蜀材正自欠吳璘。
細吟猛虎長蛇句，空對西風淚滿巾。¹⁶

蜀道事乃按理宗端平元年十二月蒙古遣使來朝，責怪宋方毀壞盟約。從此以後黃河與淮水間之區域，因宋蒙之間的戰事而沒有安寧的一天。端平二年，宋以孟珙為襄陽督統制屯於黃州，以備蒙古。端平三年，蒙古軍進寇江陵，同年九月蒙古端闡進入成都，十一月蒙古兵進入淮西，孟珙敗蒙古兵於江陵，不久又收復了江陵，但在此後的數年間，蜀道的情勢卻已經敗壞的不可收拾了。

樂雷發聽了友人所述蜀道被蒙古入侵情勢危急的事後，對蜀地乃至於國家的安危感到憂心忡忡，於是寫下了這首詩。詩人寫出蜀地地形險要，自古即為重要的戰場，戰爭時萬馬奔騰，石棧、天梯塵煙四起，而現今的蜀地也正面臨元軍的進犯，進行著關係國家存亡的戰爭。

接著詩人話鋒一轉，感慨朝政敗壞，朝廷盡是權臣、小人當道，烏犬也可以變成有才德的人，而無德智修養、人格卑劣的人充斥整個朝廷又有誰聞問呢？君王身邊均是這樣的人物，國家能不衰微嗎？這也顯現了君王的昏庸。而蒙軍的實力不如北宋時的金軍，表示局勢仍大有可為，但現今卻缺少了像吳璘這樣的抗金大將來打敗蒙軍。所以詩人只能讀著李白〈蜀道難〉的詩句¹⁷，以表達報國無方，與在長期的漫遊中屢遭躓礙的生活經歷和懷才不遇的憤懣，也因對國家局勢的無能為力，而對著西風流著悲憤的眼淚，讓淚沾濕了衣裳。詩〈歸侍〉：

¹⁶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22。

¹⁷ 李白〈蜀道難〉：「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

石田茅屋野苔春，喜對庭闈話苦辛。
客路本無如意事，瘴鄉難有却回身。
且尋農耒耕湘雨，待看天戈洗韃塵。
門外黃旗邊餉急，可堪杯酒各傷神。¹⁸

這首詩是樂雷發從京城參加選拔進士考試未第歸鄉後所寫。此詩充分表達了樂雷發雖身處鄉野，卻仍對蒙軍進犯邊疆情勢緊急感到十分憂心，也希望朝廷能夠廓清來犯的敵人。首聯寫景，春天裡，在石田旁長滿青苔的茅屋裡，對著友人講述參加朝廷進士考試的辛苦，此聯雖只是簡單描述情景，但也對自己未能進士及第有著失落的情緒，因如能進士及第就不須回到故鄉的茅屋裡，也不用對著人說著自己的苦處。頷聯寫出詩人的心情，道出進士考試未能如意，所以就只能回到自己充滿瘴氣的故鄉。此聯點出宋朝擴大科舉考試與科場的弊端，讓一心要報效國家的樂雷發無法意展長才，而只能回到故里。頸聯寫雖然詩人現在是拿著農耕器具在下雨天辛勤的耕種著，但是仍期待帝王之軍能夠清除來犯之敵軍。尾聯寫到門外傳來邊疆軍隊的軍餉十分緊急，恐影響軍隊的作戰，但詩人只能喝著酒，為這件事感到擔憂，卻一點也無能為力。詩〈聞邊報寄姚雪蓬〉：

淮烽蜀燧照邊隅，白髮憂時我腐儒。
楚客汀洲搴杜若，齊王沮澤索芣蒭。
耽吟自愛南游好，久謫曾謀百事無。
擬對祝融捫蝨話，何時重捋使君鬚。¹⁹

¹⁸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20。

¹⁹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17。

本詩為樂雷發聞淮北與四川之邊疆，因敵人進犯而局勢危殆感到憂慮，並把此事告知他的好友姚雪篷，詩人先寫邊境戰事十分危急，而詩人覺得自己指是一個頭髮斑白的無用讀書人，只能空擔憂而無法做什麼，此時詩人就想到他的好友姚雪篷，詩人稱讚姚雪篷如杜若、苾蒨這樣累世難得其一之將才，然姚雪篷因得罪權臣而被貶謫南方，久謫讓他就算有抗敵的謀略卻無可施展，只能吟著詩過著閒淡的生活。此時詩人與好友分隔兩地，詩人正想前往友人的住處，能與友人共談國事，但與好友見面的願望何時才能實現呢？

第二節 記錄生活

樂雷發有心報效國家，然屢試未第，回到故鄉，隱居雪磯，離開政治，遠離京都，後雖理宗賜特科狀元，然為官四年，未受重用，乃辭官回鄉，過著平淡生活，每天與大自然接觸，雖仍關心國家情勢，由對邊疆局勢憂心忡忡，寫詩表達心中之憂慮，但這期間樂雷發多有寫紀錄其生活之詩，有遊歷各地所看所感，也有寫日常生活之士，有低吟沉思，亦有清麗瀏亮，端看詩人當時之心境。

一、低吟愁思

江湖詩派的詩人，未能在仕途中佔有一席之地，內心自然充滿苦悶，只好漫遊江湖之上，長時間的四處跋涉漂泊，讓詩人對自己的處境有所感觸，所以詩作中有許多抒發命運乖離的不平之鳴，懷才不遇、寄人籬下的苦惱和悲涼，進而提筆為詩。樂雷發長期困於名場，一次又一次赴京應試，卻一次又一次名落孫山，落第的苦澀，客遊的艱辛，生活的困頓，無不流露於吟詠之間，樂雷發這種風格的詩並不多，這可能他雖隱居山林，卻能安貧樂道有著極重要的關聯。詩〈秋夜感懷〉：

溽露沾灌木，華月流高旻。
吟嘯嘉此夜，撫化悲蕭辰。
蕭辰何所悲，遊子多苦辛。
道峻壯力謝，業遙昌志湮。
玄鬢日以變，豐景將遂淪。
堪輿一大宅，羲娥為旅人。
卉木互榮落，蜚蟀何吟呻。
氣隨稚耄變，理勝卹喜均。
反性樂天爵，測化葆道真。
撫卷慨往哲，芳猷邈難親。²⁰

秋和夜自古就給人淒涼、孤寂、感傷的感覺，樂雷發就在這個時空下對自己的身世有所感觸而寫下這首詩。樂雷發長期困於科舉考試，卻屢試不中，使他心灰意冷，只好四處飄泊，客居他鄉，將自己心裡的苦悶抒發出來。他在一秋夜看到露水沾濕灌木莽草，皎潔的月亮照亮了天空的白雲，但在這樣美好的夜晚卻感到悲傷，因為他想到自己到處客居，身心俱疲，又加上年紀漸漸老去，體力、氣色也已經衰退，心中的志業也越離越遠而煙消雲散，面對這種局面，只好把自己當作是不居高位以德授人的尊者，讓自己保持純真的本性，聊以自我安慰。詩〈萍鄉病渴〉：

犬子無從典鸛鶴，荒村忍渴望瀟湘。
楚王萍實甜如蜜，不許詩人取次嘗。²¹

²⁰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14。

²¹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31。

萍鄉位在今江西省萍鄉市，為樂雷發常經之地，離樂雷發故鄉甚遠。樂雷發第一句寫自己生活困頓，在寒冷的冬天沒有一件溫暖的裘衣可穿。第二句寫自己漂泊在異鄉荒遠的鄉村生了病，有水卻不得飲，種種的艱苦，加深了他對故鄉的思念。末兩句寫自己有著為報效朝廷的雄心壯志，但昏昧的君王身邊雖有賢能之人卻不知任用，讓他對仕途感到灰心，因而辭官歸鄉，漂泊四方。整首詩樂雷發在抒發自己長期漂泊異鄉，仕遊的艱難。詩〈萍鄉與王堯章韻〉：

征衲無人補舊綿，蕭條客枕楚萍邊。

撥殘石炭西窗冷，卻憶山家楫棹煙。²²

這首詩也是寫詩人到處講學行至萍鄉，對自己孤身一人在陌生的地方感到冷落淒涼因而思念自己的故鄉。詩人自己一個人離開家鄉孤獨遠行，衣服破了，身邊無人幫他縫補破掉的舊棉衣。孤零零的一個人只能睡在異鄉的客舍裡。在冬天寒冷的客舍窗邊望著炭火已燒盡剩下的灰，於是就撥弄灰燼下面殘存的火光，希望能藉此取得一些的溫暖，這時就不禁讓詩人回憶起在自己的故鄉燒著樹蔞子根坐在火邊那種熟悉又溫暖的感覺。詩〈擬遊長沙至零陵忽動歸興〉：

擬尋禹柏過長沙，且泊愚溪問酒家。

歲早可能飛石燕，秋高還看落天蝦。

乾坤納納催霜鬢，歧路悠悠又菊花。

惆悵草黃騏驎病，歸心依舊繞烟霞。²³

此詩為樂雷發秋天時要由長沙，到零陵時動了回鄉的念頭，心中有感，故寫此詩。

²²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33。

²³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19。

詩人想要到衡山，看這個大禹治水到過的地方，那裡種滿了禹柏，然後再到長沙去。途中夜宿在零陵的柏溪，詢問當地人哪裡有賣酒的地方，想喝酒來解離鄉的苦悶。在零陵的秋天，天氣較為乾旱，但仍看到風雨時才會出現的石燕，而天空中也到處都是從空中往下墜的天蝦，此乃因零陵地近荒野，故詩人在詩中描述此景象，然而在這既陌生又荒蕪之地，詩人心中惆悵了起來，他感傷自己年華漸漸老去，鬢角都以泛白，且到處漂泊，一年就這樣過去了，去年離家時這事菊花盛開之時，如今眼前的菊花又再開了。眼看已接近深秋，且載著他到處漂泊遊歷的駿馬也已經生病，讓詩人更加的惆悵，也讓詩人歸鄉的心情在他的腦海裡一直抹滅不去。

二、安適恬淡

樂雷發為官四年，辭官退隱，久居山野，不以干謁為業，授課講學，生活平淡，不以為苦。詩人在這心態之下，所創作之詩，必能詞句清新，清麗脫俗。樂雷發也在長時間外面遊歷，足跡很廣，自然留有寫景詠物的詩。樂雷發還有不少描述江南風光，和抒寫鄉居閒適之樂的詩歌，安適恬淡，調亦瀏亮。這些詩的風格與他憂國憂民、憂時憫懷的風格完全不同，但也因樂雷發一生憂國憂民，所以憂時憫懷的詩歌數量較多，相較之下安適恬淡的詩句顯得較少。

此類詩多為五言、七言之近體詩，錢鍾書在《宋詩選註》中批評樂氏的近體詩「大多落在江湖派的圈套裡。」²⁴，然為樂雷發《雪磯叢稿》作注的湘籍學者蕭艾卻不以為然，他在這本書的前言道：「而錢氏則認為近體詩大多落在江湖派的圈套裡，稍有分歧，……但總的來看《叢稿》中佳作最多為七律……。」²⁵，雖鍾氏與蕭氏對樂氏的近體詩有著不同的評價，但筆者認為仍有值得探析的價值，以下就是樂氏幾首安適恬淡的詩歌。詩〈秋日行村路〉更為後世所傳唱：

²⁴ 錢鍾書：《宋詩選註》，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頁301。

²⁵ [宋]樂雷發著，蕭艾注：《雪磯叢稿》，長沙：岳麓書社，1986年，頁3。

兒童籬落帶斜陽，豆莢薑芽社肉香。

一路稻花誰是主，紅蜻蜓伴綠螳螂。²⁶

這首絕句，正如詩題所說，寫的是秋天經過郊野的一座小村時的所見所感。詩逐次展開一幅絕妙的田家景物風情圖，讀後讓人爲之神往。詩寫道：「他走近了一個村莊，這時候，天已是黃昏時候，一道金色的斜陽照耀著，農民們勞累了一天，都已回到家中，門外院落的籬笆邊，孩子們在快樂地玩耍著。正是燒晚飯的時間，燒煮豆莢、薑芽和社肉的香味，從農舍中飄出。村外的小路旁是連綿不斷的稻田，稻穀正在揚花秀穗，這時遠遠望去，一個人也沒有，十分寂靜，只見到紅色的蜻蜓在低低的飛著，稻葉上爬動著綠色的螳螂。」這一派和諧自然的鄉村風光，使詩人深深地陶醉了。

詩就眼前所見，工描精細，把農村傍晚的景物一組組寫入詩中，讓人應接不暇。詩人雖沒有在詩中傾訴自己的心情，但把自己的情感貫注到了景物的描寫中，使整首詩洋溢著喜悅歡快的氣氛。如詩的第三句以問句形式出現，明知風光無主，偏要問「誰是主」，突出了眼前的豐收景象帶給人們的喜悅，也細微的表現黃昏的寂靜。第四句寫紅蜻蜓與綠螳螂，不僅僅在色彩上十分艷麗，在二者之間加一個「伴」字，運用了擬人的手法，把紅蜻蜓與綠螳螂這兩種可愛的小生物營造在一個相依相伴、和美融洽的氛圍裡。更突出它們的勃勃生機，使全詩給人以積極向上的感覺。

這首詩的三、四句是名句，它的好處，錢鍾書先生在《宋詩選注》中專門作了發揮，對理解詩很有幫助。錢先生說：

這種句法和顏色的對照，例如白居易〈寄答週協律〉「最憶後庭杯酒散，

²⁶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31。

紅屏風掩綠窗眠」，李商隱〈日射〉「迴廊四合掩寂寞，碧鸚鵡對紅薔薇」，韓偓〈深院〉「深院下簾人晝寢，紅薔薇映碧芭蕉」，陸游〈水亭二首〉「一片風光誰畫得？紅蜻蜓點綠荷心。」樂雷發的第三句比陸遊的新鮮具體，全詩也就愈有精彩。²⁷

《四庫叢書總目提要》評此詩為「雖涉纖仄，亦無俗韻也。」²⁸雖然有涉纖小，但不陷俚俗，對此詩褒大於貶。詩〈小機袁家窯竹居買酒〉：

江繞衡門接旅津，鯉魚風歇水粼粼。
湘醪三盞澆吟思，瀟碧千竿對老身。
題筆未能行客醉，典琴不用主人貧。
隔江誰掉高名麗，滿載鸕鷀捉錦鱗。²⁹

這是一首描寫江南風光的一首詩，描寫烏江與江畔的景色，鯉魚、瀟碧、鸕鷀均是江南常見的景物。烏江繞著渡口牌坊載著旅客往下流去，在春夏之交，風吹在江面上，在陽光照射下波光粼粼。詩人幾杯醇酒下肚之後，詩興湧了上來，而吟唱了起來，還有一大片青竹伴著我這詩人，好不愜意。酒過幾尋，客人都已喝醉已無法提筆寫字了。酒家主人雖貧窮卻安貧樂道，沒錢就典當琴來換錢，極為灑脫。往窗外看，江上有一艘小船，船上載滿鸕鷀正在抓江中的錦鱗，整首詩將江南常見的景物寫得極為詳實與生動。〈常寧道中寄許介之〉：

²⁷ 錢鍾書：《宋詩選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頁307。

²⁸ [清]永瑤、紀昀等撰：《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317。

²⁹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9-41320。

雨過池塘路未乾，人家桑柘帶春寒。
野巫豎石為神像，稚子搓泥作藥丸。
柳下兩姝爭餉路，花邊一犬吠征鞍。
行吟不得東溪聽，借硯村廬自寫看。³⁰

此詩寫故鄉路中所見，用移步換形的方法，迤邐寫來，有如信馬而行，即目而寫，不避瑣屑，但卻生動地傳達了詩人舒心愜意得其所哉的欣喜之情，也使讀者於言外想見其逍遙自適流連忘返的身影。詩人按照耳目所聞見自然寫來。首聯點明節令時景。中幅四句，詳實描寫鄉村的淳樸風情。「野巫豎石為神像」，可見當時還保持著楚地信鬼而好祀的古老民俗。「稚子搓泥作藥丸」，可見垂髫小兒怡然自得，無憂無慮。路邊的年輕的女子，因沒有禮法約束而不知羞澀避人；狗吠征鞍，也說明了此地少有官紳車馬經過。處處景物，都顯示了一種無爭無雜、素樸自然的鄉野風光與淳樸風情。四句似散緩而不經意，卻達到內容與形式的和諧一致。尾聯以淡語寫感慨，遙想知己好友，頗有「吾與點也」之意。詩人於理宗朝曾受主上知遇之恩，本很想施展身手，做一番事業，然因數議時政，指斥權臣，最終不得重用，後歸隱雪磯。正因為詩人厭倦了京師華麗表像下的齷齪，故對鄉野風情感到新鮮而難以忘情。全詩充滿著「復得返自然」的輕鬆愉悅的情調，及其厭惡官場淡泊為懷的志趣，若僅賞其山野情趣，恐不免失之皮毛。詩〈新淦偶成〉：

飛飛綠鳳挂梅梢，猶記來時雪擁抱。
今日歸舟新淦路，擔頭稚子賣櫻桃。³¹

這首詩寫詩人春天時節從新淦坐著船回故鄉所看到的景象，純寫景，無深意。詩

³⁰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24。

³¹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32。

人用綠芽、梅梢、櫻桃等微小事物來表現春天的景象，可謂別有意趣，這首詩也讓人感覺除了有俗之美外，也有纖小之美。

第一句寫春回大地，梅枝長出了綠芽。綠鳳指綠芽。冬天時，梅枝無葉，待到花後的春天才長出綠葉。春風吹拂下的梅枝綠葉，就像展翅飛翔的「綠鳳」。第二句寫回想起來到新淦時還是大雪紛飛的冬天，寒冷的冬天過去了，現在春暖花開，結束漂泊返回故鄉的時間來到了。

第三、四句寫詩人要坐船從新淦回故鄉，在路上看到一個小孩童擔著扁擔在賣櫻桃。櫻桃乃春天的水果，所以詩人也用櫻桃來說明現在已是春天了。詩〈夏日偶書〉：

螺贏銜蟲入破窗，枕書一垛竹方床。

家僮偶見草頭字，誤認離騷是藥方。³²

此詩寫夏日悠閒在家，詩人看到與觀察到的事物，此詩無深刻的意涵，但有特殊的情趣，亦可作會心一笑。

青黑色細腰蜂銜著一隻牠捕捉到的蟲，從窗戶的破洞飛進屋裡，螺贏何等之小，詩人不但看到他的行蹤，甚至連他銜的小蟲也都觀察到了，從這句可知詩人生活的悠閒，因而能觀察到如此細微的事物。隨著螺贏飛入屋而將景象帶到屋內，看到了用竹子編成的方型床上有一堆拿來當枕頭的書。第三、四句則寫家裡的書僮偶然看到離騷這本書裡有很多草字頭的字，以為離騷是一本寫著中藥方的書，但也有可能是樂氏對離騷無助於國計民生的暗諷，因在〈烏烏歌〉中也有這樣的敘述。詩〈訪伯父幽居〉：

³²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31。

對坐如禪舍，閒燒石乳香。
書看新講義，藥問未傳方。
僕語梅花裏，曾經竹案傍。
題詩吾豈敢，窗戶半吟章。³³

此詩是樂雷發拜訪他的堂伯樂公悅時所作。樂公悅曾登南宋慶元五年(1199年)己未科曾從龍榜進士，從詩意中可見樂雷發的伯父也能詩，且知醫理，又耽禪悅，屬隱君子。樂氏拜訪堂伯，跟堂伯面對面坐在有禪意的房子裡，房裡燒著石乳，整間房子飄著陣陣的香氣。詩人發現堂伯平時會看儒家的經典著作，也懂得醫學但藥理跟藥方並沒有流傳於世。樂雷發又在開滿梅花的景色中，且旁邊有一張放著佛經的竹桌下與堂伯談天對話。樂雷發欽佩堂伯懂詩能詩，且又是長輩，故不敢在其面前造次而寫詩，只能在窗戶邊吟著文章。整首詩寫出詩人在伯父家中所看到的景象與所做的事，內容無特別深意，讀起來清心自在。詩〈醉中偶成〉：

醉敲茶臼嘯秋烟，苦欠高陽買酒錢。
擬入亂山餐柏葉，石林閒對麝香眠。³⁴

這首詩寫樂雷發在家裡喝醉時，所做的一些事情。第一句寫樂雷發在喝醉後敲著裝茶的石臼，也會對著秋天的煙靄呼嘯。第二句寫他愛喝酒，但經濟困頓，欠了不少的酒錢。高陽本是地名。《史記·酈生陸賈傳》：「初，沛公引兵過陳留並過陳留，……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³⁵樂雷發雖為讀書人，但此時似以酒徒自居，完全擺脫讀書人的束縛。第

³³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35。

³⁴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31。

³⁵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宏業書局，民國83年，頁1078。

三句樂雷響發把自己化成麝香貓，到山林裡吃柏樹的葉子，吃飽後就悠閒地躺在石林裡，這樣是多麼的愜意啊！整首詩可感受樂雷發酒醉之後的情境，寫出樂雷發歸隱家鄉後，能夠喝著酒享受隨意自在的生活。詩〈到衡岳呈弟山長〉：

閒依禹柏繫征驄，猿鳥應猶怪賤踪。
正擬開雲訪韓愈，可能避雨識茅容。
朱陵洞裏秋呼鶴，紫蓋峯前曉聽鐘。
欲踏青霞尋勝趣，倦遊應許借吟筇。³⁶

此詩寫樂雷發到南岳衡山去拜見主教衡山石鼓書院的學者，在遊歷衡山時所看到的景象。詩中寫樂雷發登衡山累了，把他跑得很快的青馬繫在禹柏樹下，而山上的猿猴飛鳥，看到樂雷發應該會驚訝怎麼會有人類到這個地方來，由此可見衡山人煙罕至，山上都是猿猴與鳥禽。詩人本來要到韓愈曾到過的開雲亭，但眼見就快下雨了，詩人只好躲在茅容待過的樹下躲雨。韓愈有詩〈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節錄）：「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味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靜掃眾峰出，仰見突兀撐青空。」³⁷後世便讚韓愈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也就是能讓造成衡山下雨之雲散開。今衡山有「開雲亭」，以紀念韓愈曾造訪此地。茅容，《後漢書·郭泰傳》：「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種接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林宗行見知而其奇異，遂與其言。……因勸令學，卒以成德。」³⁸樂雷發到衡山拜謁先賢足跡到過的地方，以示敬重。詩人到訪時值秋天，此地的朱陵洞裡有野鶴在啼叫，天亮的時候在紫蓋峰上聽著鐘聲，詩人聽著這些聲音，生活是如此愜意。天黑了，詩人想要

³⁶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28。

³⁷ [清]聖祖御定：《全唐詩》第5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頁3789。

³⁸ [南朝宋]范曄撰：《後漢書·郭泰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2228。

用愉快的心情繼續踏著晚霞去尋找其他的名勝，但實在走到有點累腳也有點酸，就跟人允借了一根竹杖，好繼續他在衡山的旅程。整首詩寫出樂雷發登橫山的情形與看到的景象，讀起來有一種輕鬆寫意之感。詩〈撫州偶題〉：

金柅亭邊柳拂城，春風繫馬酒家吟。

塵埃滿面無人識，卻得黃鸝作賞音。³⁹

本詩寫詩人遊歷到撫州，在城裡休憩時的所做所見，頗具趣味。撫州在今日江西省撫州市。春天，微風吹著撫州，詩人在種滿柳樹的金柅亭邊，繫好了馬，坐在酒家裡吟唱著詩歌，因長途跋涉，臉上沾滿了灰塵，竟沒人認得吟唱詩歌的人，因而沒太在意，但這時卻有黃鸝鳥停在旁邊，欣賞吟唱，好似詩人的知音。

第三節 吟詠自然

樂雷發久居故鄉寧遠九疑山，寧遠位處鄉野，多山嶺河流，放眼望去，均是自然景色，大陸學者陳弘在其〈永州地域文化研究概覽〉序中如此描述永州自然景色：

九疑山、陽明山、舜皇山自南而北將永州分成道江、零祁兩個盆地，瀟、湘二水則如兩條玉龍在兩大盆地中蜿蜒前行，不僅滋養浸潤著永州大地，而且於古城零陵城北十裡處的蘋洲交會吞吐，碧波粼粼，雲蒸霞蔚，成其地理上的瀟湘之美。⁴⁰

³⁹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31。

⁴⁰ 陳弘：〈永州地域文化研究概覽〉序，《柳宗元研究》第 18 期，2016 年 1 月，頁 1。

這段話詳實地描述永州的自然之美，而寧遠即是在永州境內。他所隱居的九疑山景色，在《舜帝之謎》一書也有以下生動詳細的描寫：

九嶷山地處湘南與粵桂交界之地，山勢雄渾，虎踞龍蟠，北連衡岳，南臨百岳，雄控荊湘，氣象萬千。境內峰林峻峭，山峙水流，岩洞遍布，林木繁茂，自然風光如詩如畫。⁴¹

而樂雷發所遊歷之地，如湘、桂、浙、贛等，地理位置相近，也多為自然風光，在此環境之下，樂雷發多有吟詠自然之詩句；在這些詩句之中，有表現得雄渾豪邁，這些多為歌行體；也有表現俗白閑淡，多表現在律詩與絕句中。

一、雄渾老邁

樂雷發詩歌中有不少的歌行體，內容多描述自然景色，其內容雄偉激昂，豪邁奔放。錢鍾書認為樂雷發的詩七言歌行為最佳，七絕次之。錢先生垂意其七言歌行，言：「樂雷發聲遠《雪磯叢稿》筆力健放，不拘于晚唐體。七言歌行尤排奐。已擺脫晚唐體也就是江湖派的路數。」⁴²可見樂雷發在歌行體方面有很高的成就。詩〈九疑紫霞洞歌〉：

猗與奇哉，紫霞之洞真天開！千變萬狀不可述，恍疑幻出壺中之蓬萊。湘濱兩姝不敢到，悵望蒼梧雲縹緲。爾來三千三百年，班龍空臥金光草，我採姁女江華濱。是為三十六帝之外臣。右持綠玉杖，左攜紫金經。長歌天上謠，一呼開仙扃。列炬照深窈，懸心事幽討。群仙喜我來，驚笑欲絕倒。何侯撫我頂，偉遠拍我肩，綠華贈我金條脫，安期分我紅景丹。借問此何

⁴¹ 鄭國茂：《舜帝之謎》，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102。

⁴²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1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頁24。

地，指言太虛天。翠霞紫雲張寶幄，懸璃結綠盤瓊瑤。萬迭蒼苔荒石田，誰呼青龍耕紫煙。虎岳銅牆未遍識，擬開寶藏翻雲帙。嵯峨水際披蓑翁，應是鑿鏗釣神龍。仙人仙人何多事，驚世駭俗變靈異。或跣距足乘天雲。或印短趾流沙澗。或見姑射處子身，粉霞紅綬藕絲裙。或示普陀大士形，或持簪柳乘寶瓔，或插縷像管，或結火齊珍，或琢玄圃玉，或布祇園金。洞中之深不知幾百里，但見縈紆屈折一里一澗水。人言有路通桂林，乘興欲尋日華君。吾聞洞中大小洞天三十六，帝遣列真分治局，上界官府應更多，定知此洞今誰屬。

猗與奇哉！紫霞之洞真天開。我上會稽探禹穴，復浮滄海登天台。巖谷豈無奇，視此何塵埃。摩娑崖石題惡句，記我杖屨敲雲來。黃涪翁，元漫叟，目力一生空宇宙，澹岩陽華有何奇，枉費篇章刻石竇。⁴³

九疑紫霞洞在湖南寧遠縣九疑山上，原名斜岩，樂雷發將其改名為紫霞岩。該篇為樂雷發青年時期的作品，退隱九疑後的晚年又作有〈遊紫霞岩賦〉。九疑山是神仙雲集之地，何侯、偉遠、萼綠華、彭祖均為九疑神仙，瀟湘二妃神也悵望九疑。「群仙喜我來，驚笑欲絕倒」、「紫霞之洞真天開」，在詩人筆下，紫霞岩即是天工造物，九疑山即是仙宮神府。該文刻畫了九疑山紫霞岩的壯美、驚奇與神異，寄託了作者對家鄉九疑山的無限熱愛之情。詩歌〈壺中天歌贈侯明父〉：

蓋頭即可居，容膝即可安。

連雲大廈千萬間，何如壺中別有天。

壺中何所有，筆牀茶竈葫蘆酒。

壺中何所為，目送飛鴻揮園絲。

⁴³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09。

窗前祝融老僧竹，壁上九疑狂客詩。
壺中主人知為誰，啖棗仙伯雪鶴姿。
左攬玄微袂，笑移砥柱弄河水。
右拍長房肩，飽餐麟脯傾玉舷。
蓬萊山，在何處，
勸君且佔壺中住。不曾上列金馬門，
也應不識崖州路。探禹穴，浮沅湘。
腳下塵土鬢上霜，我到壺中如故鄉。⁴⁴

此詩充滿了道家的情懷，詩中用壺中天比喻侯明父的居所，形容侯明父居住在環境狹迫的居室，只要能夠有容身之處就足夠了，高樓華廈還不如這樣的房子別有洞天。屋內也只有小床和小灶跟桌上用葫蘆裝的一瓶酒，生活雖過得清苦但卻能自得其樂。雖然年華漸漸消逝，已是如仙如鶴的高齡而垂垂老矣，但他卻不改其志，他保持著空靈的心境，心胸豁達，不追求錦衣玉食的生活與金玉珠寶。他也充滿恬淡的情懷，不求官位，還有狂放的個性這些行為都和他現實生活行成巨大反差，樂雷發對於侯明父這樣的情操給予肯定，也似乎想過著像他一樣的生活。整首詩凸現出詩人與友人所共同追求的道家超邁人格。詩〈寄雪蓬姚使君〉：

贈君昆吾湛盧之寶劍，青雀黃龍之巨航。
懸黎垂棘之美玉，都梁篤耨之名香。
佳人佳人在何處，濯足洞庭望八荒。
揭車馱馱薜芷綠，欲往從之道阻長。
倚寶劍兮翼軫，膠巨航兮沅湘。

⁴⁴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1。

玉以彰君子潔身之德，香以表騷人流世之芳。

我所思兮隔秋水，天吳翕忽蛟螭翔。

佳人佳人蹇誰與，愛而不見心盡傷。⁴⁵

此詩充滿了詩人對姚使君深厚的友情與思念。詩人要贈送傳說中的昆吾劍與湛盧劍、船頭畫有青雀和黃龍的船、懸黎垂棘美玉、都梁丸與篤耨香等名香與佳人，這些都是稀世珍寶，用以表彰佳人潔身之德與流世之芳。可是佳人現在不知在何方，渺無音訊，詩人只好在洞庭湖邊望著八荒尋找佳人。但要前往的地方道路卻又長又險阻，詩人只能拿著寶劍走遍了荊州，坐著船行遍了湘江、沅水不斷地找尋。詩人身上帶著這些珍寶要送給佳人，但詩人所思念的佳人卻與他隔著秋水，那水裡聚集著奇形的水獸，蛟、螭到處飛舞，難以接近，詩人因而一直無法見到佳人內心感到十分的憂傷，這些描述或許出於詩人的想像，但卻表達出詩人對姚使君之思念與離佳人之遙遠。

二、俗白閑淡

江湖詩派既為江西詩派之反動，以「唐音」為號召，稍束書不用，去繁縟，貴白描，率由直尋，自道胸臆為尚，所以江湖體小詩，頗喜描狀寫實。張宏生指出：「江湖詩人多寫描述性的常見意象，在創作追求上是對江西詩風的反撥，同時，也比較適合一般讀者的欣賞水準和審美趣味。」⁴⁶江西派詩人好用僻典、煉生詞，與江湖詩派風格有相當大的差異。

樂雷發雖與江湖詩風多有不同，但他畢竟生於南宋末年，他處的社會環境，讓他無法完全擺脫當時的詩風，故他也有不少這類的詩，茲摘錄舉例如下。詩〈滕王閣下賦〉：

⁴⁵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1。

⁴⁶ 張宏生：《江湖詩派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165。

越口蜀艇亂相偎，風飽千帆帶雨開。
閣上鳴鑾今已往，江頭飛鷺只堪哀。
柳汀絮滿河豚賤，桃塢花殘石首來。
應接溪山吾不暇，自憐白髮欠詩才。⁴⁷

整首詩寫滕王閣的景致，也寫出滕王閣繁華落盡。滕王閣，故址在今江西省南昌市贛江邊。唐高祖李淵之子滕王元嬰都督洪州時所建，人稱滕王閣。整首詩先寫江面景色，再寫滕王閣本身，後寫江邊的植物與江中的魚群。詩中用口、艇、帆、鷺、河豚、石首來表現滕王閣熱鬧與美麗的景色，十分有意境。

滕王閣邊的贛江江面上小船與小艇雜亂的互相依靠再一起，許多的帆船在颳著大風又下著雨的時候開了出去，整聯都是在寫贛江上熱鬧的景象，純寫景。然詩人看見滕王閣繁華落盡，不再以往的受到君王的青睞，已聽不到君王乘車的鈴聲，現在只聽到野鴨在江頭上不亭的哀鳴，心裡有無限感慨。在春江水暖，江邊沙洲的柳樹開滿柳絮的時節，人們爭食味道鮮美的河豚，到了春殘柳絮撲飛時則賤價矣，河豚市過，石首才上市，此聯純是寫實，對仗工整。此時詩人登上美麗的山陵與小溪相互輝映，讓他應接不暇，這時突然覺得自己已經白髮蒼蒼了，卻沒有像唐朝王勃那麼年輕卻有很好的詩才，能寫出〈滕王閣序〉這樣的千古絕唱。詩〈登江華寒亭〉：

到此腳跟酸，千峰迴不看。
年深碑字淺，日薄樹陰寒。
石罅巢蜂乳，籬根墮鳥殘。
愛吟還畏嶮，不敢倚欄干。⁴⁸

⁴⁷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17。

⁴⁸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36。

這是一首詩人登上寒亭，將所看到的景象忠實寫出來的寫實詩，詩人觀察入微，寫入詩中，無特殊意涵。江華即南宋道州江華縣，江華縣臨長江，南岸有山，地勢險峻，不易登臨，唐人瞿令見其雄偉於山上建亭。人言於大暑登之，疑天時將寒，炎蒸之地而清涼可安，故曰寒亭。唐、宋、元、明、清許多文人曾登寒亭作詩題刻。

首聯寫詩人辛苦地爬上寒亭腳跟已經痠痛，可見登亭的辛苦。登上寒亭之後，遠望著群山峰峰相連，看都看不完。頷聯寫寒亭的立碑所刻的碑文因為年代漸為久遠且在經過風吹雨淋而漸漸變淺了，太陽漸漸西下，讓在樹蔭底下讓人感覺到寒冷，此讓人有蕭瑟之感。頸聯寫詩人看到山壁的石縫中有蜂群築巢，用竹子圍成的籬笆下有鳥類墜落的遺骸，這兩句對仗工整，純為寫實。尾聯寫詩人看到這樣的景色，詩興泉湧，想對著這樣的風景吟詩，但恐怕這樣險惡的地形會發生危險，所以不敢離欄杆太近，整首詩讓人感覺詩人只是把他登寒亭時的真實感受與看到的景物客觀的寫出來，似乎並無更深一層的意涵。詩〈南林寺〉：

律院僧應俗，亭荒草木刪。

無碑堪考古，有客自看山。

竹好惟嫌密，雲多不自閒。

小溪知最近，童浴夜方還。⁴⁹

南林寺位在湖南道州寧遠縣治南關外，由詩意可見，南林寺當時已名存實亡，詩人寫出其頹敗的景象，讓人有不勝唏噓之感。

詩人來到南林寺，寺裡的和尚都已經還俗，廟裡早已空無一人，詩中所提之律院就是寺廟的意思。廟亭已經荒廢，長出的樹木雜草都快把亭子給淹沒掩蓋

⁴⁹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38。

了，景色極盡荒涼。有遊客前來，發現南林寺的碑已經不見了，因此無法得知南林寺的歷史由來，只好欣賞周遭美麗的山景。南林寺旁的竹林長得很漂亮又很密集。抬頭看，白雲在天空中不停飄著，感覺一點都閒不下來，讓人有種偏遠幽靜之情趣。此地雖偏僻但尚有人煙，有一個兒童知道附近有一條小溪，去溪裡洗澡玩水，直到天黑了才回家，給人一種輕鬆閒適的感覺。詩〈延真道院〉：

滄流翠竹接仙舟，靈菜丹虬拱上真。

擬就玄翁分半榻，閒聽秋雨守庚申。⁵⁰

本詩寫延真道院的內外景色與樂雷發在院內的點滴，完全寫實，無深切意涵。第一句寫延真道院緊臨著清澈的河水與蒼翠的竹林，可見言真道院是在很僻靜的林野之中。第二句寫道內的得道真人被靈菜、丹虬所環繞住，也可見此道院之信徒眾多，而句中的靈菜、丹虬均為道教的物品，上真就是得到的真人。第三句寫床位不夠，只好跟老翁分一半的床，第四句寫在這秋天的晚上，聽著雨聲，守夜不睡。後兩句寫樂雷發再延真道院住宿的情形，這首詩寫得非常寫實與直白，充分顯現俗白閑淡的詩歌特色。詩〈宿金灘〉：

瀧吏崖翁是賞音，江流泯泯對秋吟。

天蝦撲火帆檣晚，水狗捎魚島嶼深。

千里庭闈雲滿眼，十年湖海雁驚心。

今宵客枕清如水，稱讀西山夜氣箴。⁵¹

金灘，地名也，位在江西吉水縣境內，居贛江上游，乃樂雷發時值秋日遊歷至此，

⁵⁰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32。

⁵¹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17。

留宿時所見所感而作之詩。首聯寫事，乃詩人在這樣的秋天對著清澈的河水吟唱詩歌，而在河岸斷崖邊管理上下船隻的小吏老翁，就是詩人吟詩時最好的聽者，整聯給人有景色又有聲音之感。頷聯則是寫金灘的夜景，晚上的時候燈光邊佈滿了大大小小的飛蛾，河邊停滿了靠岸休息的帆船，水獺也在捕捉河裡深處的魚蝦，詩人把他所見寫實地記下來，給人生氣活潑之感。然此時的詩人因屢試不第，如今離京城有千里之遠，雙眼無法望見，且又離開家鄉，客居他地，心中惆悵油然而生，而詩人漂泊流浪也有十年之久，連飛雁都為之心驚。然夜深了，詩人躺在秋夜清涼的枕頭上，看著前人魏德秀所著之《夜氣箴》書，藉以表達詩人雖潛居鄉野，但仍不改其心中保持的純潔清明的心境。



第四章 樂雷發詩歌藝術技巧

古今中外每位詩人或自己內心的情感，或是受外在環境的薰陶，所創作的詩歌必有自己的藝術風格。樂雷發的詩歌題材豐富，在藝術手法上也有自己的特色。他善於用典，讓典故融於詩句中，且樂雷發用點多出現於七律中。

用典可於詩中有不便直述者，可借典故之暗示，婉轉道出作者之心聲減少語辭之繁累充實內容、美化詞句。用典可使文辭妍麗，聲調和諧，對仗工整，結構謹嚴，而增加外形之美，與豐富之內涵，獨樂雷發之詩頗有這種感受。

再者樂雷發長年隱居故鄉，其故鄉位居山野，多有昆蟲、魚鳥、草樹，樂氏每天接觸，故以這些小物入詩，讓詩充滿生意與樂趣。

詩歌對偶，於唐朝時最為受到重視，宋詩延續唐詩，詩人詩歌創作也均以對偶為務。樂雷發詩歌對偶極為豐富，幾乎詩詩對偶，成為其詩歌創作的極大特色。

第一節 用典多樣

用典是詩賦中常見的修辭技巧，中國文學用典起源甚早，劉勰在《文心雕龍·事類》云：

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濟九三，遠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書箕子之貞；斯略舉人事，以征義者也。至若胤征義和，陳政典之訓；盤庚誥民，叙遲任之言；此全引成辭以明理者也。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征義舉乎人事，乃聖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¹

¹〔南朝梁〕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93。

文中所謂的「征義舉乎人事」及「明理引乎成辭」，就是用典中所謂的「事典」及「語典」兩種方式。

「用典」對寫格律詩的詩人而言，不只能夠在既定的句子中容攝詩人深湛之情感，且在作品表達意的功能上，達到明白易曉之經濟效益。就藝術的表現方面來看，儷偶的美感時可藉由相對或相同意義之典故來呈現，形式上的對偶能引起審美的情緒，典故本身亦可提煉出詩文的深沉趣味，這是一種內在的藝術表現。另典故也是在詩文中引用的故事和有來歷出處的詞語。用典能夠借古明今，以便更簡潔、更形象、更充分地表情達意。

學者黃永武在其《中國詩學·鑑賞篇》云：

妙的用典是以常見的典故，別生巧思，借用原典、翻用原典、活用原典，以達到畫桑成絲、釀花為蜜的境地。張晉本《達觀堂詩話》說：「甚用絕不相關之典故，一經點化，觸手生春，解此可悟用典之法。」決不相干的典故是借用原典，點化生春是翻用或活用原典。²

以典入詩，是歷代詩人常用的手法。凡詩文中引用引用過去有關人、地、事、物之史實，或有來歷、有出處的語詞、佳句，來表達詩人某種願望或情感，而增加詞句之形象、含蓄與典雅，或意境內涵與深度，即稱用典。

樂雷發詩歌用典極多且極廣，舉凡歌行體、律詩、絕句多有用典，典來源有經典古籍，古人詩歌，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皆是樂雷發用典之來源，而他的「博覽群書，精通經史」，也可從詩歌大量運用典故中展現，然研究樂雷發的詩歌，我們可發覺樂氏用典大多為「事典」，僅少數為「語典」，故本節以樂雷發詩歌運

² 黃永武：《中國詩學·鑑賞篇》，臺北：巨流出版社，1976年，頁119。

用典故中的「事典」為研究主軸，而樂氏用典本身帶有特定意涵，有借古諷今之意，筆者將之分為對朝政不滿與為友人抱不平與自身感受三大類，茲分類如下：

一、對朝政不滿

宋朝末年，皇帝昏庸，史彌遠、賈似道等權臣敗壞朝政，再加上元軍大舉南侵，國事日不可為，大宋皇朝岌岌可危，對有著強烈愛國情操與懷抱著要報效國家與救國救民卻苦無施展抱負的樂雷發，只能用詩歌抒發心裡的不滿。詩〈讀系年錄〉頌、頸聯兩句：

婁敬金繒滿去轡，便看雷雨潤遐陬。
諸賢自抗排雲議，宰相方深偃月謀。³

「婁敬」與「偃月謀」兩件典故均與秦檜有關。婁敬，又名劉敬，生卒年不詳，西漢初齊國廬(今山東濟南常清)人。漢高祖時，匈奴兵強，控弦三十萬，常侵擾北方邊境，朝廷引以為憂，婁敬獻和親政策，主張以重幣遺匈奴。⁴詩人以匈奴比金國，意為和議給金國好處很多。「偃月謀」指陰謀，唐玄宗時宰相李林甫有「偃月堂」，李林甫常在堂中策劃讒害忠良之事。詩人以李林甫比秦檜，指他陷害岳飛等忠良，也暗指當朝權臣史彌遠、賈似道等人排斥異己之事。詩〈罪言〉頌聯與尾聯句：

石燕未蘇湘國旱，木牛那濟蜀川兵。
幸無杜老流離苦，切莫吟詩到北征。⁵

³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25。

⁴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劉敬叔孫通列傳》，臺北：宏業書局，1994 年，頁 1084-1085。

⁵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16。

三國時諸葛亮率兵出祁山，苦運量不易，遂作木牛流馬。《三國志·諸葛亮傳》：「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十二年春，亮悉大眾由斜穀出，以流馬運。」⁶宋理宗端平二年，蒙古闊端侵蜀，次年又寇江陵，九月入成都。當時國土凌遲，詩意以為縱有諸葛亮之長於巧思，製作木牛流馬，亦無濟於事也。樂雷發運用此典故，認為四川的戰事已經不可為，現在就算有什麼好的戰術或計策也都無濟於事了，對四川的局勢十分悲觀。

肅宗至德二年二月，杜甫自長安逃出，趕赴鳳翔行在，受左拾遺，因疏救房琯，觸怒肅宗，八月放還鄜州省妻子，遂賦〈北征〉。詩中歷敘國事之艱虞，胡塵未掃，詩人憂怖，極難為懷。宋朝至理宗時，權奸當道，元兵進逼，邊境岌岌可危，國事已不可為，詩人對此局面感到憂心恐懼。詩〈聽友人談蜀道事〉頸聯句：

韃智豈應強兀朮，蜀材正自欠吳璘。⁷

完顏宗弼（？—1148），本名斡啜，又作兀朮、斡出、晃斡出，女真族，太祖完顏阿骨打第四子，金朝名將、開國功臣，為人豪蕩，膽勇過人，猿臂善射，善於用兵。吳璘（1102-1167），南宋名將，少時沉毅有志節，知兵善騎射，讀書能通大義。南宋高宗時與兄吳玠駐守邊疆，在和尙原、仙人官屢破金軍。吳玠死後，他代為領兵，紹興十一年（1141年），收復秦州等地因秦檜主和被迫放棄。紹興三十一年，金帝完顏亮發動戰爭，他力疾督戰，收復州郡多處。兩年後因和議放棄。樂雷發認為現今的蒙軍雖沒有像金朝兀朮勇膽過人，善於用兵之將才，但我朝也不再像吳璘能夠打敗強敵之將了，對於邊境局勢相當憂心。詩〈胡料院出示車攻圖仍索俚作〉：

⁶〔西晉〕陳壽著：《三國志》第4冊，北京：中華出版社，1975年，頁925。

⁷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22。

世人苦謗陳濤斜，卻向齊門空鼓瑟。⁸

陳濤斜(今陝西咸陽東)，又名陳濤澤。陳濤斜之戰，《唐書》載宰相房琯以牛兩千乘，馬步夾之，與賊將安守忠遇於咸陽之陳濤斜，大敗，死傷四萬餘人，杜甫有〈悲陳濤〉詩⁹詠其事。此戰，房琯不諳軍務，臨戰又不分析戰場的具體情況，只知照搬書本，泥於古法，因而招致慘敗，而今人則以此事來毀謗豫章先生。「卻向齊門空鼓瑟」則是引用《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齊有三騶忌，其前騶忌，以鼓瑟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¹⁰意乃騶忌以彈琴的技藝得以求見齊威王，因而參與國家政務，被封為侯甚至拜相，此為運用事典，樂雷發以此諷刺朝臣無才能卻能拜相封侯。詩〈寄許介之〉尾聯句：

中原應有樓蘭國，空鎖吳鉤到白頭。¹¹

第一句之樓蘭國，原指漢代西域鄯善國，本名樓蘭，今新疆有樓蘭故址。漢昭帝元鳳中，平樂監傅介子誅樓蘭國王，持其首級晉謁天子，以功封為義陽侯。¹²唐王昌齡詩：「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¹³此句乃意為北宋亡於外族久矣，而蒙古侵略的軍隊又逼近江淮荆襄。吳鉤是春秋時期流行的一種彎刀，它以青銅鑄成，是冷兵器裡的典範，充滿傳奇色彩，後又被歷代文人寫入詩篇，成為馳騁疆場，勵志報國的精神象徵。在眾多文學作品中，吳國的利器已經超越刀劍本身，上升成為一種驍勇善戰、剛毅頑強的精神符號。李賀《南園十三首·其五》：「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請君暫上凌煙閣，若個書生

⁸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1。

⁹ [清]聖祖御定：《全唐詩》第4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頁2268。

¹⁰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孟子荀卿列傳》，臺北：宏業書局，1994年，頁919-920。

¹¹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7。

¹² [東漢]班固撰：《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3301。

¹³ [清]聖祖御定：《全唐詩》第2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頁1444。

萬戶侯？」¹⁴此句樂雷發感嘆南宋軍隊沒有戰力，也未盡全力抵抗進犯的敵軍。

二、爲友人抱不平

樂雷發一生廣交好友，其所交之友均是清流之士或在朝爲官的忠直之士，無奈朝廷腐敗，佞臣弄權陷害忠良，樂雷發所交之友中，多有遭受陷害，蒙受不白之冤，樂雷發對此無能爲力爲其平反，只好藉由詩歌來對友人抱不平。詩〈寄雪蓬姚使君〉頸聯句：

梅花且補離騷闕，薏苡應爲史筆知。¹⁵

《後漢書·馬援傳》記載馬援在交趾時曾食薏苡仁以預防瘴氣，因爲交趾的薏米粒大，馬援載滿了一車來作種子，後來有人上書，稱車上所載皆「明珠文犀」¹⁶來詆毀馬援。此詩是以馬援遭人誣陷詆毀的歷史典故來說明姚鏞因侮帥臣，而遭貶衡陽的遭遇。

樂府詩〈飲馬長城窟行〉：「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¹⁷後遂以鯉魚作爲書信的代稱。湘鱗六六，湘水所產的鯉魚，鯉魚有三十六鱗，所以說鱗六六。樂雷發生於南宋末年，帝王昏庸無能，奸佞當道，把持權力，陷害忠良，朝政日益敗壞，在樂氏的眾多好友中，有人入仕在朝爲官，這些多爲正直之士，但卻爲權臣所害，遭受貶謫，樂雷發對此有所憤恨，而爲其作詩勉勵他們，認爲終有還他們公道的一天。樂雷發用與朋友有著類似遭遇的人物作爲典故，來證明他們皆忠於國家，卻遭人誣陷，來對他們的所受的遭遇感到不

¹⁴ [清] 聖祖御定：《全唐詩》第 6 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 年，頁 4401。

¹⁵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15。

¹⁶ [南朝宋] 范曄撰，司馬彪注：《後漢書·馬援傳》第 3 冊，臺北：中華書局，民國 54 年，頁 13。

¹⁷ [梁] 昭明太子撰，[唐] 李善注：《昭明文選譯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 年，頁 756。

平。此詩即有此意。〈送李公洛遊臨武〉頸聯句：

客路欲依嚴挺子，瘴鄉已老少游兄。¹⁸

嚴挺子即是嚴挺之（673—742），唐華陰（今陝西華陰縣）人，名凌，字挺之，以字行。曾任右拾遺。玄宗開元中任給事中，典掌貢舉，時號平允。被李林甫所排擠，貶洛州刺史。秦觀（1049-1100），字少游，一字太虛，江蘇高郵人。曾任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國史院編修官。紹聖初（1094），坐元祐黨籍，出任杭州通判，又被貶監處州、郴州、橫州、雷州等地。嚴挺之跟秦觀生於不同朝代，但都是因故被貶謫，似乎以這兩人的遭遇在為李公洛被貶謫抱不平。詩〈濂溪書院吊曾景建〉頸聯句：

蒼野騷魂惟我吊，烏臺詩案倩誰刊。¹⁹

烏臺即是「御史台」，烏臺詩案發生於神宗元豐二年(1079年)，是北宋年間的一場文字獄，結果蘇軾被抓進烏台，被關四個月，後經力保，改謫黃州團練副史安置。南宋理宗寶慶元年史彌遠當權時也掀起一場「詩案」，曾景建為關鍵人物之一，同時亦為受害者。《鶴林玉露》記載：

曾景建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貶斥。景建，布衣也，臨川人，竟謫春陵，死焉。²⁰

¹⁸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32。

¹⁹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25。

²⁰ [宋]羅大經撰：《鶴林玉露》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06。

樂雷發以蘇軾比曾景建，同樣都遭遇詩案，但蘇軾能從中脫身，曾景建卻受害，感嘆誰能為曾景建從詩獄冤案中平反呢？詩〈胡料院出示車攻圖仍索俚作〉：

姬家出車詠，嬴家小戎詩。

衛家武剛扞突騎，馬家偏廂走羌夷。²¹

在此詩，樂雷發盛讚姬家、嬴家、衛家與馬家的功績，也期待現今朝廷也能再有這樣的君臣出現。姬家即是周宣王姬靜，在位期間復興周朝，號稱「宣王中興」。

《詩·小雅》之〈車攻〉篇²²，寫周宣王在東都熬山與諸侯會獵的情形，以見其軍之實盛。《詩序》云：

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²³

句中寫出了周宣王時「四方既平，王國庶定。」²⁴的局面。嬴家指秦始皇秦嬴之先祖，小戎即《小戎》詩，為《詩·秦風》之篇名，讚美秦襄公備其甲兵征討西戎時兵車的威武和精善。《詩·秦風》有〈車鄰〉篇，其詩序：「〈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²⁵秦國成為大國就是從秦仲開始的。衛家是指漢武帝時衛青為車騎大將軍大敗匈奴事。衛青，官至大將軍，封長平侯。西漢初年起，匈奴不斷攻擾北方諸郡。元朔二年(前 119 年)，他率軍大破匈奴，控制了河南地區。元狩四年(前 127 年)，又和霍去病共同打敗匈奴主力。他前後

²¹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11。

²² 朱守亮：《詩經評釋》上冊，臺北，學生書局，1984 年，頁 504-508。

²³ 〔西漢〕毛萇傳述，朱熹辨說：《詩序》，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32。

²⁴ 〔西漢〕毛萇傳述，朱熹辨說：《詩序》，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32。

²⁵ 朱守亮：《詩經評釋》上冊，臺北，學生書局，1984 年，頁 347。

十次出擊，解除了匈奴對漢王朝的威脅。馬家，即是馬隆，《晉書·馬隆傳》：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出涼州刺史失羌戎之和，俄而西河斷絕，帝西顧而嘆，乃以隆為威武太守。……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²⁶

樂雷發以周宣王、秦襄公等四個歷史典故來期許現今能有如此雄才大略的皇帝，也期許現今能有如衛青跟馬隆一樣，能有打敗強敵，且功績彪炳的將領，但樂雷發想必是失望了。詩〈贈別陳東甫呈尚書鐘公〉頷聯句：

泣玉可能悲卞子，買金只合鑄鐘期。²⁷

本詩樂雷發寫出「卞和泣玉」與「伯牙碎琴」兩則歷史典故，其中「卞和泣玉」典故出自《韓非子·和氏》篇，《琴操·信立退怨歌》：

卞和者，楚野民，得玉璞以獻懷王。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以為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抱其璞而獻之。平王復以為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子立為荊王。和復欲獻之，恐復見害，乃抱其玉，而哭荊山之中，晝夜不止，泣盡，繼之以血。²⁸

此句以卞和獻璞玉給楚王，卻被認為騙子而被斫腳，最後哭到眼睛流血，樂雷發

²⁶ [唐]房玄齡等著，杜寶元譯注：《晉書》第3冊，臺北：錦繡出版社，1992年，頁12。

²⁷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27。

²⁸ [東漢]蔡邕撰：《琴操》，板橋：藝文出版社，未註出版年，頁29-30。

以此典故，來為陳東甫想一心報國，卻不為所用抱不平。《呂氏春秋·本味》：

伯牙鼓琴，鐘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鐘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鐘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鐘子期死，伯牙碎琴絕弦，終身不復鼓，以為世無足復為鼓琴者。²⁹

此句樂雷發以伯牙善於彈琴，而子期喜歡聽伯牙彈琴來做比喻，藉以表達他與陳東甫是一對志同道合的知音。詩〈題李湛溪詩集後〉頷聯句：

詩句多如姚少監，行程還似杜參謀。³⁰

第一句姚少監即是唐末詩人姚合。姚合為唐宰相姚崇之曾孫，陝州（今河南陝縣）人。元和十一年（816年）進士，授武功主簿。歷任監察御史，金、杭二州刺史、刑部郎中、給事中等職，終秘書少監。世稱姚武功，其詩派稱武功體。有《姚少監詩集》10卷，其集在北宋不甚顯，至南宋「永嘉四靈」始奉為宗。此句在稱讚李湛溪詩歌創作之豐富。杜參謀即杜甫，因其在成都時曾一度在劍南節度使嚴武幕中任參謀，故世稱杜參謀。他進士未第後，四處飄泊，先遊北方，後移西部，晚年流落南國，病死湘江。此句寫李湛溪跟杜甫一樣，一生顛沛流離。然李湛溪何許人也，歷史並無記載此人，故我們僅是以樂雷發的詩作中略窺一二，但詩人與李為好友，也未免有溢美之詞。詩〈題昭州田廷亮書稿後〉之二：

少海無波鶴禁虛，滿朝閉口養曹蜍。³¹

²⁹〔戰國〕呂不韋著，劉文忠譯注：《呂氏春秋》，臺北：錦繡出版社，1993年，頁167。

³⁰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28。

「少海無波鶴禁虛」句典故，源自漢劉向所著《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七月七日乘白鶴駐山巔，謝時人而去³²，後世遂稱太子之駕曰鶴駕。鶴禁虛，意指尚無太子，南宋理宗在位三十九年，晚年始建儲，廷臣皆不敢言，田廷亮竟上疏請立太子。「滿朝閉口養曹蜍」句，意為滿朝官員皆與曹蜍一個模樣。《世說新語·品藻》載：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懷懷恒如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貉獾啖盡。」

33

文中之曹蜍及李志皆唯唯諾諾之輩，樂雷發運用此典故意指朝中皆如曹、李，對於建儲之事不敢對理宗言。詩〈呈姚雪蓬使君〉：

賴有行人碑尚在，棠陰依舊戀東風。³⁴

《詩·國風》有〈甘棠〉篇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³⁵乃讚美召伯，後世稱居官清廉，深得民心為棠陰。姚雪篷知贛州，本無貪瀆罪，只因忤陳子華而去官，眾人皆知。

三、抒發自身感受

樂雷發舉士不第，長期隱居故鄉寧遠，雖故鄉山巒疊障，景色壯麗，樂事頗能怡

³¹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31。

³² [西漢]劉向：《列仙傳》，中國神仙傳記文獻初編第1冊，臺北：捷幼出版社，1992年，頁6。

³³ [東晉]劉義慶：《世說新語》，臺北：廣文書局，1987年，頁143-144。

³⁴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6。

³⁵ 朱守亮：《詩經評釋》上冊，臺北，學生書局，1984年，頁76。

然自得，且不以生活窮困微苦，但有時也會因為累世不第，救國無門，對朝政的腐敗與君王的昏聩發出不平之鳴，樂氏以典故來抒發自身感受。〈閑居自遣〉首聯句：

雨積桑樞長昔邪，誰能載酒訪揚家。³⁶

樂雷發辭官歸隱，賦閒在家，生活貧困，平時鮮少有人拜訪，屋內已長滿了烏韭。樂雷發引《漢書·揚雄傳》：「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³⁷以揚雄自居。揚雄生活貧困，「人希至其門」，與樂雷發同，故樂氏以「誰能載酒訪揚家」來抒發心裡的感受。

樂氏隱居故鄉，自比許由。許由，上古隱逸之士，皇甫謐《高士傳》云：

許由，字武仲，……堯讓天下於許由，……不受而逃去。由於是遁耕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生，是故洗耳。」許由沒，葬箕山之巔，亦名許由山。³⁸

樂雷發隱居溪邊小屋，將小溪取名許由溪，乃以許由自居，故寫「許由溪上小屠蘇」，以表學習許由的精神，不再出仕為官的意志。詩〈疏拙〉頸聯句：

³⁶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6。

³⁷ [南朝宋]范曄撰，司馬彪注：《漢書·楊雄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3585。

³⁸ [西晉]皇甫謐：《高士傳》，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48冊，臺北：商務出版社，1983年，頁88。

采薇有備淮南靜，移粟無謀浙右饑。³⁹

《史記·伯夷列傳》：「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採期薇兮。」⁴⁰南宋末年，蒙古軍侵略氣燄囂張，國家滅亡，不待龜卜。樂雷發有這樣的預見，又安能無採薇之備。「移粟」乃引《孟子》：「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⁴¹樂雷發作詩之年，正值浙右飢旱。詩〈下第歸後李伯輝李景魏索近詩〉頸聯句：

宋五已漸稱進士，陳三何用作詩人。⁴²

宋五即為宋濟，唐朝詩人，德宗時人物，排行第五，屢試不第，以布衣終。陳三為北宋著名詩人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己，別號後山居士，排行老三，故曰陳三。性耽苦吟，故稱之「閉門覓句陳無己」⁴³此句指不用學陳三以作詩自討苦吃。詩〈萍鄉病渴〉：

楚王萍實甜如蜜，不許詩人取次嘗。⁴⁴

詩中「楚王萍實甜如蜜」句典故，源自魏王肅所注之《孔子家語》一書〈致思〉篇，其內文記載：

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

³⁹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27。

⁴⁰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伯夷列傳》，臺北：宏業書局，1994年，頁826。

⁴¹ [東漢]趙岐注，[宋]孫奭撰：《孟子注疏》卷1上，台北：藝文圖書館，1997年，頁11。

⁴²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28。

⁴³ [宋]黃庭堅撰：《山谷全集》第1冊，臺北：中華書局，1965年，頁10。

⁴⁴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31。

遍問群臣，莫之能識。王使使聘于魯，問於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可剖而食也，吉祥也，唯霸者為能獲焉。」⁴⁵

此即「楚江萍」典故的由來，喻吉祥而罕見難得之物。樂雷發詩中運用此典故之意義，已於上個章節提到，不再重複敘述。

第二節 小物入詩

清代詩人沈德潛在其《說詩碎語》談論宋詩的流變：

西江派黃魯直太生，陳無己太直，皆學杜而未濟其炙者。然神理未泯，風骨獨存。南渡以下，范石湖變為恬縵，楊誠齋、鄭德源變為諧俗，劉潛夫、方巨山之流，變為纖小；而四靈諸公之體，方幅狹隘，令人一覽易盡，亦為不善變矣。⁴⁶

劉潛夫即劉克莊，方巨山為方岳，兩人均為江湖詩派代表人物，而文中「纖小」，即是張宏詩在其《江湖詩派研究》中所提之「纖巧」⁴⁷他說：「纖巧，具體地說，主要表現在小、巧、纖、細。」⁴⁸這也是江湖詩人詩作的一大特點。

樂雷發的詩雖不完全同於江湖派，但仍同江湖派詩人有一定關係。樂雷發詩雖被前人評為「風骨頗道，調亦瀏亮，實無猥雜粗俚之弊。」⁴⁹或「雄深老健，突兀自放。」⁵⁰但樂雷發畢竟是江湖派詩人，其詩風也必受當時文學環境與生活

⁴⁵ [魏]王肅注：《孔子家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9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20。

⁴⁶ 沈德潛：《說詩碎語》，續修四庫全書第 170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15。

⁴⁷ 張宏生：《江湖詩派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頁 88。

⁴⁸ 張宏生：《江湖詩派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頁 88。

⁴⁹ [清]永瑤、紀昀等撰：《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 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317。

⁵⁰ [宋]樂雷發：《雪磯叢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82 冊，臺北：商務出版社：1983 年，頁

環境所影響，詩常表現出「小、巧、纖、細」中之「小」上。《江湖詩派研究》說道：

從江湖詩人的選材習慣來看，他們筆下的自然物象，多為小橋流水、夏木秋蟬，前輩詩人如陸遊詩中的雄其的山川被秀麗的西湖所取代，奔騰的俊馬被流轉的黃鶯所取代，更不用說在表現社會生活方面的區別了。⁵¹

樂氏詩歌雖以小物入詩，但並無「寒酸纖瑣」之感，實難能可貴，或有讓人「俗」之感，然而就張子維《莊子：這個智慧我們用了 2300 年》這本書的一段話所說的：

自然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鳥一魚都蘊含著至理奧妙，無限玄機。身處大自然中體會心性與天地之氣的相通，感應天人合一，使身心和萬物渾然一體，陶醉在雲鳥相伴的忘我境界之中。⁵²

故以草木鳥魚為詩，也可視為詩人天人合一之感受。綜觀樂雷發《雪磯叢稿》的詩集，舉凡梅蘭竹菊，蟲蠅鳥獸，花草樹木均為他詩歌創作的材料。茲就將樂雷發小物入詩分列如下：

一、梅蘭竹菊：

大凡生命和藝術的「境界」，都是將有限的內在的精神品性，升華為永恆無限之美。梅、蘭、竹、菊成為中華民族感物喻志的象徵，也是詠物詩和文人畫中最常見的題材，正是根源於對這種審美人格境界的神往，梅蘭竹菊雖自古為詩人

690。

⁵¹ 張宏生：《江湖詩派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88。

⁵² 張子維：《莊子：這個智慧我們用了 2300 年》，臺北：宇河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頁137。

雅士所吟詠的對象，但筆者仍將此四物列為小物，乃因樂氏仍有其他花木入詩，再者樂雷發只是將梅蘭竹菊作為詩中的角色，並非是以詩歌詠梅蘭竹菊，故筆者是以小物入詩論。

(一)梅花

江湖派詩人喜愛詠梅，對於梅花可謂情有獨鍾，尤其以方岳最為人所知。在現存方岳的詩一千三百餘首，其中明確標題詠梅之作就有七十多首，而未以梅花為題，只在詩中提及梅花的詩更是不可勝數。同為江湖詩派詩人的戴石屏有〈梅〉詩：

孤標粲粲壓群葩，獨佔春風管歲華。
幾樹參差江上路，樹枝粧點野人家。
冰池照影何須樂，雪岸聞花不見花。
絕似人間隱君子，自從幽處作生涯。⁵³

這是一首典型的詠梅詩，雖然樂雷發並無真正的詠梅詩，但梅花在他詩中常出現，也可見梅花在詩人的心目中仍是情有獨鍾。以下列舉樂雷發所作有「梅」之詩句：

梅花且補離騷闕，蕙苾應為史筆知。

〈寄雪蓬姚使君〉⁵⁴

細嚼梅花看總義，只應姬老是相知。

〈謁山齋先生易尚書〉⁵⁵

⁵³〔元〕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匯評》中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841。

⁵⁴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5。

老依牙纛撚吟髭，又折梅花話別思。

〈送桂帥鐘尚書赴召〉⁵⁶

陸續城邊按部歸，梅花隨處撲征駢。

〈呈廣西張提刑〉⁵⁷

梅花好處共心期，曾擷天葩寄夢思。

〈寄蕭大山兄弟〉⁵⁸

何人會得登臨意，閒嚼梅花伴酒尊。

〈訾家洲〉⁵⁹

春吟應欠梅花在，時事曾言楮幣無。

〈寄吳茂遠〉⁶⁰

桂州楊五今何處，雪片梅花枉費詩。

〈桂林歲晚憶鍾尚書〉⁶¹

在樂雷發以花作詩中，梅花出現次數最多。樂雷發在全宋詩卷三四六九至三四七三四卷共一百三十五首詩中，提及梅花的詩共有十五首，在所有作為詩的材料中，出現的數量是最多的。再上敘多首以梅花作詩的詩句當中，或是純粹寫景物，或是要表達意象，再在都顯示梅花在樂雷發詩歌創作重之重要性。

(二)蘭花

蘭花是高潔淡雅、神韻兼備的花朵，其純正幽遠、沁人心肺的香味自古以來受人喜愛，蘭花多長於野地山谷，為樂雷發隱居故鄉山野所常見之花類，故詩中

⁵⁵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5。

⁵⁶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5。

⁵⁷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6。

⁵⁸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8。

⁵⁹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9。

⁶⁰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20。

⁶¹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31。

有以蘭花爲詩。以下列舉樂雷發所作有「蘭」之詩句：

名似浦雲山雨起，詩連沅芷澧蘭香。

〈題豫章宋德父遊湘詩卷〉⁶²

沅芷澧蘭猶可寄，江雲渭樹苦難同。

〈蘇瑩中先往新淦過新喻訪之不遇賦詩爲寄〉⁶³

捐玦江頭弄釣舟，蘭花杜若滿芳洲。

〈讀李群玉集〉⁶⁴

此三首詩多爲稱讚蘭花之香氣，也是多爲寫景，並非爲詠蘭詩，只是將所見之蘭花寫入詩句中而已。

(三)竹子

樂雷發的故鄉寧遠與九疑山，在當時仍是未完全開發之地，此地山巒疊起，樹木叢生，竹子必爲常見之木，故樂氏多有以竹入詩。以下列舉四首樂雷發所做有「竹」之詩句：

竹好惟嫌密，雲多不自閒。

〈南林寺〉⁶⁵

剪竹疑峰新制笛，待衝霜月訪桓伊。

〈寄雪蓬姚使君〉⁶⁶

竹塢松灣遍屨痕，斷碑無首野苔昏。

⁶²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24。

⁶³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26。

⁶⁴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30。

⁶⁵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38。

⁶⁶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15。

□ 箒竹畔擁雙旌，回首江籬隔楚汀。

〈餞雲壑唐使君赴邕州〉⁶⁸

以上這四首以竹子作為詩歌材料的詩句中，應均是以純寫景為主，也是詩人將其所見之竹，寫實的寫入詩句之中。另「倦遊應許借吟筇」之筇與「瀟碧千竿對老身」之瀟碧均也是竹子的一種。

(四)菊花

菊花為秋天代表性的花朵，常出現各代詩人詩中，在樂雷發詩中，就是以菊花來代表秋天，或也有代表孤寂之意，以下舉樂雷發所作有「菊」詩句之詩〈擬遊長沙至零陵忽動歸興〉與詩〈送董炎震歸攸縣〉：

乾坤納納催霜鬢，歧路悠悠又菊花。⁶⁹

千菊溪頭話別情，君行我住兩伶俜。⁷⁰

此二句均是描寫景色與心情，意在開滿千朵菊花的溪頭，在淒涼的秋天裡，訴說彼此的離別之情。詩〈送李公洛遊臨武〉與詩〈訪菊花山人沈莊可〉：

嶺梅瀟菊兩關情，歲晚江湖載酒行。⁷¹

⁶⁷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19。

⁶⁸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20。

⁶⁹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19。

⁷⁰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23。

⁷¹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21。

網盡珊瑚採盡珠，只餐秋菊養詩臞。⁷²

綜觀樂雷發所創作的詩句，菊花在樂雷發以花為題材的詩作中，出現的次數是僅次於梅花第二多的，總計共出現四次。

(五)其他花卉

樂雷發詩歌創作題材在花卉方面我們可得知以梅花居多，但仍有以其他的花卉作為他詩作的題材。「看書喜對決明花」⁷³決明，有草決明跟石決明。草決明，一年生草本植物，夏季開花，結莢果。〈聞邊報寄姚雪蓬〉詩「楚客汀洲搴杜若」⁷⁴，杜若即是花類的一種，在樂雷發許多詩作中作為題材。〈送邵瓜坡試湖南漕舉〉「槐花匝路促湘行」⁷⁵此句槐花純為寫實，並無其他意涵。〈題王堯章佇香亭〉詩句「苦愛蓮花入夢思」⁷⁶蓮花也為詩人喜愛的題材。〈舜祠送桂林友人〉詩「渡江衣冷荻花風」⁷⁷，荻花也是純為寫景，無特殊意義。〈讀李群玉集〉詩「蘭花杜若滿芳洲」⁷⁸形容沙洲滿是蘭花與杜若，純為寫景句。〈疏拙〉詩「客路鶯花愁裡看，故山煙雨夢中歸。」⁷⁹則是以鶯花為題材，鶯花為鶯啼花開，泛指春日景色，並非確切指哪一種花。〈陳東甫酒閒舉作歸心只有杜鵑知之句猶未成篇因為續之〉詩「故園春雨老辛夷」⁸⁰辛夷即木筆花，又名望春花。含苞未放時形狀像毛筆頭。韓愈詩：「辛夷高最先開」⁸¹也是指木筆花。

二、草木菜藥

⁷²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26。

⁷³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6。

⁷⁴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7。

⁷⁵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20。

⁷⁶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33。

⁷⁷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23。

⁷⁸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30。

⁷⁹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27。

⁸⁰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27。

⁸¹ [清]聖祖御定：《全唐詩》第5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頁3804。

樂雷發在全宋詩所收錄的一百三十五首詩歌中，以植物尤其是草本植物作為題材最為多樣，像這種以生活日常的。詩〈書蕭千巖集〉：

茵陳終不肥方朔，芣苢何堪病冉耕。⁸²

詩中「茵陳」是一種蒿類植物，「芣苢」又稱「芣苢」，即是車前草，傳言它的子可以治婦人不孕症，茵陳與芣苢均為藥草。詩〈寄雪蓬姚使君〉：

藹車翻翻薜芷綠，欲往從之道阻長。⁸³

「藹車」香草名，即芎藭。《離騷》：「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藹車與江蘼。」⁸⁴ 樂雷發詩中所出現的香草、植物多與《離騷》同。詩〈閑居自遣〉：

雨積桑樞長昔邪，誰能載酒訪揚家。⁸⁵

詩中提到「昔邪」即是烏韭，為苔類，《廣雅·釋草》：「在屋為昔邪，在牆為垣衣。」⁸⁶故可知樂雷發詩中所描述之昔邪長於室內。詩〈寄雪蓬姚使君〉：

梅花且補離騷闕，蕙苢應為史筆知。⁸⁷

⁸²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17。

⁸³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15。

⁸⁴ 盧秀如：《離騷譯註》，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92 年，頁 77。

⁸⁵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16。

⁸⁶ [魏]張揖撰：《廣雅·釋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2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465。

⁸⁷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15。

詩中提到的「薏苡」俗稱為「藥玉米」，長於中國南方，可食用並可入藥。據《後漢書·馬援傳》記載，馬援率軍至交趾還，因愛南方薏苡之果實大，欲以為種，故滿載一車而歸，謗者誣為明珠一車，故薏苡除為可食之物外，也可作為歷史典故。詩〈送史主簿之鄂就關〉：

才大豈堪棲枳棘，官清應只友蘭荃。⁸⁸

詩中所言之「蘭荃」實為蘭花與荃兩種植物，荃為香草，《玉篇·艸部》：「荃，香草也。」⁸⁹詩〈寄仙巢先生鍾尚書〉：

老境只須尋遠志，世途還要避沙蟲。⁹⁰

「遠志」為中藥的一種，屬植物，用其地下根，倘用其莖葉，即為小草；而沙蟲則種蟲類，即蟻，又名短狐可歸類為動物，《詩·小雅》：「為鬼為蟻，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⁹¹據稱：蟻形如蟹，三足，生於越南，在水中含沙射影，故又名射工。樂雷發以沙蟲為詩，乃喻在暗處害鍾尚書之陰險小人。詩〈佳人兩章寄許東溪〉：

朝餐落蘂兮夕饌江蘼，欲往從之兮我馬虺隤。⁹²

首句提到之「落蘂」是菊花的別稱，次句之「江蘼」為一種藻類，也有一說為龍

⁸⁸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20。

⁸⁹ [南朝梁]顧野王撰：《玉篇》卷中，臺北：中華書局，1965 年，頁 20。

⁹⁰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18。

⁹¹ 朱守亮：《詩經評釋》下冊，臺北：學生書局，1984 年，頁 587。

⁹²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12。

鬚菜之別名，「江蘿」在樂雷發的詩作中出現多次。詩〈題許介之譽文堂〉其二：

聖朝自要求參朮，吾道何應賤蕨薇。⁹³

詩中第二句之「蕨薇」爲蕨與薇，均爲野菜，可以食用。《詩·召南》：「陟彼南山，言采其薇。」⁹⁴此句之「薇」與樂雷發詩同。詩〈雨夜讀陸放翁集〉：

濕薪添芡蕪，苦茗帶芎煎。⁹⁵

這兩句共有三種植物，「芡」說文解字：「芡，乾芻。」⁹⁶《爾雅·釋草》：「芡，牛薪。」⁹⁷餵食家畜的乾草。「茗」，即是茶葉。「芎」即芎藭，根可入藥，又名川芎。詩〈寄蕭大山兄弟〉與詩〈擬遊長沙至零陵忽動歸興〉：

賸擬尋君攀桂樹，路遙誰肯借驢騎。⁹⁸

擬尋禹柏過長沙，且泊愚溪問酒家。⁹⁹

這兩首別爲「桂樹」跟「柏樹」均爲常見之樹，樂雷發久處鄉野，必也常見這類樹木。詩〈登潭州懷雪蓬姚使君〉：

⁹³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24。

⁹⁴ 朱守亮：《詩經評釋》上冊，臺北：學生書局，1984 年，頁 72。

⁹⁵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37。

⁹⁶ [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高雄：復文圖書，2008 年，頁 44。

⁹⁷ [清]阮元審定，[清]盧宣旬校：《十三經注疏》第 8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 年，頁 135。

⁹⁸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18。

⁹⁹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19。

筇井裴亭遍短筇，紅塵歸騎又匆匆。¹⁰⁰

筇爲一種竹子。實心節高，適於作柺杖。詩〈送李煥雲赴恭城主簿〉：

官況不妨棲枳棘，客程還見食檳榔。¹⁰¹

詩中寫到之「枳棘」爲多刺之木，屬惡木。「檳榔」，嶺南地區常見，廣西民俗常嚼食。詩〈汴堤柳〉：

萬縷春風窳汴堤，錦帆何處柳空垂。¹⁰²

詩中提到的柳樹也是常見之樹，也常被詩人作爲詩歌題材。

三、魚蟹蟲蠅

江南地區天氣暖和潮溼，雨量充沛，河流眾多，湖泊星羅棋布，植物生長茂盛，提供蟲蠅與魚蟹良好的生活環境，故魚蟹蟲蠅在江南地區幾處處可見。樂雷發長期在江南活動，而些也就爲樂雷發詩歌創作之材料，下列詩句可見：

江頭魴鯉香晨膳，境內鷓鴣冷夜窠。

〈贈江華熊伯巖〉¹⁰³

江繞衡門接旅津，鯉魚風歇水粼粼。

〈小樣袁家窠竹居買酒〉¹⁰⁴

¹⁰⁰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20。

¹⁰¹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23。

¹⁰²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30。

¹⁰³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21。

¹⁰⁴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19。

湘鱗六六寄相思，疏柳新蟬想別時。

〈寄雪蓬姚使君〉¹⁰⁵

這三首詩中所用之於類題材均為鯉魚，「魴鯉」為鯉魚的一種，「湘鱗」即為鯉魚，而「六六」則為鯉魚的代稱，又如詩〈送蕭大山赴新興令〉：

魚婢蟹奴供俎豆，馬入龍戶雜耕桑。¹⁰⁶

「魚婢」，《爾雅·釋魚》於〈鱮、鮒、鰕、鯿〉注曰：「小魚也，似鮒子而黑，俗呼為魚婢。」¹⁰⁷呂本中詩：「土俗尊魚婢，生涯欠木奴。」¹⁰⁸「蟹奴」，本草綱目云：「海中蟹大如錢，而腹下又有小蟹如榆莢者，蟹奴也。」¹⁰⁹唐皮日休詩：「蟹奴晴上臨潮檻，燕婢秋隨過海船。」¹¹⁰由上述典故可知，魚婢、蟹奴乃小魚、小蟹之義。詩〈滕王閣下賦〉：

柳汀絮滿河豚賤，桃塢花殘石首來。¹¹¹

「河豚」、「石首」皆為魚名。此兩句的意思為：河豚味道鮮美，但魚春江水暖，蘆芽萌生之時，人們爭相而食之，等到春殘柳絮撲飛之時則價錢變為低賤。河豚市過，石首方上來，此二句純為寫實。詩〈喜李景魏就熊伯岩縣尉招〉：

¹⁰⁵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15。

¹⁰⁶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26。

¹⁰⁷ 〔清〕阮元審定，〔清〕盧宣旬校：《十三經注疏》第 8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 年，頁 166。

¹⁰⁸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28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18108。

¹⁰⁹ 〔明〕李時珍：《新訂本草綱目》下冊，臺南：世一文化，2001 年，頁 1404。

¹¹⁰ 〔清〕聖祖御定：《全唐詩》第 9 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 年，頁 7081。

¹¹¹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17。

鱣魚堂上春開帳，鴻鵠灘前夜對衾。¹¹²

鱣魚，鱣一類的魚，又通鱣。《爾雅·釋魚》注曰：「鱣，大魚。似鱣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為黃魚。」¹¹³《後漢書·楊震傳》：

震少而好學，明經博覽，無不窮究，常客遊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後有冠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項也。數三者，三台也，先生至此升已。」¹¹⁴

蛇鱣為蛇與鱣魚的並稱，意乃有鸛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有都講取魚進說道：「蛇鱣為卿大夫服，鱣數有三，便是三台預兆，先生當從此升遷了。」意指樂雷發為李景魏任縣尉感到高興。詩〈秋日行村路〉：

一路稻花誰是主，紅蜻蜓伴綠螳螂。¹¹⁵

詩中第二句之蜻蜓與螳螂均是鄉間常見的昆蟲，讀起來有鄉間生活的情趣與悠閒感。詩〈擬遊長沙至零陵忽動歸興〉：

歲早可能飛石燕，秋高還看落天蝦。¹¹⁶

¹¹²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21。

¹¹³ 〔清〕阮元審定，〔清〕盧宣旬校：《十三經注疏》第 8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 年，頁 165。

¹¹⁴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郭泰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1759-1760。

¹¹⁵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31。

¹¹⁶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 6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 年，頁 41319。

詩中第一句之石燕，古代腕足類動物化石，因其形狀似燕，故名石燕，常於打雷大風時群飛，今已不復見。《水經注·湘水》云：

其山有石，紺而狀燕，因以名山。其石或大或小，若母子焉，及其雷風相薄，則石燕群飛，頡頏如真燕矣。¹¹⁷

《漢唐地理書鈔》載：「零陵山上有石燕，形似燕得風則飛，頡頏如真燕。」¹¹⁸又載：「石燕在零雲縣，雷風則群飛翩翩然，其土人來採有乾者，今合藥或用。」¹¹⁹天蝦，兩廣地區常有之蟲類。《桂海虞衡志》：「天蝦狀如飛蚊，秋社後有風與則群墜水中，有小翅，人候其墜，掠取之為鮓。」¹²⁰陵零因與廣西接壤，故亦有天蝦。詩〈夏日偶書〉：

螺贏銜蟲入破窗，枕書一朶竹方床。¹²¹

螺贏，蟲名，似蜂而小腰，常取桑蟲負之。《詩·小雅》：「螟蛉有子，螺贏負之。」¹²²《宋詩三百首》這樣描述：「螺贏，青黑色細腰蜂，產卵於螟蛉幼蟲體內；他的後代即從螟蛉幼蟲體內孵出，古人誤以為螺贏養螟蛉為子。」¹²³這兩段敘述意思相同。詩〈秋夜感懷〉：

¹¹⁷〔後魏〕酈道元注，〔清〕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臺北：莊嚴出版社，1991年，頁2132。

¹¹⁸〔清〕王謨輯：《漢唐地理書鈔》，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431。

¹¹⁹〔清〕王謨輯：《漢唐地理書鈔》，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430。

¹²⁰〔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新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頁19。

¹²¹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31。

¹²²朱守亮：《詩經評釋》下冊，臺北：學生書局，1984年，頁571。

¹²³金性堯選注：《宋詩三百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363。

卉木互榮落，蜚蟀何吟呻。¹²⁴

蜚蟀即是蟋蟀，是常見之昆蟲，然蕭艾注之《雪磯叢稿》與《沅湘耆舊集前編》為庚蟀，庚為黃鶯鳥，與蟀為不同生物。

四、禽鳥獸畜

樂雷發久居湖湘，其遊歷之地也多在江南一帶，江南一帶物產豐饒，動物種類繁多，故常成為樂雷發詩歌創作的材料，以下列出詩句，詩〈題李湛溪詩集後〉：

黃陵夜誦虞妃泣，白帝春吟杜宇愁。¹²⁵

詩中第二句之「杜宇」即杜鵑鳥，但也可指為傳說中古代蜀國國王，《華陽國志·蜀志》云：

後有王曰杜宇，教民務農……國稱王，杜宇稱帝……帝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鵑鳥鳴。故蜀人悲子鵑鳥鳴也。¹²⁶

蜀帝杜宇化為鵑鳥，故杜鵑鳥也名杜宇，此句也可用於形容李湛溪四處漂泊，本在湘江之黃陵廟，春天又在白帝城了。詩〈昭陵渡馬伏波廟〉：

墮水跼鳶無處問，灘頭斜照曬鷓鴣。¹²⁷

¹²⁴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4。

¹²⁵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28。

¹²⁶ 〔東晉〕常璩撰：《華陽國志·蜀志》第2冊，新北：藝文印書社，1965年，頁2。

¹²⁷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25。

又詩〈小樣袁家窯竹居買酒〉：

隔江誰掉高名麗，滿載鷓鴣捉錦鱗。¹²⁸

這兩首詩均寫有鷓鴣。鷓鴣，一種鳥類，中國南方多飼養來捕魚。樂雷發生長在南方，故常可見到鷓鴣捕魚的情景。詩〈袁家渴泊舟〉：

樵漁空自存袁姓，鳧雁何應識柳文。¹²⁹

鳧雁，即野鴨與大雁，也是中國南方常見的鳥類。詩〈題鐘尚書北征詩稿〉：

野雉江鷗滿故都，秋風禾黍撚吟須。¹³⁰

野雉與江鷗均是鳥類，詩中寫北宋故都汴京，到處是野雉跟江鷗，是以形容故都被金人所占領，已頹壞荒涼，已成野雉跟江鷗聚集生活的地方。詩〈喜李景魏就熊伯岩縣尉招〉：

鱸魚堂上春開帳，鸚鵡灘前夜對衾。¹³¹

「鸚鵡灘前夜對衾」句之鸚鵡亦作「鸚鵡」。水鳥名。形大於鴛鴦而多紫色，好並遊，俗稱紫鴛鴦。唐朝多有詩人以「鸚鵡」為詩，如杜甫〈卜居〉：「無數蜻蜓

¹²⁸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9。

¹²⁹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9。

¹³⁰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5。

¹³¹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21。

齊上下，一雙鸕鶿對沉浮。」¹³²詩中寫出蜻蜓與鸕鶿動態之感，且可從「一雙鸕鶿」知其好並遊之習性。詩〈送廣州劉叔治倅欽州兼守事〉：

象蹄印雨歸蠻國，鯨鬣掀潮撼海城。¹³³

本詩所提之蠻國、海城均是指廣東欽州。欽州自古屬蠻國地，與安南接壤，軍民多馴象，雨後象蹄深印道路。鯨鬣即是鯨魚，古人認為鯨魚能掀起海波。杜牧詩：「鯨鬣掀東海，胡牙接上陽。」¹³⁴中之「鯨鬣」即與此詩同義。

第三節 對仗工整

「對仗」是近體詩，尤其是律詩中展現華彩的樂章，它能體現漢語重意合、重聲律的人文性特徵。「對仗」的形式，從漢語結構的特點出發，體現中國語言文字之美，是古代詩人們在長期創作實踐中提煉出來的有效表現形式之一。自唐代以來，詩人們在對仗形式與詩歌內容的完美統一上不斷探索，使對仗技法不斷翻新。近體詩由於篇幅短小，字數有限，對仗句的形成及其結構上的日趨複雜化，有益於表達各種不同的內容；兩句或並列、或遞進、或對比，從而形成了多種多樣的格調，為詩歌增添了精美雋永，味之不盡的神韻。¹³⁵

一、同類對

同類對，又稱為「同對」，乃在名詞分類下，以相同性質的字詞相對。詩〈謁山齋先生易尚書〉：

¹³² [清] 聖祖御定：《全唐詩》第4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頁2431。

¹³³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22。

¹³⁴ [清] 聖祖御定：《全唐詩》第8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頁5950。

¹³⁵ 王新霞：〈談近體詩的對仗藝術〉，《中學語文教學》第6期，1998年，頁28~30。

靈椿終不爭朝菌，著草惟堪養壽龜。¹³⁶

詩中「靈椿」為古代傳說中的長壽之樹，「著草」為一種草藥，著草乾燥的莖可用來占卜，兩種均為植物。詩〈逢熊季可〉：

北闕未知鸚鵡賦，南州空誦鷓鴣詩。¹³⁷

中「鸚鵡賦」、「鷓鴣詩」均為詩賦名，「鸚鵡賦」為東漢禰衡所著，「鷓鴣詩」則為唐代詩人鄭谷所作。詩〈書蕭千巖集〉：

茵陳終不肥方朔，芡苡何堪病冉耕。¹³⁸

詩中「茵陳」為蒿類植物、「芡苡」即是車前草，也叫「芡苢」，均為植物的一種。詩〈雨夜讀陸放翁集〉：

濕薪添芡蕪，苦茗帶芎煎。¹³⁹

詩中「芡」為乾草，上節已有解釋其意，「茗」為茶葉，《讀畫摘刊》為「芎」字，但均為植物。詩〈寄許介之〉：

離騷甘隱魚鱗屋，樂府多傳鷓鴣樓。¹⁴⁰

¹³⁶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5。

¹³⁷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23。

¹³⁸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7。

¹³⁹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37。

詩中「離騷」、「樂府」均為古代詩賦。「魚鱗屋」、「鵝鵲樓」則都為建築物。

二、異類對

異類對，又名「異名對」、「平頭對」，乃用不同性質的類字詞相對，其辭義較豐富，變化也較多。詩〈寄蕭大山兄弟〉：

剝擬尋君攀桂樹，路遙誰肯借驢騎。¹⁴¹

「桂樹」為樹木，屬植物，「驢」則為動物，植物與動物實為異類對。詩〈寄仙巢先生鐘尚書〉：

老境只須尋遠志，世途還要避沙蟲。¹⁴²

「遠志」為中藥，「沙蟲」為蟲類，故為異類對。詩〈贈衡山侯霖〉：

雨外虺隤寒食路，花邊格磔故鄉心。¹⁴³

「雨」為大自然現象，「花」則為植物，明顯為異類對。詩〈小儀袁家窯竹居買酒〉：

湘醪三盞澆吟思，瀟碧千竿對老身。¹⁴⁴

¹⁴⁰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7。

¹⁴¹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8。

¹⁴²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8。

¹⁴³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23。

¹⁴⁴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9。

「湘醪」爲酒的一種，「瀟碧」爲一種青竹，此二詞今已不常用。此連有三與千相對，故也可作爲數字對。詩〈櫟閩吳大帝廟〉：

九原尚擬吞銅雀，千載今惟記赤烏。¹⁴⁵

「銅雀」爲臺名，位在今河北省臨漳古鄴城，建安十五年爲曹操所築。「赤烏」爲孫權年號，此句也可作爲數字對。詩〈罪言〉：

人才不似深衣古，國勢如何楮幣輕。¹⁴⁶

「深衣」爲古代士大夫燕居所穿的衣服，「楮幣」爲宋代時期紙幣，多由楮皮製成故曰楮幣。錢鍾書在其《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劄記》第一卷寫道：「按上句指道學，下句即拈時事，宋楮幣盛行也。」¹⁴⁷這也說明了兩者爲異類。

三、反對

反對乃是前後兩個句子的意義相反或相對所構成的對偶句，反對句在樂雷發詩中常見，如下列詩句：

采薇有備淮南靜，移傑無謀浙右飢。

〈疏拙〉¹⁴⁸

有分憂宗社，無才出舉場。

〈時事〉¹⁴⁹

¹⁴⁵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25。

¹⁴⁶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6。

¹⁴⁷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1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頁25。

¹⁴⁸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27。

¹⁴⁹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36。

今日江山勞別夢，他年燈火課新功。

〈登潭州懷雪蓬姚使君〉¹⁵⁰

昔聞古佛傳宗印，今得吟仙綰縣章。

〈送蕭大山赴新興令〉¹⁵¹

我恨朱門無食客，君言青史有窮儒。

〈訪菊花山人沈莊可〉¹⁵²

盡看烏石為君子，誰問沙蟲化小人。

〈聽友人談蜀道事〉¹⁵³

「有」與「無」、「今日」與「他年」、「昔」與「今」、「我」與「君」、「君子」與「小人」均為意思相對的詞句，故為「反對」。這些反對句多有樂雷發憂國憂民或報國無門之感，也有對友人期許之意。

四、「如、似」對

「似、如」，其意思為相像、相類，屬於動詞。樂雷發用「似」、「如」做為對偶句多有以古託今，或是以此喻彼，如下列詩句：

古似洞庭張雅樂，言如即墨斂殘兵。

〈書蕭千巖集〉¹⁵⁴

學校文章如畫餅，朝廷官爵似葫蘆。

〈寄吳茂遠〉¹⁵⁵

¹⁵⁰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27。

¹⁵¹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26。

¹⁵²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26。

¹⁵³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22。

¹⁵⁴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7。

朝廷議論如春雨，吳蜀人才似夕陽。

〈代送徐侍郎赴召〉¹⁵⁶

詩句多如姚少監，行程還似杜參謀。

〈題李湛溪詩集後〉¹⁵⁷

不似深衣古，國勢如何楮幣輕。

〈罪言〉¹⁵⁸

詩中有詩人稱讚好友，也有對朝政的不滿，多以典故、人物或自然現象來比喻現今的人、事、物。

五、數字對

所謂數字對，是在對偶句中，用數字與數字相對，讓詩有種對稱感。樂雷發在全宋詩裡的一百三十五首詩中，共有16首數字對的詩，數字對可以是樂雷發詩歌中的一大創作技巧。如下列詩句：

五嶺不遮鸞鳳詔，四方都誦鱗魴詩。

〈送桂帥鐘尚書赴召〉¹⁵⁹

六千里外驅旂旆，五十篇中見版圖。

〈題鐘尚書北征詩稿〉¹⁶⁰

四海盡將看縣譜，一堂那許與文盟。

〈記蕭大山父子〉¹⁶¹

¹⁵⁵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20。

¹⁵⁶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22。

¹⁵⁷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28。

¹⁵⁸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6。

¹⁵⁹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5。

¹⁶⁰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5。

三邊形勢全憑蜀，四路封疆半是山。

〈送丁少卿自桂帥移鎮西蜀〉¹⁶²

柳下兩妹爭餉路，花邊一犬吠征鞍。

〈常寧道中懷許介之〉¹⁶³

弔古猶疑九枝柏，談禪且問一莖藿。

〈雪峰寺〉¹⁶⁴

從這些詩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出，樂雷發的數字對，大多是實際的數字，給人一種真實的感受。

六、疊字對

疊字對乃是兩句疊字詩所對成的對偶句。而疊字詩，劉勰在《文心雕龍·物色》中云：

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爲出日之容，瀟瀟擬雨雪之狀，啾啾逐黃鳥之聲，嚶嚶學草蟲之韻。皎日、擘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連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¹⁶⁵

劉勰認爲，描寫景物的神貌，如無法用單字表達出來，多用疊字就可表達出豐富的內容，並把事物的神情形貌，纖毫無遺地表現出來了。又《學詩淺說》對於疊

¹⁶¹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26。

¹⁶²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8。

¹⁶³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24。

¹⁶⁴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27。

¹⁶⁵ 〔南朝梁〕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709。

字詩這樣說道：「詩中用疊字不但增加姿態之優美，而且增加神情之活潑。」¹⁶⁶此句可說是道盡了疊字運用之於詩的優點了，如下列詩句：

蠹虺何蓁蓁，鴻雁何累累。

〈送綱齋李監丞赴湖南提舉〉¹⁶⁷

淦淦山雲起，策策林颺驚。

〈次韻李監丞月夕閔雨〉¹⁶⁸

亭亭沼中蓮，冉冉庭下章。

〈登濂溪太極樓〉¹⁶⁹

以上詩句之「蓁蓁」、「累累」、「亭亭」、「冉冉」，表現出一種茂盛、繁多之景象。「淦淦」意為雲凝聚的樣子、「策策」則是形容風吹落葉聲，均給人動態之感，詩〈擬遊長沙至零陵忽動歸興〉與詩〈送董炎震歸攸縣〉：

乾坤納納催霜鬢，歧路悠悠又菊花。¹⁷⁰

狼尾屋低苔漠漠，龍鬚菜長水泠泠。¹⁷¹

以上詩句之「納納」、「悠悠」表現出時間流逝之嘆，光陰一年一年的過，離鄉的詩人的鬢毛也斑白了。而「漠漠」、「泠泠」則表達出詩人隱居故里孤獨、冷清之感。

¹⁶⁶ 瞿蛻園、周紫宜：《說詩淺說》，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頁229。

¹⁶⁷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4。

¹⁶⁸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2。

¹⁶⁹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2。

¹⁷⁰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19。

¹⁷¹ 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頁41323。

第五章 結論

樂雷發為南宋末年江湖派詩人，在當時詩名並不大，古今對其人及其詩歌研究並不多，但對其人品與文品均給予正面評價，有別於對其他江湖詩派詩人的惡評，實為難能可貴，何以如此，其詩歌定有可研究之必要，故筆者蒐集各種與樂雷發有關的文獻資料，對樂雷發詩歌進行詳盡的研究。

研撰本文之初，筆者首先透過蒐集原始資料掌握研究主題，進而以閱讀相關文獻、作品內容分析加以析論，以求詳實地呈現樂雷發的生平經歷及詩歌創作的特色，而有以下發現：

一、時代背景：樂雷發生於南宋國勢衰落的年代，在內皇帝昏聩，佞臣亂政，經濟衰敗，外則蒙軍犯邊，情勢危殆，樂雷發有心報效國家，但屢試不第，有志難伸。樂雷發雖曾獲特科狀元，也曾作幾年的官職，但未受重用，後辭官以教學為業，並浪跡江湖，然將其所創作的詩歌整理歸納後，發現樂雷發對家國危亡、對民生疾苦的內容是他詩作的最重要的特點，顯示其詩歌有著重大的社會責任，而不只是吟詠詩人的心境。

二、生平與交友：歷史上樂雷發留下的生平資料極少，多只是隻字片語，對樂雷發個人一生的事蹟無法提供較多的資料，而在筆者努力之下，對於樂雷發的生平與交友有較多的了解。樂雷發生於湖南寧遠縣，在其父親樂公明的教導下立下了收復國土、振興民族的志向。樂雷發一生憂國憂民，位當時南宋的局勢感到憂心。但南宋皇帝昏庸，不為所用，只好辭官教學，將希望寄託於學生。後賜特科狀元，仍不為所用。樂雷發歸隱故鄉，到處授徒講學，且從未干謁公卿，在江湖詩派詩人中實為難得。樂雷發一生廣交朋友，其朋友友仕宦之友、江湖詩友、同鄉好友，還有一些事蹟不詳之其他好友。有仕宦之友如鍾震、李韶等人，江湖詩友如戴復古、姜夔等人，同鄉好友如李伯輝等人，還有其他詩友，如許玠、李劉，並有詩

歌酬唱。

三、詩歌創作源流：樂雷發為江湖派詩人，其詩歌不可避免的必有江湖派詩風，但細讀樂氏的詩歌，我們可發現其詩歌創作的源流非常之多。因為他一生多在湖南活動，而舜文化、離騷、湖湘文化與南宋理學均對湖南文化發展有著重大的影響，因而也影響了樂詩詩歌的創作。屈原曾在湖南活動，也是愛國詩人，故其愛國精神與寫作之離騷對樂雷發詩歌的創作有著深遠的影響。而杜甫、柳宗元、楊萬里、均曾遊歷或貶謫湖南曾在此地留下一些憂國憂民的詩作，這些都為樂雷發愛國的詩作提供了養分。陸游為樂雷發的前輩，他一心要恢復中原，其愛國詩歌也給樂雷發提供了範本。而許渾、杜牧其詩歌受南宋末年詩人所繼承，故也影響了樂雷發詩歌之創作。

四、作品內容：筆者整理樂雷發詩歌的相關資料，得知他留有詩歌作品一百三十五首、文二篇，其中創作體例又以七言絕律為最多數。然其古體詩創作亦不少，有雄偉的風格與激昂的情調。依其創作動機來論，則以憂國憂民、客居他鄉、旅遊寫景、生活記錄、的篇章最多，故將其歸納為：愛國情懷、記錄生活、吟詠自然三類論述，由這些詩作可見詩人面對南宋對外屈辱求和政策及對國內人民殘酷剝削的批判，及對這些飽受苦難的人民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充滿愛國憂民的情感，頗能反映社會現實，另一些紀錄生活的感受則清麗可讀，含蓄雋永。樂雷發雖為江湖詩派詩人，但風骨頗適，調亦瀏亮，實無猥雜粗俚之弊，視江湖一派迥殊，其因他寫了不少古體詩，格調雄偉激昂，所以異於其他江湖詩人，其烏烏歌更是其詩歌的代表作。而生活的記錄讓詩歌更貼近現實人生不僅擴大了詩歌題材，而且更真實地反映了世俗生活，俗白閑淡描狀寫實，給人真實的感受，也是他寫作的風格。

五、寫作技巧：樂雷發詩歌以近體詩為主體，尤以五律與七律為多，內容多有典故、小物入詩，其典故來源多樣，從其詩中所運用典故可知樂雷發博覽群書，且

精通經史。樂雷發長期隱居林野，再者受當時文學環境與風氣影響，詩人日常所見之小物多有入其詩中，舉凡花草樹木、蟲魚鳥獸均為其詩歌之材料，為其詩歌增添了盎然的生氣。樂雷發詩歌對偶以對偶為詩有同類對、異類對、反對、動詞對、副詞對與數字對六種，這些對偶字面既富麗，形式又整齊，為樂雷發的詩歌增添色彩。

筆者經由文本分析、歷史研究、例證研究及多方的資料蒐羅分類歸納，將樂雷發的時代背景、家世生平、交友網絡、詩歌內容、創作特色都呈現在本論文相關章節中，不僅對身處南宋這一屈辱和下的樂雷發有較全面的認識，也肯定他能跳脫出大多數江湖詩人陋習，而成為江湖詩派中代表性的詩人。

藉本論文的研究，筆者不僅得以探索江湖詩派的發展脈絡，也達成了筆者欲深探樂雷發其人及其詩歌的目的。礙於筆者目前對樂雷發其人的資料有限，但筆者期望有更多的資料公諸於世以期能對持續深入研究，讓樂雷發的創作風貌能更加完整地呈現在世人眼前。

參考書目

一、古籍：(依朝代先後排列)

- 〔西漢〕毛萇傳述，〔宋〕朱熹辨說：《詩序》，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西漢〕司馬遷：《史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
- 〔西漢〕劉向：《列仙傳》，中國神仙傳記文獻初編第1冊，臺北：捷幼出版社，1992年。
-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前漢書》，臺北：中華書局，1965年。
-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0年。
- 〔東漢〕蔡邕：《琴操》，新北：藝文出版社，未註出版年。
- 〔東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東漢〕趙岐注，〔宋〕孫奭撰：《孟子注疏》，台北：藝文圖書館，1997年。
- 〔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高雄：復文圖書，2008年。
- 〔魏〕張揖撰：《廣雅》，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2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魏〕王肅注：《孔子家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9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西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出版社，1975年。
- 〔西晉〕皇甫謐：《高士傳》，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48冊，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東晉〕常璩撰：《華陽國志》，新北：藝文印書社，1965年。
- 〔東晉〕劉義慶：《世說新語》，臺北：廣文書局，1987年。
- 〔南朝梁〕顧野王撰：《玉篇》，臺北：中華書局，1965年。
- 〔南朝梁〕蕭統撰，〔唐〕李善注：《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91年。
- 〔南朝梁〕昭明太子撰，〔唐〕李善注：《昭明文選譯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

社，1992年。

〔南朝梁〕鍾嶸撰：《詩品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北魏〕酈道元注，〔清〕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臺北：莊嚴出版社，1991年。

〔唐〕李白：《李太白全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6年。

〔唐〕杜牧：《樊川文集》，新北：漢京文化，1983年。

〔唐〕房玄齡等：《晉書》，臺北：錦繡出版社，1992年。

〔唐〕柳宗元：《柳宗元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宋〕周敦頤：《周濂溪先生全集》，板橋：藝文印書館，1965年。

〔宋〕黃庭堅：《山谷全集》，臺北：中華書局，1965年。

〔宋〕歐陽修、宋祁同修：《新唐書》，臺北：中華書局，1965年。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板橋：藝文印書館，1967年。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臺北：世界書局，1976年。

〔宋〕劉克莊：《後村詩話》，臺北：廣文書局，1980年。

〔宋〕戴復古：《石屏詩集》，上海：上海書店，1984年。

〔宋〕羅大經撰：《鶴林玉露》，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宋〕樂雷發：《雪磯叢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8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宋〕陳思編：《兩宋名賢小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6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宋〕朱熹：《朱文公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年。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宋〕陸游：《陸放翁全集》，臺北：世界書局，1990年。

〔元〕脫脫等撰：《宋史》，臺北：中華書局，1965年。

- 〔元〕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明〕王夫之：《宋論》，長沙：岳麓書社，1992年。
- 〔明〕陳邦瞻撰：《宋史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明〕李時珍：《新訂本草綱目》，臺南：世一文化，2001年。
- 〔清〕王謨輯：《漢唐地理書鈔》，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
- 〔清〕曾國荃等撰：《湖南通志》，臺北：京華書局，1967年。
- 〔清〕厲鶚：《宋詩紀事》，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1年。
- 〔清〕李調元：《雨村詩話 雨村曲話》（等六種），臺北，宏業書局，1972年。
- 〔清〕張大煦修，〔清〕歐陽澤闓纂：《寧遠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
- 〔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年。
- 〔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 〔清〕永瑤、紀昀等撰：《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清〕夏力恕等編纂：《湖廣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新北：漢京文化，1983年。
- 〔清〕曹庭棟：《宋百家詩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7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清〕夏力恕：《湖廣通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3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清〕翁方綱撰：《石洲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清〕錢謙益：《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 〔清〕聖祖御定：《全唐詩》，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
-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 〔清〕阮元審定，〔清〕盧宣旬校：《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

〔清〕沈德潛：《說詩碎語》，續修四庫全書第 170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清〕王梓才、馮雲濠撰：《宋元學案補遺》，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 年。

〔清〕黃宗羲：《宋元學案》，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 年。

〔清〕吳之振等編：《宋詩鈔》，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 年。

〔清〕王國維：《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臺中：文听閣圖書，2009 年。

〔清〕曾鈺纂修：《湖南省寧遠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未註出版年。

二、現代書籍：(依出版年代先後排列)

劉麟生著：《中國詩詞概論》，[出版地不詳]，世界書局，1944 年。

游國恩、李易選編：《陸遊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 年。

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 年。

鍾嶸撰，汪中選注：《詩品注》，臺北：正中書局，1969 年。

姚培謙等選評：《宋詩別裁集》，臺北：廣文書局，1970 年。

孫克寬：《詩文選評》，臺北：廣文書局，1970 年。

胡雲：《宋詩研究》，臺北：宏業出版社，1972 年。

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臺北：正生書局，1972 年。

柯維騏：《宋史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4 年。

黃永武：《中國詩學·鑑賞篇》，臺北：巨流出版社，1976 年。

黃永武：《中國詩學·思想篇》，臺北：巨流出版社，1976 年。

黃永武：《中國詩學·設計篇》，臺北：巨流出版社，1976 年。

梁啟勳：《中國韻文概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 年。

杜甫著，楊倫編輯：《杜詩鏡銓》，臺北：藝文印書館，1978 年。

葉燮著，霍松林校注：《原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年。

陳伯海：《嚴羽和滄浪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

江濤編：《中國文學欣賞全集》，臺北：莊嚴出版社，1982年。

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宋詩臆說》，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

黃永武：《詩心》，臺北：三民書局，1983年。

朱守亮：《詩經評釋》，臺北：學生書局，1984年。

昌彼得等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84年。

錢鍾書：《談藝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姜濤：《中國文學欣賞全集》，臺北：莊嚴出版社，1985年。

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長沙：嶽麓書社，1985年。

章學誠撰，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臺北：漢京文化，1986年。

樂雷發著，蕭艾注：《雪磯叢稿》，長沙：嶽麓書社，1986年。

黎端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李曰剛：《中國詩歌流變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

嚴捷、嚴北溟譯注：《列子譯注》，新北：仰哲出版社，1987年。

中國文化大學中華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中華百科全書》，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8年。

編者不詳：《零陵歷代詩選》，出版社不詳，1988年。

林瑞翰：《宋代政治史》，臺北：臺北大學聯合出版委員會出版，1989年。

錢鍾書：《宋詩選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

石遺老人評點：《宋詩精華錄》，臺北：廣文書局，1990年。

胡明：《南宋詩人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年。

楊柏峻譯注：《孟子譯注》，臺北：華正書局，1990年。

劉德重、張寅彭：《詩話概說》，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房開江：《宋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劉斯翰選注：《楊萬里詩選》，臺北：遠流出版社，1991年。

殷光熹：《宋詩名篇賞析》，臺北：文藝出版社，1992年。

陳衍評點，曹中孚校注：《宋詩精華錄》，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

盧秀如：《離騷譯註》，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92年。

呂不韋著，劉文忠譯注：《呂氏春秋》，臺北：錦繡出版社，1993年。

金性堯選注：《宋詩三百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牛鴻恩：《永嘉四靈與江湖詩派選集》，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

胡雲翼：《宋詩研究》，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

湖南省寧遠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寧遠縣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

傅樂成：《中國通史》，臺北：大中國圖書，1993年。

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宏業書局，1994年。

張宏生：《江湖詩派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張旭華等編：《古詩觀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錢仲聯，馬茂元校點：《韓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杜松柏著：《詩與詩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1998年。

傅璇琮等編：《全宋詩》第6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

胡俊林：《永嘉四靈暨江湖派詩傳》，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

黃雅莉：《詩心的探索》，臺北：文津出版社，2002年。

蔡振念：《杜詩唐宋接受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02年。

錢鍾書：《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

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瀛奎律髓匯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周先慎：《中國文學的十五堂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06年。

- 王叔岷撰：《列仙傳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鄭國茂：《舜帝之謎》，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 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天津：百花文藝：2008年。
- 張子維：《莊子：這個智慧我們用了2300年》，臺北：宇河文化出版，2008年。
- 雷運福：《南宋特科狀元樂雷發》，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 杜甫著，張忠綱等注譯：《新譯杜甫詩選》，臺北：三民書局，2009年。
- 詹石窗、謝清果：《中國道家之精神》，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
-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
- 張思齊：《宋代詩學》，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
- 歐陽炯：《楊萬里生平及其詩學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2011年。
- 李建英：《陸游閑適詩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
- 周汝昌選注：《楊萬里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 袁行霈：《中國文學史》，臺北：五南出版社，2012年。
-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臺北：華正書局，2013年。
- 葉維廉：《中國詩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年。
- 葉嘉瑩：《迦陵談詩》，臺北：三民書局，2014年。
- 聶榮華、萬里主編，《湖湘文化通論》，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14年。
- 瞿蛻園、周紫宜：《學詩淺說》，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

三、期刊：(依發表年份先後排列)

- 毛寄穎：〈略論樂雷發的隱居不仕〉，《零陵師專學報》第3-4期，1987年。
- 張希清：〈論宋代科舉取士之多與冗官問題〉，《北京大學學報》第5期，1987年。
- 劉洪仁：〈試論樂雷發的詩〉，《船山學報》第2期，1988年。
- 龔延明：〈宋代官吏的管理制度〉，《歷史研究》第6期，1991年。

- 張仲謀：〈評張宏生《江湖詩派研究》〉，《江海學刊》第6期，1994年。
- 張瑞君：〈評《江湖詩派研究》〉，《文學評論》第6期，1996年。
- 孫海洋：〈樂雷發及其雪磯叢稿〉，《湘潭師範學院學報》第4期，1997年。
- 王新霞：〈談近體詩的對仗藝術〉，《中學語文教學》第6期，1998年。
- 李德勛：〈舜文化初探〉，《湖南社會科學》第5期，1998年。
- 李德勛：〈舜文化與九疑民風〉，《湖南社會科學》第6期，1998年。
- 胡可先：〈論宋末的杜詩學〉，《杜甫研究學刊》第1期，1998年。
- 胡俊林：〈柳暗花明又一村—南宋江湖派詩論探索之一〉，《內江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14卷第1期，1999年。
- 劉德貴：〈湖湘文化愛國主義傳統的形成與發展〉，《湖南商學院學報》第6期，2000年11月。
- 龍建國：〈宋詩研究領域的新拓展—評張瑞君的南宋江湖派研究〉，《西大學師範學院學報》第4期，2001年。
- 翟滿桂、蔡自新：〈舜文化是中華民族道德文化之源〉，《湖南社會科學》，2002年1月。
- 李琳：〈江湖詩派盛於南宋之原因探究〉，《樂山師範學院學報》第19卷第4期，2004年4月。
- 陳書良：〈試論書商陳起對於南宋江湖詩派的作用〉，《湖南商學院學報》第11卷第4期，2004年7月。
- 胡欣育：〈許渾詩歌詩法藝術探微〉，《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學報》第6期，2005年11月。
- 徐水：〈淺談梅花在我國傳統審美意識中心理寓意的變遷〉，《浙江工商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6卷第2期，2007年6月。
- 張介立：〈樂雷發里籍考辨〉，《湖南科技學院學報》第3期，2007年3月。

- 梁麗超：〈論許渾對江湖詩派的影響〉，《中北大學新聞傳播系學報》下旬刊，2007年4月。
- 顏秀青：〈許渾才性論〉，《世新中文研究集刊》第4期，2008年6月。
- 尹華君：〈南宋特科狀元樂雷發的民本思想〉，《湖南科技學院學報》第30卷第11期，2009年11月。
- 李生龍：〈湖湘文化與宋代詩人樂雷發〉，《中國韻文學刊》第1期，2009年3月。
- 趙海霞：〈江湖詩派形成初探〉，《內蒙古工業大學學報》第2期，2010年。
- 周甲辰：〈舜帝形象的文化蘊含與歷史影響〉，《船山學刊》第2期，2011年。
- 王水照：〈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與南宋詩歌發展觀〉，《文學評論》第1期，2012年。
- 朱漢民：〈舜文化與湖湘文化建構〉，《湖南社會科學》第5期，2012年5月。
- 高國慶：〈晚唐錚錚者許渾的詩歌思想內涵探微〉，《內蒙古師範大學文學院》第13期，2012年。
- 閻偉：〈南宋文學家陸游作品中的愛國精神〉，《四川文理學院》，2012年1月。
- 許順富：〈論湖湘文化的精神品格和歷史局限〉，《衡陽師範學院學報》第33卷第4期，2012年8月。
- 張立文：〈張栻為湖湘學的集成〉，《船山學刊》第1期，2014年。
- 隋秀玲：〈杜甫對湖湘文化的影響〉，《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第33卷第2期，2014年4月。
- 鄧洪波：〈張栻與湖湘學派〉，《船山學刊》第1期，2014年。
- 徐國能：〈許渾詩和「許渾體」考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中國學術年刊》第37期，2015年3月。
- 陳弘：〈永州地域文化研究概覽〉序，《柳宗元研究》第18期，2016年1月。
- 翟滿桂：〈簡論柳宗元對屈騷精神的傳承〉，《柳宗元研究》第18期，2016年1

月。

四、論文：(依發表年份先後排列)

李亞薇：《南宋江湖詩派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0年。

陳杏玫：《南宋四靈派與江湖詩派之研究》，國立臺南師範學院國教所碩士論文，2002年。

周宜梅：《杜牧詠史詩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2004年。

張雅惠：《杜牧詩用點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2004年1月。

趙海霞：《南宋江湖詩派研究》，內蒙古師範大學文學所碩士論文，2006年。

許雯喻：《許渾及其律詩用典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

張曉杰：《南宋江湖派農事詩歌研究》，安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5月。

孟鑫：《南宋楮幣流通研究》，河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3月。

廖怡雅：《宋人論杜牧詩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年2月。

李玲瑤：《南宋高翥詩歌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13年6月。

易偉奇：《南宋江湖文人的國家意識》，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5月。

陳彥揆：《晚宋文人的心態轉變—以劉克莊為考察中心》，國立東華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7月。

張東琳：《宋代逃戶若干問題研究》，鄭州大學歷史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5月。

張怡文：《高翥及其詩歌研究》，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

劉真：《高翥及其詩歌研究》，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6月。

姚文字：《兩宋時期貨幣制度與貨幣思想研究》，山西財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

趙爾陽：《宋蒙（元）戰爭時期四川軍事地理初步研究》，西南大學歷史地理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4月。

五、網際網路資源：(依檢索日期先後排列)

李憲昭：〈樂雷發〉，中國大百科全書，網址：

<http://edba.ncl.edu.tw.eproxy.nipi.edu.tw:2048/cpedia/Content.asp?ID=65391&Query=1>

2016年9月12日檢索。

〔清〕王棠：〈遊狀元樓懷古〉，湖南科技學院圖書館—瀟湘文化專題網，網址：

http://lib.huse.cn/lzy/news_view.asp?newsid=3577，2016年9月12日檢索。

〔清〕鄧顯鶴：《沅湘耆舊集前編》卷二十四，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址：

<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res=4690>，2016年9月25日檢索。

樂雷發年表

帝王年號	公元	年齡	大事記
寧宗嘉定三年	1195	1	生於湖南寧遠
寧宗嘉定十三年	1220	11	寫〈謝楊孟溪縣丞惠以章墨〉、 〈餞雲壑唐使君赴邕州〉詩
寧宗嘉定十七年	1224	29	甲申鄉舉參加省試
理宗寶慶元年	1225	30	江湖詩禍，樂雷發受波及
理宗紹定三年	1230	35	開始遊學湖南、江西等地，至 1244年止。
理宗嘉熙二年	1238	43	參加禮部省試
理宗淳祐元年	1241	46	參加禮部省試
理宗淳祐四年	1244	49	參加禮部省試
理宗淳祐十二年	1252	57	任太學錄
理宗寶祐元年	1253	58	登特科狀元
理宗寶祐四年	1256	61	稱病辭官退隱九疑山
理宗寶祐五年	1257	62	《雪磯叢稿》出版
度宗咸淳七年	1271	77	病逝

資料來源：本論文研究

雪磯叢稿自序

僕非能詩者，而亦好做詩。早遊諸老之門，或謂可與言詩。比歲，渝江羅季海、西湖胡雪江，間亦采而刊之。然傳錄失真，甚至雜以他人之作，以魚目而混驪珠，僕得盜名之譏矣。

其可乎？前歲，歸自京師，繼罹憂患，蓋不復言詩也。嘗得李抑抄書，必欲為之刻梓，即嘗謝之。繼而友人朱嗣賢、何堯卿，捐泉市梓，又有請焉。辭之再四，而請益堅。余詩本無可傳，而諸賢之軫念者如此，僕不得辭矣。竊念早歲雕鏤纂組，溺至詞章，既而悔之，方將鞭僻近裏，以進聖賢之學，豈敢以詩傳哉！古今言詩，莫尚於老杜，嘗有詩曰：「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僕果能詩，猶犯老杜之戒，況不能詩乎？知道者當諒僕之心，而有以教之可也。時寶祐丁巳朔，樂雷發書。

(本文摘至樂雷發著，蕭艾注：《雪磯叢稿》)

宋雪磯先生詩集序

雪磯先生，宋理宗朝特科狀元，舂陵人也。其後嗣韶來教戎庠，出其所著詩稿及所對策示予，且屬為序。夫詩言之成章者也，必其志之正，氣之完，學之粹，然後發於言而成章，雄渾和暢，清新奇古，可以傳之當時，垂之永久。觀雪磯先生詩可見矣。先生敷策宋廷，有曰：「求天下之士以文，不若淑天下之士以道。」曰：「秉正直之氣節，則發忠鯁之言議。」曰：「詞賦不本乎理，致日以雕鐫，經義不求其指，歸日以穿鑿。」此數言者，其志之正，氣之完，學之粹，豈不概可見乎！故齊聲於詩，雄渾而無萎蕪之弊，和暢而無乖疏之失，清新而出乎蕪陋，奇古而脫乎凡鄙，可謂能詩也矣。然其自序云：「雕鏤纂組，溺至詞章，既而悔之，方將鞭辟近裏，以進聖賢之學，豈敢以詩傳哉！」則先生涵養之純，進修之篤，過人也遠矣，又豈泛泛駕高談騁浮詞者之比乎！稿凡一百五十餘篇，其在當時友人羅季海、胡雪江、朱嗣賢、何堯卿輩為刻梓。世變既遠，湮晦寢多，第其後世，奕葉簪纓，故得以傳之不替也。今韶在加編次，故為題首簡，使觀者有所徵也。先生諱雷發，字聲遠，雪磯其號云。時正統丙寅五月既望，賜進士及第禮部尚書翰林院修撰西川周洪謨序。

(本文摘至樂雷發著，蕭艾注：《雪磯叢稿》)

樂雷發狀元策

一、宋寶祐元年癸丑特科廷試理宗策問

朕臨政願治不遑康寧每為自昔帝王莫不急親賢之為務今選舉之法未戾於古而得人之效有不盡如人意朕所以每當饋而嘆子大夫咸造在廷其相與懋明之

夫學術者士君子所以維持斯道者也。達於性命之原窮於聖賢之旨形於氣節見於言議平昔之所講貫者其要可得聞與才智者士君子所以經綸斯世者也或議國家之大體或知民事之本末學術足以裕邦計，謀略足以捍邊陲平昔之所蘊蓄者其亦有所本與

今朕所以蒐羅天下士者無所不用其至矣進士一科自唐而重祖宗盛時或一榜才百二十人而得四賢相或臚傳之際日有五色雲現而多得名臣果何道而臻此近歲州郡貢舉率多混雜考核之法有不容略故既選於禮部又覆試於中書朕拳拳作新者至矣棧樸之化豐芑之仁子大夫亦有稱朕意者與

學校之設所以教養做成慶歷中湖學最盛置治事齋以講明世務遂取其法以教太學而胡瑗職教京師幾二十年是豈徒較一日之長者與今負笈擔簦雲集都下者而與選甚少朕心為之惻然將何道使無道路之勞而坐收教養之實與

資蔭入世與寒畯同升患其不學故嚴程式近歲浸成文具若祥符之詔令於國學習書三年乃送考官考試淳熙之議欲令銓試本經律法各取其半今舉行之可與書判之選唐銓部嘗用之致有龍筋鳳髓之譽建隆天聖立拔萃科或於內殿或於秘閣朕日系以吏道之衰復書判於吏部以考獄官縣令之能否亦唐世與祖宗之舊也其法可加詳否與

賢良之科祖宗以收魁磊傑特之士如富弼張方輩出焉自神宗以試進士策與大科無異由是罷之紹熙淳熙追思先憲下詔復制而應者絕少今可復之而茂異之才否與自紹聖以宏詞十二體收該博華藻之士比年以來應選亦稀朕方患詞藻之衰欲使四

方人士相與共習議者乃謂立法未盡善何與

右科之設本以示右武而求韜略非特較虛文而課騎射也兵興累年未聞慷慨以英略
著者其故何與

遺逸之召當取人於巖穴若藝祖之召王昭素太宗之起種放有光簡冊矣今日亦未有
應明揚之旨抑又何與

夫是八者乃上求於下法意之未盡可商確者固朕所欲聞若學術才智二者則下所以
應上之求有關於世道之大子大夫貴然來思必不難於盡言其合而具陳之毋略



二、樂雷發廷對策原文

對曰：

恭維皇帝陛下九臨軒御求賢不倦茲進臣等於廷策之以選舉之八事而欲得天下之學術才智二者扶持世道真堯舜之用心也臣來自遠方懷忠欲吐意陛下必策以當世之務理亂安危之機而聖問所及乃止於此毋乃慮臣等觸時諱而不使之言乎抑慮臣等有待對之貼括而問其所不備乎甚非策士之本意也雖然人才亦國家之重事陛下求學術者則欲達性命而學聖賢挺氣節而發言議求才智者欲理國家而窮民事裕邦計而捍邊陲亦皆時政之大者臣敢因陛下所問而條其所對然後以臣所欲言者為陛下言之惟陛下試垂意焉臣聞求天下之士以文不若淑天下之士以道以道而淑天下之士正其心也以文而求天下之士盡其心也上帝降衷生民有則孰無良心善性之賦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則教之者非其道耳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言古先聖王所以教天下者為其性中之道也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言古先聖王明心之明德以新天下之民而皆止於義理之極也古之所以率天下者皆本乎此。鄉舉里選浸遠於周而策士有科始見於漢既非古意矣然猶未至於詞章也隋唐以來始有進士科目之誘既設利祿之習益牢然後天下之士愈不知所謂道學術日壞以至於今士習之趨猶唐之舊也雖然變今之士習臣猶以為易致力焉何也自孔孟絕響以來士不知道稽之歷世隋惟一王通唐惟一韓愈然皆得聖門之髣髴莫造斯道之精微通以聖人之心迹有殊愈以人之性有三品其於聖道皆昧指歸學道之士且然而況科目之士習驟難變乎天開我朝道統復續藝祖問於趙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對曰道理最大此言一立氣感類從五星聚奎賢人間出有濂溪周敦頤倡其始有河南程灝衍其流有關西張載翼其派南渡以來有朱熹以推廣之有張栻以講明之於是天下之士亦略聞古聖人之所謂道雖為科目之學盡其心術而道學之功每從而救之識之明者亦多覺焉故臣曰變今之士習猶以為易致力也使上之人不專以文求天下之士而以道淑天下之士則學術才智之士宜出而為國用矣陛下聰明天錫學問日

新接堯舜精一執中之傳得孔孟中庸大學之旨誠可謂知道之君也然臣猶願陛下推是道以求天下之士而陛下所以策臣等者，則未免以文耳是非所以淑天下之士也教之無素求而得知者亦陋矣。間有能為天下用者亦天資暗合耳豈以道見用天下者哉古之盛世士八歲入於小學其所學則洒掃應對進退之禮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法也十五歲而入大學其所學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此古之士所以多全才也後世以來所習者詞章所志者利祿進士以求士則挾書假手者校以求士則詭名冒實者有之世祿之家能有學幾已之任可戒尚多賢良為僻書奧博之觀而道則部之詞科則奇文麗藻之習而道愈武科則豈真有山西將帥之略遺逸則不過終南捷徑之圖道不明必乃至此此無他由上之人求之者以文不以道則天下人應之者而不以道而以文耳陛下欲新士習者盍亦先以道正人心人心正則士習新雖以科目求士亦皆得人矣尚何學術才智之乏哉臣請為陛下疏言之臣伏讀聖策曰朕臨政願治夙夜不遑康寧云云臣有以見陛下欲得人矣為用而嘆選舉之難得也臣聞求之以末者不若求之以本心術者本也選舉者末也本之正則選焉而得舉焉而獲本之不正而欲以末求之雖日變其法而使詳日講其術而使精天下所以應之者亦如是之人耳何則本之不求而求之末故也本之求則道矣末之求則文矣豈不足觀人才乎成周之時以德行與藝興天下之賢能德則六德知人聖義中和也行則六行友□孝睦任恤也義則六義禮樂射御書數也而獨不言所謂道豈非以道貫乎三者知中而友德性與藝者又焉有不知道乎是以文武不殊科有武者亦皆有文將相不殊途可將者亦皆可相古之人何以能士也蓋無所不通之謂道知道則無所不能也成周何嘗求之於選舉之末哉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先教後興蓋有素矣興而曰蓋有禮矣豈若後世□聞以試之糊名以考之代之者亦甚賤乎況乎古之所以用士者所獻之書雖登進於天府所仕之地則不出於鄉閭故天下之為士者知所以自重而無奔競之習今之所以教天下者則異是矣六藝者古之所謂末節也今之士亦皆不復知矣而況所謂六德六行乎但未仕者志高其已科仕者志高位不得不止愈進愈貪棄父母離親朋瑩穆違鄉邦逐逐

然為利祿之是計則科目壞之也然科目行之已久何敢輕言變革臣願陛下以道淑天下之士俾知天爵之可貴而人爵不足貴知義理之可榮而勢利不足榮則利祿之心輕而科舉之念亦輕不得已而應科舉則恬退靜重之士出而頑鈍無耻之風可以少息尚安有得人之效不如人意哉臣伏讀聖策曰學術者士君子所以維持斯道者也云云臣有以見陛下欲得才智之士以為用而慨今世之未有其人也臣聞學術才智一事也學術其體才智其用也有學術而有才智其人則君子有才智而無學術其人則小人陛下之求人才必求其兩全之人最不可各求其一也至於聖問所及學術才智之四事則脈絡相貫事理相關亦不可異觀者矣是故達任命之本原則窮聖賢之指歸矣秉忠貞之氣節發鯁骨之言議矣識國家之大體知民事之本末有裕邦計之才術則全捍邊陲之謀略矣臣全為陛下條陳之夫聖賢之教人性命之學術也在天則為命在人則為性命則天命之自然性則仁義理智四端之固有也士者當天命所賦卑之命而盡人所固有之性天命之性皆善而無惡不可執氣質之性以為性也四端之性皆實而無偽不可泥釋老之性以為性也聖賢教人不過如此今之學者則異是焉資凜之下者局於功利之中天資之高者溺於虛寂之佛老高談性命藐視流輩好虛議論者無實事功尚虛聲譽者無實踐履為程灝之體認天理二字者誰與為程頤之求孔顏所榮何事者誰與為朱熹之欲為朝廷措置大事者誰與明善誠身之學資士大夫之談柄而已固不知善若何而明若何而誠也格物致知之說竊先儒之緒論而以固不知物若何而格知者何而致也道之在天下體可以達用精可以貫粗而今之言道者則以為無用之空談不能見於有用之實學聖賢豈如是乎臣故曰達性命之原則窮聖賢之旨者此也夫議論者自節氣而發也天下安有無節氣而有議論哉王素為諫官以獨擊鶻見稱則昭素之節氣為之也劉安世在言路以殿上虎見稱則安世之節氣為之也有歐陽修之節氣則能排夏竦之奸邪如王拱辰初則彈竦終則攻杜衍矣有呂誨之節氣則能劾王安石之巧詐如常秩始雖立節終則附安石矣無節氣而有議論天下有是理哉今之士大夫節氣言議視先正似若少遜矣以奸直為矯亢以緘默為安靜以隨聲附和為不立異以無所指斥

為不近名陛下非不容受直言也非不舍己從人也而曾未有言焉者今天下之竊議時政惟曰內批也營繕也近習之弄權而外戚之除授也然而繳還內降如杜衍者誰與論張堯佐四使如唐介者誰與請不再建玉清昭應宮誰與奪任守忠節度指曾覲龍大淵奸邪者又誰與苟有一言臣知陛下必從之也無一為直言者而徒諉曰恐陛下之不受得無類於欺君乎是皆氣節不立之過也何而言議之有臣故曰秉正直之氣節則發忠鯁之言議者此也國家之大體其本在於藝祖高皇帝陳橋驛之言紫雲樓之誓子孫萬世根本在斯愛養元元是為大務胡今膏澤不下於民陛下仁厚論誠懇而所謂以術輔貪以才濟虐者往往皆是有如去歲疊見異災九郡生齒為魚鼈之墟眾人民居為灰燼之地不加賑恤民命為何撤闌闌而廣通衢略無救正之諫侈土木而窮民力第先應辦之謀以致監司守令之官承流宣化之任諸路臺節曠職甚多弄印不除褰帷何有貪吏腹民之脂髓虐吏殘民之肌膚陛下深拱九重亦安知如此是蓋不知有國故不知有民也臣故曰識國之大體則知民事之本末者此也今之備邊重在兵食食苟不足兵何由強而今之兵賦體統乖異制閫則曰兵少總餉則曰虛籍歲行和義內斲本根邊有屯田藐無效驗徒好事功不立規模甚至敵至則逃敵退則舞乘虜之退而以為功愚弄朝廷希覬爵賞側聞壬子之蜀禍甚於丁酉之虜兵而掩敗不言惟以捷告觀其奪回虜掠三十萬計不知殘害魚肉凡幾何人邊陲之不能御顧在不練兵足食以為備而徒以欺朝廷為心也臣故曰有裕邦計之才術則全捍邊陲之謀略者此也是皆不知道而然也無道中之實用而徒工虛文以欺世其失宜矣臣願陛下求才智於學術之中而毋求才智於學術之外苟不求其學術而第求其才智雖求之無所不用其至亦非所謂至矣惟陛下先審乎此則選舉之八事臣得次第而熟效於前臣伏讀聖策曰進士一科自唐而重祖宗盛時或一榜云云臣有以見陛下加意於進士之科而欲如祖宗得人之盛也臣聞求天下之士者亦科目也士不務道惟之攻於咕嘩之文用不通時惟之習於帖刮之學其未仕也用力惟在乎此其既仕也從政曷知其方失在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科目壞之也大抵科目之取士也惟在於文不在於道故天下之士不習乎道，惟習乎文每至

三年謂之大比群聚以考其藝騰錄以觀其文不求之鄉評不本之宿望其文足以惑有司足矣初不必素行之服乎鄉里也惟能竊用先儒之言謂之明理學足矣初不必用力之在乎理義也辭章不本乎理致日以雕鐫經義不本乎指歸日以穿鑿致於論策之作欲觀通達之才而乃驪葉駢花抽黃對白競為纖巧之製無復渾厚之體世變如此可為太息然而此猶自能文者也固有平時不稔于文章一旦忽騰乎榜貼由私徑以鬻舉挾厚資以倩人公道日亡科目復費非國家之益也臣觀有唐取士鄉貢以薦或間有私情不能太廢公論有如吳武陵拔杜牧之一賦韓愈之薦侯喜數人原為得才今豈能及故所薦之士雖曰私而猶不廢公道。臣以為科舉之目其說有二一曰嚴考校於其始二曰公覆試於其終科舉所選考官必有出身科第之人然後可在考校之列不知出身之士半是假手之人以若持衡安能得士臣愚以為州縣貢士之際以至省闈廷對之時精擇考官以惠多士其或謬得科第必不使與校文則不至於滋謬種矣昔仁祖朝用歐陽修典貢舉一洗西昆之體丕變嘉祐之文用能革險怪之劉畿得名世之蘇軾，此考官得人之驗也臣故曰嚴考教于其始今日省闈取士之後必行覆試可謂良規獨于州郡取解時雖有薦列未免文具使鄉貢果能得實則省闈安有不通為州郡之間奉行不恪以覆護為常厚以駁核為過苛不知取此庸流他日究將核用臣謂州郡行之意不恪亦由朝廷連坐之法不嚴倘今以往省闈覆試不過者所屬州郡直行連坐之法必可以德實才矣前日都唐覆試已極提防然而雖能察張奭曳白之庸未能革溫岐歷數之巧似茲掩覆大是吏奸今已噬臍後當加意毋使人謂清明之日而猶有是也藝祖時徐士廉詣登省闈訴榜不公姑命覆試當時考覆之法可謂至公雖以陶穀之子登科亦必有所省察州縣所進數加覆實曾不幾時又復中變於是禮闈之士雲集京師無鼓篋遜業之風如蠹狐先登之狀蹂死不可勝計仁人豈所豈所忽聞士皆啟僥倖之門所以激紛紜之禍邇者廷臣欲分路而試其法亦可謂良臣故曰公覆試於其終雖然此猶未足以淑其心也朱熹在同安常因縣補明示訓諭俾父兄毋為子弟假手而凡假手者皆為愧矣又何患得人不如祖宗盛時乎臣服讀聖策曰學校之設所以教養作程慶歷中云云臣有以

見陛下軫念學校之士而欲收教養之功也臣聞學校近民而易化者也今之天下莫不有學而學校以養士科目以取人兩不相關學遂虛設考其藝而不於其行考其藝而不於其常能為發策決科之文即曰能事既畢問其根本當然之事則皆茫然不知士習一浮風俗益薄內則有燕逸廢業之失外則有佻闖踰閑之愆逐利惟競於刀錐養指遂失其肩在於所養非所教所教非所養也大學四方所聚尤係觀瞻乃詭冒成風遂為奸弊之藪祈恩趨利尤開僥倖之門大學且然況夫天下有如省闈之士求□□之恩使朝廷確然不行則倖門何由而起而乃務為姑息復與放閑弊例一滋公法何在朝廷曩時欲士子之各安鄉井既而科舉遂陋士風臣以為學校之設其說有二一曰定教育之良法一曰行獎勵之微機夫養士者欲養之以為他日用也而徒教以無益之時文哉是必養之以三綱五常之道教之以修齊治平之術而後可也今監司州郡之人有能學於學校之外別立精舍講明義理意固善矣而精舍講道學校習文然則學校之士不必知道乎又不當如此異其趨也昔先儒程灝有曰治天下以正風俗養人才為本宜延訪經術足為師表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自洒掃應對以修齊孝弟忠信擇善誠身至於化成天下學術皆至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日使之受其業若灝此言則臣所謂教養之良法也學校科目自是兩途欲立學校之規嘗於科目之外方今大學舍選亦與科目並行固亦此意然舍選所取亦惟其文其所行亦惟坐齋滿季無私過議罰之謂耳況大學為然而天下之學莫不皆然乎程灝又曰擇善尊德行者為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大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耻禮節通明學業曉暢治道者若灝此言則臣所謂獎勵之微機也雖然師儒每難得焉昔仁祖朝命胡瑗為大師師立胡學以為法教人以有用之學也當時有伊川程頤實在表倡之列天下安有不知道者乎陛下而以道淑天下之士取程灝之言以為法命胡瑗之類以為師則士無道路之勞而受教養之實矣臣伏讀聖策曰滋蔭入士與寒畯同升患其不學故嚴程式云云臣有以見陛下欲察任子于未仕之初而查嶽官縣令合於已仕

之後也臣聞已仕未仕之人皆當使之知道苟不知道則未仕者固無所取材而以仕者亦何所取材哉臣請先以任子言之方今冗官之弊全在任子之多朝廷三歲取士僅百餘人而任子每歲一銓動以百計積至三歲數百人矣泛觀州郡之士為進士者不十之三為任子者常十之七豈進士能冗陛下之官哉亦曰任子之眾耳閥閱鼎盛親故復多挾厚貲而得美結奧援而圖見用次考未滿舉擢已盈寒畯之流又安能及使任子其人皆能才識如呂端學問如張栻豈不足為天下用獨私人之難得耳身燠錦綺豈知陛下之民之寒日飮膏粱豈知陛下之民之餒庸者受胥成虐者擅作福寒畯生長詩書明習禮決不至有此矣臣謹按春秋譏尹氏之世卿乃武叔之子則任子不當有名矣臣觀古人賞日延世仕曰世祿但使之有舊祿而已初非使之世其官也任子之法起於漢朝必父兄真知子弟之才然後保任而授之位非如今之官及則任也儒者未仕之前皆知任子之可抑繩誥印秩蔭及門則不復言矣是私也非公也為己之子計故不復以任子為非也必為父兄者先正之不為子弟祈恩為子弟者亦先正之自取儒科不受門第蔭則善矣然而難也臣以為任子之恩朝廷當稍加裁抑不至冗紛三歲一校少減奏蔭之數每歲一銓必嚴考校之程如詳符之詔令於國學習書三年使稍加知道然後如淳熙之議以試之則可矣否則亦文耳豈足以知任子之賢否哉至於食祿之官尤當深識理道使為縣令者常有學道愛人弦歌為邑之意為嶽官者常有失道民散哀矜勿喜之心則書判雖不試之而亦何害苟為不爾有龍筋鳳髓之欲徒美觀耳中書判拔萃之科亦虛文耳士能為文安有不能書判此但可以觀其是非曲直之識耳其貪如狼其苛如虎亦何自而知之哉雖然臣猶幸銓聞之試尚可以懼愚駭之任子書判之試尚可以懼庸謬之苟祿也抑臣以為試則當公不公則不必試聞之道路銓闈固可厚貲而得傳義書判亦可囑省吏而得案牘也倘或無之臣言之者固不為無罪萬一有此為之者亦不足為戒哉試已非古試而私焉不若不試陛下查之臣伏讀聖策曰賢良之科祖宗已收魁磊傑特之士而又欲復宏詞之科以收該博華藻之士也臣聞異等大科皆當知道苟不知道名賢良者固不足觀名宏博者亦何足觀哉臣請先以賢良言之名世賢良久廢不

舉蓋自淳熙以後無之矣夫賢良科者所以待非常間出之士也三歲大比之時所得恐或常士於是又設賢良一科取之能謀王斷國斯可為之賢良此名未嘗當也熙寧之朝以賢良與策士無異由是罷之蓋有深意自蘇軾兄弟以直言對策簡知仁宗其後堅勁爭論新法積忤權倖故當時怒影移木並賢良之科而罷然而本朝賢良知道蓋亦可數如富弼如張方平如蘇軾是真賢也是真良也夏竦傾險知李靖謂之賢良可乎讀人所不知之書何如知人所由之路為世所不能之文何如為世所可用之不千門萬戶之書何補於晉之衰濟水帝丘之詩何益於唐之亂公孫宏之賢良固不如董仲舒之賢良牛僧儒之賢良不如裴□之賢良賢良之才固不敢誣天下以無人矣但取之者當以其道耳臣謹按春秋左氏傳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而祈招之詩不能救楚圍之失是皆記問之浩博適足以玩物而喪志也賢良之策始於漢朝觀乎策鼂董公孫宏之徒無非問之以謀國之大略出未嘗以隱僻難知之事而策之也臣記揚萬里上書於孝宗有曰孟子之時去周末遠也而諸侯去周之籍孟子已不聞其詳孟獻子尤近也而有友五人孟子忘其三則記誦非孟子所能也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時舍我其誰此則孟子之所能也今賢良之科不求孟子之所能而乃求孟子之所不能若萬里之言則上所以策賢良之道也程灝亦有言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宏猶強起而就對至於後世賢良自求舉耳若曰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尚可若曰志於富貴得志則驕縱失志則放曠與悲愁而以若灝此言則乃所謂賢良之道也至於詞學之科其文尤當貫道不貫道雖雖華奚觀文章所以黼黻皇猷號令所以鼓舞天下詞氣萎靡世道係之不可不加意也陛下邇者明詔四方自今三年省闈別置小詞科一試激昂表勵陛下可謂得其術矣但願陛下力而行之必有瞻蔚之才出應搜羅之意慎毋舍大就小即易去難為浮議所搖方行而復輟也既設此科當壽其脉倘使真無可取亦當短中求長市骨而駿馬自來說畫而真龍必至苟進取之無階則習尚之無異矣然臣聞之異科之才多負勁氣出為世用每不見容熙寧之罷賢良蓋以蘇氏兄弟之故近時詞科不以取士陛下亦如之亦由前日詞臣忤於當國既以逆其心而拂其意所以止其身而罷其科不然

何名存而實廢也惟陛下察之臣伏讀聖策曰右科之設本以示右武云云臣有以見陛下軫念時艱思得武略之士以為用也臣聞以武設科雖曰右武以文求武反不得人今之武科臣得而議之矣貢闈額狹選舉路難於是武為捷徑而求為右科之試能誦兵法者能兼騎射之習能為弓馬者罕能兼刀筆之長於是能文者代課七書能武者代執鞭弭矣是皆無非欺朝廷也問有能兼二者之長亦不過苟一時之試求其英略冥爾無聞今之文科必有五轉而後改京官今之武科不出十年而可致郡守既登武級復試文闈他日換授其官已在通籍之上矣此天下之士所以指武科為速化之地而競以趨之也陛下於兵興方且求其英略焉可未按圖而所驥矣寇準知兼將相非右科也范仲淹才兼文武非武舉也此猶文士也岳飛韓世忠諸將亦皆從武舉中來乎臣願陛下以道淑天下之士無使人以武舉為速化之地則英略者出矣臣伏讀聖策遺逸之詔當取人於巖穴云云臣有以見陛下欲廣羅人才取遺逸於科目之外也臣聞逸民之舉天下歸周幽人之求民心附漢遺逸固有國所當先也然而不求聞達斯可謂之遺逸藉此以釣名者非也不慕榮貴斯可謂之遺逸假此以謀進者亦非也漢有樊英終於敗節唐有臧用亦至損名本朝邵雍常秩其初亦無大異審觀其行然後秩偽而雍真羹藜飯糗非不欲膏粱也衣荷製芰非不願文繡也將有待是則偽也夫治天下者進恬退之人固可以風奔競之士然而恬退之偽者進則奔競者欲競矣種放之出人猶議之況萬不及放者乎如王昭素如陳搏則可矣臣願陛下以道淑天下之士毋使人以遺逸為士之捷徑後詔內之侍從臺諫外之監司郡守舉有道之士不事科目者而旌用之則競科目逐利祿者宜少弭矣陛下之所策臣之所以奉天對者已足略陳其大概陛下於其終復策曰夫是八者上之所以求於下云云臣有以見陛下之意加於無已八者責之聖躬之意則終願陛下以道淑天下而不必求之法也今之法意亦可謂盡矣必下猶以為未盡毋乃詳於法而略於道乎今日之患正在於上之求下者雖廣其路以招延之密其防以檢束之已非求士之意而下之所以應於上者投牒見舉肆欺售偽無不至矣又豈止於漢人之自鬻哉是尤非古也若是者既皆不以為耻又豈特耻於是言而已乎風俗亦薄矣

陛下不以道而挽回之臣觀陛下九策於大廷前乎此者莫非莫非問以當世之大務獨惟己丑壬辰之問不致深及時政此則陛下養明於晦之時而開言路之日也今亦若是焉何哉甚非臣之所望也臣欲深而言之則僭隱而不言則欺敢因聖問所及而略言可乎聖問中有氣節言議之說臣於今日正不滿於此二者謹以二說為陛下獻焉一曰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賢一曰獎直言以作天下之氣何為中道以用天下之賢湯之執中也曰立賢無方武之建極也無偏無黨是故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而後可謂之君子君子者未嘗有所謂黨而上之人意不當以黨視之禹臯叶忠以事舜而言焉不合則有吁咈不苟同也旦爽同心以輔周事有不可則或不悅不詭隨也唐有白居易不附牛僧儒亦不附李德裕本朝蘇軾不附熙豐亦不附元祐君子之所自立如此若之何以黨視之小人之欲空人國者目君子為黨空黨錮以危漢空清流以禍唐指元祐臣僚為奸黨宣靖之時空國而無君子其禍尤不忍言也獨歐陽修雖倡為朋黨之論而不勝慶歷諸賢之用事夏竦等輩納賂侍監震上疏謂仲淹余靖歐陽修蔡襄之四賢四賢得時遂引襄為同列以國家爵祿為私惠膠固朋黨以報謝當時歌咏之德仁宗雖不信諸賢相繼而去是仁宗之明如此而小人亦得以行其搖動之術也獨仁宗天度終定浮雲暫蔽白日即昭循至嘉祐之時皆用慶歷之彥而成功致治當時即指為朋黨斥為偽學亦何負於人之國哉何代無賢今之時固有義膽忠肝如慶歷間諸賢者而或者以奔競朋比目之陛下無是心也臣意其必有倡為是論者矣夫使其果奔競朋比固可嫉也第恐以好論國事為奔競以志同道合為朋比夫以好論國事為奔競用暗默惟阿轅駒仗馬者為是乎以志同道合為朋比則懷奸相節根盤株據者為是乎臣之所不能曉也大概今日之弊惟在用一宰相用一般人一相既去則凡其時皆為相之黨而盡去非如范仲淹既去而吳育猶奏行其事也非如張浚既罷而趙鼎猶不變其所用之人也去年以庶官而論臺諫者有二前日大臣進擬其一得衡山之麾其一猶繫白駒之谷得非前之論臺諫者其臺諫臣已去固可擢用後之論臺諫者其臺諫臣尚存故有所防嫌耶今日諫臣心乎體國則必以彥博之不憾唐介夷簡之不憾范仲淹亦何嫌如此況其所論亦已得乎而乃同

罪異罰一用一舍臣恐非中道也中者非執一之謂也亦非參用之謂也元祐調停為禍不細建中靖國何所謂中陛下至德深仁軫念遠謫為除誤國殄民之外並有放令自便之恩而初議一揮他接未及獨惟前日之柄相密黨數人首拜此惠是得無類於調停以平舊怨者乎夫其據言路為宰屬之時陷忠害良不知其幾誤國禍民孰大於是而首蒙前擢臣甚為執事者羞之臣願陛下與大臣自今進退人才秉執公道不肖者終身可棄忠良者一□不遺且無使大夫有東人西人之議亦毋使天下有朋黨之說則人才之氣出矣臣故曰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賢者也何謂講直言以作天下之氣舜聞善言若決江河禹聞昌言下車以拜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而入有法家拂士則出無敵國外患漢有汲黯淮南為之寢謀唐有溫造悍將為之墮膽二鮑可以斂貴戚一寇可以尊朝廷直言之有益於國如此上之人安可以輕視之古之危邦未嘗不箝諫者之口以自塗其耳目賀琛之言可謂切直梁武帝罪之他日侯景之禍竟無與言張九齡之諫可謂忠鯁唐明皇黜之他日祿山之禍曾不知覺泛觀史傳如此甚多不可枚數也獨惟盛時則不若是仁宗朝士氣最盛直言最多攻夏竦之樞密十八疏上而竟行其言攻陳宜中之宰相十九疏上而竟可其奏扣銅鑼之呼事關宮禁也仁祖雖以是黜仲淹亦竟以是擢仲淹燈籠錦之詆事關宗廟也仁祖雖是以謫唐介亦終以是召唐介仁祖之容養直言如是陛下端平之初政天日昭蘇積鬱頓舒久蟄咸奮臺諫論事御史斥奸侍從有論思之忠左右有輪對之直以至草茅投匭學校上書何減慶歷當時天下延頸太平徒以一鑑早亡諸賢失助相踵而去見以銷聲淳熙初年柄相當國純用私黨布滿朝端示縉紳以意而使之不敢言扼學校之吭而使之不敢議於是直氣日銷矣今雖更化神觀未收竟無能言萎蕪滋甚泛觀士大夫之奏疏無復我先正之餘緒凡為對事之文類如舉子之策平平奏事小小立言惟恐傷時姑以塞責臣謂立言之不正原以氣節之久銷陛下責諸臣以先正能言之風當責聖躬以祖宗受言之事陛下聖度天廣靡直不容然而直臣去朝竟為有如范仲淹唐介再蒙顯用者得非陛下雖能容其批鱗之直而終不能無逆耳之厭乎臺諫許以風聞祖宗自有典故陛下邇者宸翰乃責其廉訪不真如必待其真而

後言臣恐自此無言矣況一臺臣之去猶未至於病國也而併罷之可乎夫其遜避再三久而後就臣意其人必有可言而恐不見聽者陛下曾不使之一言而去其能結言者之舌不亦甚乎前日臺臣之去或出於聖訓之言然而外議紛紛則不謂是咸曰臺臣之僕隸怒於近侍之貂璫浸潤密行由此遂去臣知此事萬無是理第為臺臣未去之先偶有僕隸交問之事是以外議不能無疑心固不然迹則相似萬一因循不革是漢之常侍畢橫於司隸唐之校尉必橫於南衙矣陛下固決不縱其至此然亦不可不防防其微而杜其漸也蘇軾有言曰奸邪之始以臺諫斥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又曰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銷爾之餘雖豪傑不能以振起今日之患深似此言臣終日廢食終夜廢寢以為方今事勢蓋有莫大之隱憂而火為及燃於積薪所賴朝廷有見遠識微之士為陛下陳長慮卻顧之謀而近日以來言者甚忌天下有患陛下誰與銷之臣願陛下上法仁祖之盛朝次用端平之初政廣通言路旁達下情若不可從置之無害倘或可用豈小補哉則人才言議者出矣臣故曰獎直言以作天下之氣者此也臣草茅愚生不識忌諱一念愛忠與生俱生陛下嘉納忠言故終聖問之外竭其狂瞽亦可謂出位犯分矣大者受之鼎鑊小則迸之山林其甘如飴九死無悔雖然陛下必不然也陛下自即位以來未嘗以直言罪士豈以臣一螻蟻而窺天地之仁哉第惟臣言歷指弊端旁忤貴幸將恐賭劉蕡之策者雖嘉其忠而不進之陛下前耳然臣自幼以來所學者道事君之始安敢不忠且諛說以取高第非臣本志苟有一語可裨時政雖黜不恨也臣故萬不及劉蕡堂堂天朝豈唐比哉臣可以無恐矣惟陛下矜其愚忠而垂聽之臣不勝惓惓上嘉納之

(本文摘自〔清〕曾鈺纂修：《湖南省寧遠縣志》)

宋樂雪磯先生狀元策序

邑令 徐旭旦 浙江 錢塘

昔王文正公舉制科或謂之云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公曰某生平志不在溫飽誦其語嘗慨然想見其為人夫士君子遇不遇其時也至不遇而遇遇而乃若不遇則有道存焉與其趨趨彳亍喔咿喘喞令後世笑其不幸而遇無寧一邱一壑使人惜其不幸而不遇也雪磯先生宋季授徒講學怡然以道自守未嘗為遇合計也因薦得召對遂以八策冠多士是先生固未嘗不遇繼而議時事與執政不合亟引退然則先生遇矣而仍若不遇夫當先生之世彌遠乘于前似道踵于後竇可由膝可屈灼之勢一時炙手可熱以先生之才稍微貶抑亦何難朝拜諫議而夕登政府乃進以禮退以義以言之用不用為道計不以時之遇不遇為一身計若先生者亦不志溫飽者矣兩宋制科之盛衰然居首自文正外如馮京之政事大宋之文章曾從龍之氣節王十朋之真御史陳亮之守正不屈文信國之從容就義其間或以功名終或以節烈顯先生獨潔身高蹈劉碩果于靈巖同為三百年祖宗尊賢養士之報噫誠邑之光已方計採舊集編入邑誠以誌不朽適先生裔孫攜曩時廷對策丐序于余夫先生高風亮節久著人間，即八策之敷陳剴切忠義若穀龜鑑錢人亦序之詳矣奚假予言抑聞之邑與營道地相接濂溪之清茂叔獨有千古先生豈其聞風興起者乎茂叔闡千聖之傳以道殉身固雖歷仕南康諸軍亦不大用于世先生之出處就以身殉道遇而不遇相羊於紫霞玉瑄之間不亞弄月吟風高致然則雪磯之風殆與濂溪同其清白也是可傳已為表而出之

(本文摘自〔清〕曾鈺纂修：《湖南省寧遠縣志》)

重建狀元樓碑記

徐旭旦

邑有狀元樓宋時為樂雪磯先生建也先生舉于鄉試理宗朝為太學錄以薦得召試直言無所諱遂稱旨賜特科狀元人皆以為榮先生不色喜未幾與執政數議時事不合且所對策帝雖善其言亦不果用遂即引退相羊于紫霞泉石間已一邁一澗自樂當是時也元室方興金宗日蹙唇亡齒寒之喻炎祚不絕若縷誠得如先生數輩忠言讜論相與匡弼時事則中原之鹿得失尚未可料乃天之方蹶泄泄自若大廈固非一木之支而國炳終假於侂冑彌遠支手此大命之傾正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厥後事勢孔棘帝悔不用先生賜田八百畝並勒建斯樓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則先生之名不僅與一樓相終始而樓之至今存亦先生之澤自不可泯也余自分符茲土閱志乘得先生出處大節因念制科之設由隋唐以迄于宋中膺首選者建坊賜第率皆生時則榮歿者已耳有如特科之遇如先生去就之決如先生使人主之事後追思建樓崇祀如先生正寥寥不可數觀則登斯樓者數百年之清風亮節殆恍乎如或遇之是豈齊雲摘星徒以供人憑眺而無足輕重于世乎戊子之歲樓毀於火余謀所以復之適先生後人自新田來携囊時制策屬余序且商及斯樓於約是不可緩也因割俸首事俾其族人經之營之始余己丑成於庚寅向之巍乎煥乎者一朝而復余於是亦以歎先生之澤源遠而流長而後嗣之賢足以不墜其先業誰謂茲樓之復僅為一邑之觀美哉故于先生廷杖八策既序而藏之而于樓之成並為之記以鑄諸石

(本文摘自〔清〕曾鈺纂修：《湖南省寧遠縣志》)

遊紫霞巖賦 宋 狀元 樂雷發 邑人

邑有山曰九疑，蓋天下之名山也。山之岩洞最勝者曰斜岩，乃唐刺史薛伯高命名。石磴層懸，古木修森紫霞丹霧，翳鬱時濛。而崆峒軒豁，如磬斯俯焉。中涵異景，外多勝致。古蹟既微，篆刻蘚荃。朝至道初，宰相張觀以使相守永州。邑宰黃侯甲於是撤荒揚馥，振新飾美，追舊遊之芳踪，然後斯洞之復有主也。與客挾琴攜尊，遊而樂之。無竟兮逸思狂，神恍惚兮魂飛揚。慶此生之上方，忘步蹴之周章。乃喟然歎曰：噫嘻！巨靈其有私乎？夫何造異鑄奇，繁芳捧勝，去巽城而非遐助吾邦之奇興？人愈傑地愈靈，料三楚兮倍精神。衡嶽之翠岫，隔紫陌之紅塵。邇其圓翬高幡，虛門兩闢。納霄漢之昭回，任風雲之出入。光霽洞其曛曩幽深，排以赫奕。踏層谷之逶迤，間懸石區之翠嶺。左之降兮東階，右之陟兮西級。布砥橋以虹橫，貫清渠而弗息。奮龍鬚於天際，掀神手於崔嵬。輕蘿傍繡，甘露斜飛。雕蟲篆畫，炫彩呈奇。右尋幽而金錮，左懸竇而可入。氤氳縹緲，傾斜元闈。投烈炬兮星電，猛陟身兮仙梯。參梵侶於石藏，聽伊唔於紫虛。洞紆而越僻，泉繞閣而泓漪。華表插地窆，瑞蓮自天垂。鳴蚪蟲孔於邃奧，沛淋漓於郊堤。盼紅門則宮闕儼然，躡雪府而瑤光徹肌。繹前賢之遊詠，契仙子之棲遲。驚雷轟之隱隱，沐微雨之霏霏。挹清風以舒懷，拂曙雲而濕衣。醉楊梅以益興，攜瑜扉而藻壁。呼青牛於田畔，釣神龍而忘機。鐘鼓鏗鏗乎立號，鵝管滴滴乎香乳。瓊花來霄漢，琉璃寶蓋垂。天日鼎耀，星月交輝。瞻十洲之渺洋，躡三島之騰巍。消胸中之芥蒂，藐金紫兮欲何為？

已而，出洞府依仙案，背危崔踞蒼版。丹灶烹葵，石盆漩璣。恣狂舞而高歌，任淺斟而細啖。進絲桐以宣和，信履道之坦坦。江聲潺其悠悠，紛天籟之中感。跨明堂清廟之所為，而有若太古淳龐之既挽也。尊壘既傾，樗蒲以輟。濯滄浪於曲流，漱金華之芳冽。體兮倍其輕清，心兮增其皎潔。翺翺乎如隱於蓬萊閨苑之清

虛，而又得於仙丹之調攝。無何，有羽人寄於岩右之亭者莞然而至，曰：「何居乎二三子之怡然嘻嚶然處者，豈若以斯洞之踰躡能暢英賢之思乎？」余曰：「唯唯，斯蓋一日之奇逢，足當百年之榮遇也。羨吾子以彌年之晚落，擅採眺之雍雍，果何春何夏何秋何冬而有得其形容？」羽人曰：「試聽之。夫木德載陽，勾芒用命。條風鬱兮衝融，麗日遲兮掩映。野花貢其幽香，珍禽弄以新韻。苔色發兮瓊蕤，葆光搖兮玉潤。此殆非人間之春也！靈威謝青篆而東去，祝融鞭火龍而南來。山軒風豁，水閣天開。炎光高禦，暑氣遙排。襲涼飈於暗動，受青蔭而如懷。此殆非人間之夏也！鬥之西兮氣之金，千芳歛兮百英塵。乃卻隙陰霾於不至，留和氣以長存。挺瑤葩之襯潤，群瑤草以凝芬。人間之秋有此乎？及其膏發而寒，栗烈而虐。含荏苒之韶華，破嚴凝之蕭索。晴嵐暄兮熏蒸，暖氣緼兮磅礴。喜喚石之足憑，愛溫泉之可酌。熙熙乎若與春台而相忘，而不知歲事之赴壑。人間之冬有此乎？而吾乃姑乘化以遊息，漠然不覺乎春秋。樂藏修之有托，與斯世兮焉求？會天真於守一，目已無乎全牛。然使皆不為吾兮，果將誰其巢由？使皆由夫吾兮，又將誰其伊週，而惟躅芳塵者之商籌？」余曰：「命之矣。」

未幾，策藜催歸，斜陽送暖。出谷口而舒目，渺乾坤於一盼。玉轡踏春以追隨，曾不讓彼天台之遊玩。倚亭曠顧，蹒跚旋還。若自廣寒諸宮之既降兮，而偶在於人間，於是泊於九州之泉厓。有友人者遇而問焉，曰：「吾固知數子之熟察於紫霞矣，而亦為可遊乎？」余曰：「有是哉！彼其燕閒自適，沉靜無嘩。肆精神以曠達，絕塵冗之紛拏。富貴者而遊之，焉將自失其榮華也！染以淡泊之風，得乎清新之趣。朱紫不足以入其心，輕肥不足以介其意。貧賤者而遊之，焉將自忘其空匱也！浩浩兮而曠闊，穆穆兮而深沉。任周旋以笑傲，泯形跡於無聲。褊淺者而遊之，焉將自大其胸襟也！通一竅之玲瓏，宏四圍之敞豁。靈臺隨以虛明，蔽錮因而銷鑠。愚戇者而遊之，焉必自昭其聰覺也！豈唯是哉？遊焉而得乎淳龐者，詭譎可以消其邪心；遊焉而得乎舒徐者，剛銳可以消其躁急。沈痾而有得焉，

必自消其腴理；憤鬱而有得焉，必能灑落而和平。在修真焉，則自得其天之妙；
在吾儒焉，則自益其意之騰。此其大略也。若以吾言之為迂而不信兮，請質諸紫
霞之主人。」

(本文摘自〔清〕曾鈺纂修：《湖南省寧遠縣志》)

